原文献残缺

仁裕電機針織廠著名出品

三神魚

極細蔴紗襪

和絲襪一樣勻淨
和絲襪一樣細潔
比絲襪合算經着
比絲襪爽透舒適

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及各襪廠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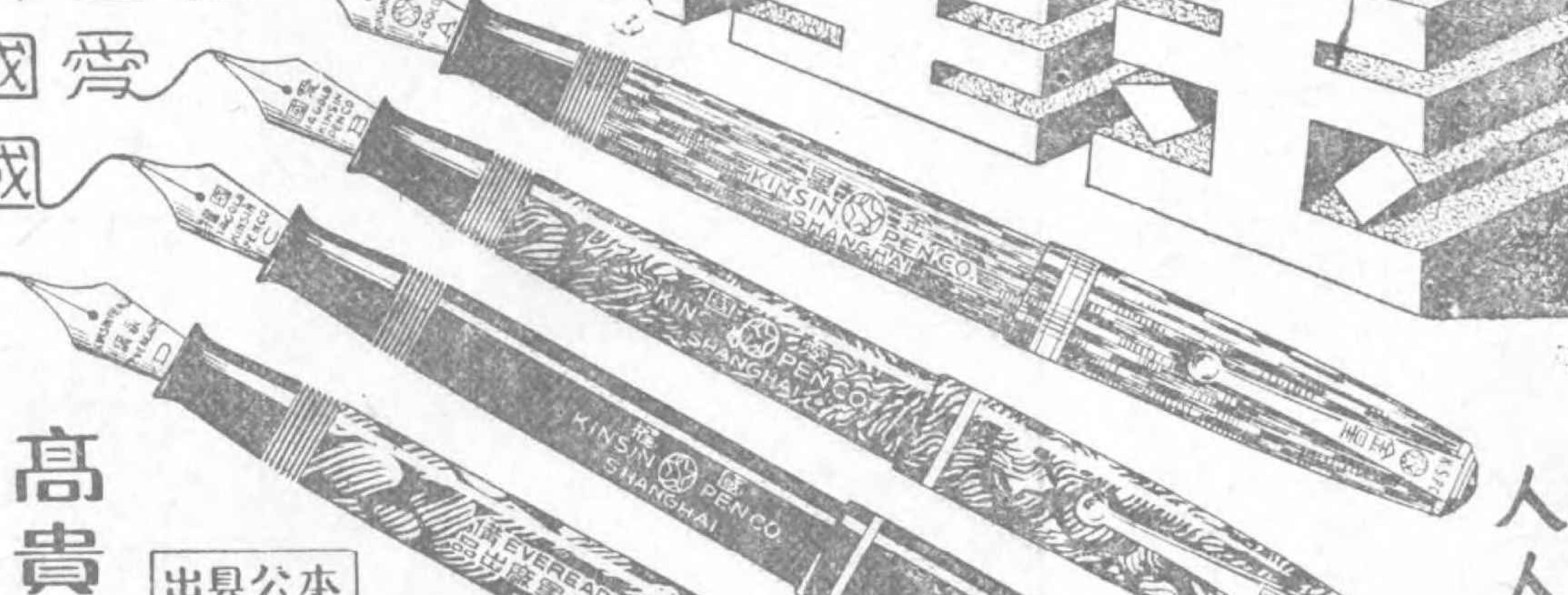
廠址上海星加坡路五十三號
電話二三五一〇

各界一致採用之國貨自來水筆

註冊商標

金星廠出品

金星牌
愛國牌
國權牌
永備牌



高貴絕倫
媲美舶來
定價低廉
歡迎比較

本外埠各大公司書局文具商店均有出售

越寫越流利
人人都歡喜

上海金星自來水筆廠出品

目錄

圖畫

陳琦女士（三色封面）中聯攝
雲林筆意……郎靜山攝（一三）
八言聯……朱孝臧書（一四）
四言聯……大厂居士書（一四）
五言聯……梁千眞書（一五）
立軸……余天遂書（一五）
梅花佛手圖……趙子謙作（一六）
杞鞠延年圖……趙子謙作（一六）
菖蒲花卉圖……趙子謙作（一七）
鐵樹波羅圖……趙子謙作（一七）
玉潔冰淸……陳傳霖攝（一八）
臨溪而漁……朱有光攝（一八）
堤邊晚搗……郭文輝攝（一九）
湖山明秀……郭文輝攝（一九）
斜陽古道……郭文輝攝（一九）
竹林幽徑……郭文輝攝（一九）
哀氏傳（二圖）……張碧梧作（四〇）

本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擬每期增加短篇創作，小說以長約二千至五千字者爲限，如附插圖更佳，請各作家多多賜寄佳作爲荷。又本刊每期稿費，由當月之十二日起核發，請攜同原印章至永安五樓月刊部領取。

文字

四週年紀念致詞……編者（九）
四年話舊……鄭留（一〇）
四之小釋……琴堂（一〇）
慈禧遺事……李伯琦（一一）
歐洲的樂園—瑞士……嚴懋德（一五）
五年……黃潔蓀（一六）
怎樣維護愛情？……銘勛（一六）
間諜自述……吳銘勛（一八）
風雨之夜……兎鹿（一九）
記憶裏的莫泊桑……史埜堂（二〇）
人生小語（二三）……湘花（二一）
尺牘叢話……紙帳銅瓶室主（二三）
棋音軒雜綴……韓逸擘（二四）
追憶羅店之競渡……金通謙（二四）
達拉第的成功史……丁甯（二六）
連理枝……念華（二七）
解決胎兒性別疑問……滄一（三一）
碎錦……歐陽秋（三一）
七重天的情趣……逸公（三二）
艷異錄 哀氏傳……萬葉編 張碧梧繪（四〇）
紙牌魔術……紫生（四一）
球根花卉栽培法……貽煊（四二）
虛鸞假鳳（續）……雷霆（四四）
瑙瑪希拉……柳絮（四六）
騷齋散記……介翁（四八）
斷簡零紈……陳念雲（四九）
蘭言室詩草……吳克勤（四九）
紙牌魔術揭曉……（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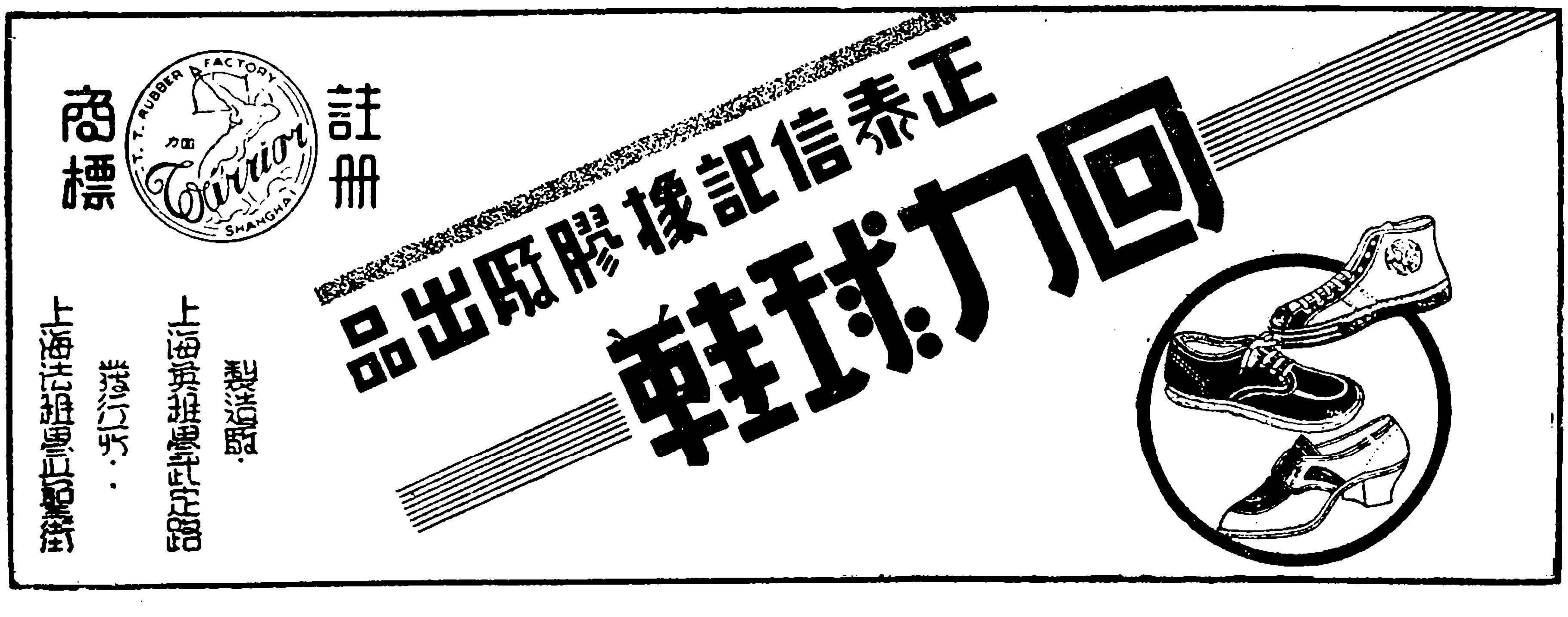
繁星

支離雜札……鄭逸梅（五二）
知止偶存……丁健行（五二）
美前總統哈定死事之……
祕密……金季鶴（五三）
浣溪紗……劉宣閣（五三）
滬濱雜錄……蔣吟秋（五三）
養患廬懷舊錄……呂伯攸（五四）
題蕉廬漫筆……陳涵度（五四）
密園居談詩……劉瞻明（五五）
談庭園之體……徐卓呆（五六）
抱山簃詩話……李曉耘（五六）
輓子言先生……李國柱（五六）

長篇小說 處女心……顧明道（五八）

廣告索引

飛馬牌蔴紗汗衫
祥生雨衣廠
富强織造廠
康爾素奶粉
富民夏令衫
綠寶豆奶
振華織造廠
銀星香皂
拜羅德筆廠
兄弟實業社
三神魚蔴紗襪
金星自來墨水筆
回力球鞋
永安花園咖啡室
三樂筆廠
益利汽水廠
花鳥魚
美亞綢廠
新生鈕扣廠
景綸衫襪廠
美綸雨衣廠
富貝康化粧品廠
朱雀皂精
梅林淡奶
林森織造廠
博士牌墨筆水筆
中央奶油瓜子
亞光手帕廠
旦華水瓶廠
國光印書局
富華織造廠
光亞鋼具廠
鮮大王醬油
富樂色布
吹蘭香糖
馬寶山餅乾廠
聖業祥五金號
福嬰奶粉
開文製版公司
東南傘廠
天翔陶瓷廠
文華印刷公司
人間雜誌
新光內衣廠
宇宙藥廠
宏興鵝鵠棻
洗種福堂
江生化粧品廠
天成印刷所
陳新鈕扣廠
喬文彬女醫師
大華鉛筆
申報
華興工業社
新華玻璃廠
光明筆廠
華德燈泡廠
和豐洋紙號



海上最新型理想遊憩勝地

永安花園咖啡室

永安新廈七樓

各種冷熱飲品　應有盡有

常備特色西餐　豐腴精美

男女侍應・嚴格訓練・招待週到・靈活妥貼

曲徑通幽　撩人情趣　花間小酌　月下起舞　良辰美景　賞心樂事

本室經多時籌備精心設計成爲高尚人士消遣勝地特設幽邃房座光滑舞池毗連廣闊花園花木繁茂佈置幽雅另闢星型舞池聘請著名樂隊日夜演奏置身其間彷如洞天福地敬希　攜伴偕遊爲荷

16095

●四週年紀念致詞●

·編者·

今天是本刊的四週年紀念日，本刊循例地出版紀念號，編者也循例地寫點紀念的文字，但握管在手，感慨叢生，久久不能下筆。

回溯四年前的今天，本刊創刊號從千辛萬苦中大胆地與世人相見，從此，本刊同人孳孳不息，相約努力從事，及後世情幻變，時局不寧，舉凡足以阻礙文化工作之情事，不一而足，在驚濤駭浪中，同人等極力撑持，總算渡過了一段相當悠長而偉大動盪的四年歲月，到現在本刊依然健在，依然不改當時的面目，繼續向既定的目標前進，同人等回顧當日和本刊同時出版的刊物，幾於蕩焉無存，從這點看來，同人等實足以私自慶幸，並且認爲今天是有意義的紀念。

中國的純粹文化事業，尤其是定期刊物，向來障礙多而輔助少，因此形成不健全的病態，加以近數年來，物資日短，貨價日高，對於文化事業的威脅與打擊，既深且鉅，一般刊物，欲求延長壽命，已感不易，更遑論要依期出版，同人等深知其中艱難，飽受各種痛苦，所以從萬難中堅持從不脫期的紀錄，以求本刊與讀者間的精神聯繫，得以日益堅強。

同人等竊以爲任何刊物，欲求健全與成就，必先考求刊物的本身與讀者間如何可發生精神的聯繫，深信唯有雙方的精神發生聯繫，刊物始有出版的價值，本刊四年來，自信任何措施，莫不以讀者的利益爲前提，進一步說，本刊向來不以謀利爲宗旨，創刊時如是，四年來如是，往後亦莫不如是，試查本刊發行部的定戶中，許多是由創刊號起的舊人，即此可見讀者對於本刊的愛護。

至本刊內容，自始卽屬於綜合性，以求適合於大衆，對於採稿方面，但求佳作，不論名作家和新作家的作品，都一律歡迎，四年來漸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築成一條渺小的軌轍，甚願就此風格與軌轍以自勉，冀能發揚光大，勉盡一點灌漑文化之責。

惟同人等綿力至薄，祇知依據既定方針，積極進行，爲功爲過，在所不計，以前的困苦，譬諸鍛鍊的過程，從第五年起，再開始講求奮勉圖進之道。

本刊與讀者和各地作家，四年交友，情誼親切，甚盼能繼續維護，時加指導，使本刊得按時進展，在本刊四週年紀念的今天，特再申述本刊同人誠摯的祈望。

四年話舊

鄭留

四年前，約於四月初間，余隻身赴杭，寄居西泠飯店，偶與先余來杭之文化界友人談及出版界近況，其時出版界已漸感零落，余不禁爲之興嘆，友人知余夙好，咸勸余創辦雜誌，余搖首謝不敏，蓋以余經驗所得，創辦定期刊物，困難多而成就少，欲求獲致佳果，談何容易。

返滬後與同事梁君談及在杭諸友勸余創辦雜誌事，梁君固此道宿將，踴躍贊成此議，余之興緻乃油然而生，惟茲事體大，未可一蹴而及，當前問題，究應獨資創辦抑合資創辦，幾經研究，以爲合資並非辦法，至於獨資創辦，資本短少則不敷週轉，資本過大又力所不逮，以此問題不能解決，遂擱置多日，尋且不復考慮。

及後與本公司當局談及，不料公司方面，極力贊成由公司出版，雖事前明知爲蝕本生意，但爲發揚文化，並可作公司別開生別之無形廣告，卽屬蝕本亦在所不惜。

於是問題有急轉直下之勢，同時規定爲十六開本，取名「永安月刊」，定於廿八年五月一日出版，以時計距出版日期已不足一月，乃日以繼夜，不斷籌備，經此不足一月之籌備，卒能如期出版，而歲月不居，月復一月，期復一期，不覺於茲四年矣。

四年來，世情幻變，人事滄桑，目擊時局之動盪，身受生活之顚連，近年個人又迭遭家難，兩年之間，母兄俱喪，使余幾於無味人世，惟偶一念及永安月刊之過去與將來，則一切煩惱，似可消除於無形，誠有此中別有天地之慨，故朋輩中頗有人以余毅力爲可嘉，而以余過於勞頓爲苦，余則以爲心有所託，非特不覺其苦，反以爲樂。

永安月刊同事，至今仍爲籌劃創刊號諸人，此四年中已費盡不少心血，執筆之前，檢取四十八卷月刊，羅列案頭，一一翻閱，心中重有所感，深覺每卷月刊，均由諸人之心血所凝成，無論成績若何，積四年之心血而成四十八卷月刊，亦良非易事也。

一年前，時值本刊第三十七期，余與逸梅宗兄商議，擬就月刊中另闢副刊一欄，專載短小精悍之文字，以增興趣，逸梅兄亦深贊同，乃定名「繁星」，並請逸梅兄担任該欄輯務，當承慨允，至今亦已一經寒暑矣，故本期爲本刊四週年紀念，亦爲繁星一週年紀念。

五月初間，余偕數友遊杭，小別西湖，又經四載，四年前之遊，月刊尚未誕生，此次重來，刧後湖山，依然無恙，而月刊則已長成矣，獨當時勸余創辦雜誌諸文友，早經風流雲散，撫今追昔，能無慨然。

四之小釋

琴堂

四爲數名，不作別釋，惟古來四之典籍甚繁，聖教所謂四德，言孝、弟、忠、信，歷數千年，其道不滅，管子所謂四維，卽禮、義、廉、恥，喻維國之具，今之君子，猶奉此不渝，論語有四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戒，昔後漢王密，夜懷金十斤以贈楊震，震卻之，王謂：「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卒不受，一時四知成爲美談，震逝後，居人且爲震立四知廟，以傳其正直。

古人謂中國四境皆海，故以國內爲海內，國外爲海外，稱中國爲四海，論語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採此意，孟軻當釋四端，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於是後世有四端之學。

四靈出自禮記，稱麟，鳳，龜，龍，爲四靈，世人遂以此四者爲天地之靈物，惟四者除龜外，餘均無從得見，更違論其是否能靈耳。

昔人謂天下之四美，爲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故王勃作滕王閣序有「四美具，二難幷。」之句；二難者，賢主與嘉賓也。今永安月刊發刊四年矣，春秋佳日，展卷臨窗，卽此四美已具，月刊與讀者，其非二難已幷乎，一笑！

清宮秘史

慈禧遺事

李伯琦

承合肥李伯琦先生惠賜慈禧遺事一篇，語殊翔實，與外間所傳不同，其中劉太監所述西后有私生子，東后爲西后謀斃等，乃某太史聞諸劉太監，而伯琦之先尊翁又聞諸某太史者，固甚確也，至肅順等之見戮，安得海之伏誅，薛庸庵文集筆記均有紀載，然無非頌太后聖明，而未抉其隱，是篇盡表而出之，足補史乘之所未及，洵極有價值之作品也。　編者識。

慈禧皇太后，葉赫那拉氏，名翠格，故翰詹大考，避翠字不用，雖非同廟諱御名，例當敬避，載諸功令，而臣下以太后垂簾久，一體恭避，以表敬畏，出自臣下之意也。格爲滿洲語，如漢文姑姐之意，閨閣女子之通稱，近人筆記，皆謂慈禧名蘭兒，出自杜撰，一人撰之，衆人襲之，殊可哂也。所紀慈禧遺事，多任意汚蔑，不可置信，慈禧誤國之事誠不免，然縱有不善，亦不至如是之甚，慈禧盛年當國，初尚勵精圖治，虛懷納諫，後雖不免驕佚，然較前代帝王之奢淫，尚賢遠矣，其誤國之處，惟頑固守舊，亦時會使然，當時理學名臣，莫不如此，不能獨責此深宮一女子，而其於臣下，籠絡駕馭，實富才略權變之人也。

父名惠徵，曾官徽寧池太道，卒於官，宦囊蕭瑟，同母氏弟妹，扶柩回北京，舟過清江浦，縣令吳棠，適有友人喪船過境，遣僕齎二百金賻之，而僕人誤投惠徵喪船，歸而吳棠知其誤，勃然大怒，責僕人往索返，幕僚某曰，今惠道雖身死家落，彼旗人戚誼多顯貴，不賻猶可，賻而索返，反結怨矣，況公與惠道，本有相知之雅，不如從而弔之以示惠，他日未嘗無益也，吳棠然其言，即命駕，弔於河干，慈禧姊妹出謁，亦唁慰殷殷，慈禧感激涕零，謂妹曰，吾父見背，室無壯男，誰復相顧，吳大令與父泛泛交耳，今厚施若此，大德何能忘，我姊妹他日倘得志，必有以報也，因取吳棠名刺藏之，後入宮亦忘之，及垂簾，棠已官至知府，以貪墨揭諸白簡，慈禧睹名，憶及舊事，釋不問，累擢布政使，每遭彈劾，必遷官，不數年至四川總督，卒謚勤惠，猶志前事也。

慈禧北返也，無何選秀女，遂入掖庭爲宮人，分値圓明園，桐陰清處，時南方太平軍起，名城疊陷，文宗顯皇帝，憂悴日甚，肅順導之，稍稍近聲色以解煩鬱，一日遘慈禧，豔之召幸，封爲懿嬪晉爲妃，旋晉貴妃，追誕穆宗，晉爲皇貴妃，皇貴妃，位祇次皇后一級矣。咸豐庚申，英法軍犯北京，帝幸熱河，后妃從行，和議告成，未及迴鑾，帝疾大漸，繼后鈕祜祿氏侍疾，以皇子爲那拉妃所出，乃問曰，萬一皇上不起，何以處妃？帝曰，幷尊與否，惟卿主之，但那拉氏權詐，卿長厚非其敵，倘妃恃子貴而恣肆，可召宗室大臣賜之死，力疾草遺詔，付后藏之，越日，帝崩，太子即位，甫六歲，尊后爲母后皇太后，妃爲聖母皇太后，后年二十五，長於妃一歲，遂以姊妹相稱，軍機大臣大學士肅順，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稱奉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大僕寺少卿焦佑瀛，八人輔政，署贊襄政務王大臣，仿康熙初年例也。

慈禧欲垂簾專政，而慈安不可，以母后臨朝，祖制所不可，慈禧聳以危詞，慈安本柔懦，不能爭，遂聽慈禧所爲，然祖無垂簾之制，亦難自啓齒，乃密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言皇上冲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聽決，幷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肅順等不悅，明日，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照董元醇所奏行，肅順載垣端華均持不可，謂本朝無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及恭親王奕訢由京奔赴叩謁梓宮，兩宮太后召見，定密計，翌日恭王即返京，隨亦下詔迴鑾，命載垣端華扈從，肅順奉梓宮行，蓋文宗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崩，八月初十日董元醇奏請垂簾，迴鑾則九月二十三日也，嗣皇帝恭送梓宮後，即奉太后間道回京，次日，即拿禁載垣端華於宗人府，迎拿肅順於密雲，旋頒詔宣布三人逆狀，謂其矯旨，稱贊襄政務，肅順論斬，載垣端華賜死，而稱之曰三奸，餘人戍黜有次，垂簾之制遂定，授恭王爲議政王輔政，慈禧以母后聖母之稱有軒輊，大臣希旨，上徽號，母后稱慈安皇太后，聖母稱慈禧皇太后，後逢慶典，疊上徽號二字，慈禧竟至十六字，前代所無也。三奸之中，肅順最饒智略，載垣端華實庸材，一切皆聽命於肅順，若俟肅順至京，則不易除，肅順亦自以爲護送梓宮，稍緩數日不至有他，初不料慈禧手段如此，竟迅雷不及掩耳也，稱之曰奸實有未當，不過與慈禧爭權耳，謂之矯旨亦未足信，文宗既無垂簾之遺命，六齡幼帝，勢不能聽政，自必命大臣輔政，肅順素爲文宗所倚畀者，自非肅順莫屬，況贊襄政務，康熙朝本有成例可援，並非矯旨，慈禧欲翻成議，攬大柄，不能不謂之矯旨耳，肅順專橫跋扈自不免，然優禮文人，融和滿漢，解左文襄之獄，勸文宗專任曾文正，

卒賴以收中興之效，非才識過人，焉能若是，倘使當國，清社未必墟也，當時官書，及私家紀載，莫不稱之曰奸，力加詆毀，屈於時勢不得不然，殊非定論，惟王壬秋於肅順，頗多恕詞，固會爲其門客，亦確有見地也。

兩太后旣同聽政，朝堂中設御座，慈安坐於東，故稱東后，慈禧坐於西，故稱西后，慈安拙於才短於言，性復謙遜，且垂簾本非所欲，一切皆推慈禧主之，召對臣工，慈安每一言不發，外廷章奏，亦慈禧披覽，久之漸專肆，寵任太監安得海，安遂招搖用事，恭王之罷議政，安所讒也，朝臣之無恥者，頗奔走安之門，慈安及恭王患之，密謀誅安，適東撫丁寳楨入覲，恭王密諭，如安至山東境，卽擒而誅之，慈安乃密命某太監，眩南方之富康繁華於安，安聞之心動，某復聳之往遊，且謂子苟言之，西朝無不允也，安遂請於慈禧，以爲太后織龍衣於廣東爲名，慈禧商之慈安，慈安曰，如明令往，大臣必爭諫，妹密遣之，未爲不可，遂令安往粵，過山東，丁巡擒而斬之，始奏聞請旨，大臣議祖訓，太監私出城，殺無赦，慈禧大駭，讓慈安，慈安曰，我雖知其出，不料小安子如此招搖也，今大臣，以祖訓爲言，無可免矣，慈禧尚不忍，旨留三日未發，恭王惶懼，蓋知丁巡業已斬之也，乃率醇親王入宮堅請，慈禧不得已始允之，就地正法，上諭至山東，安已死數日矣。方初擒就刑時，丁之僚屬，均請稍緩須臾以待諭旨，丁不可，人皆服其胆而不知早有密授也，及旨三日留中，丁亦神色倉皇累日，慈禧知爲慈安所賣，由是銜之，而事慈安仍謹，蓋文宗遺詔，慈禧微有所聞，尚顧忌也，慈安不之覺，反稱其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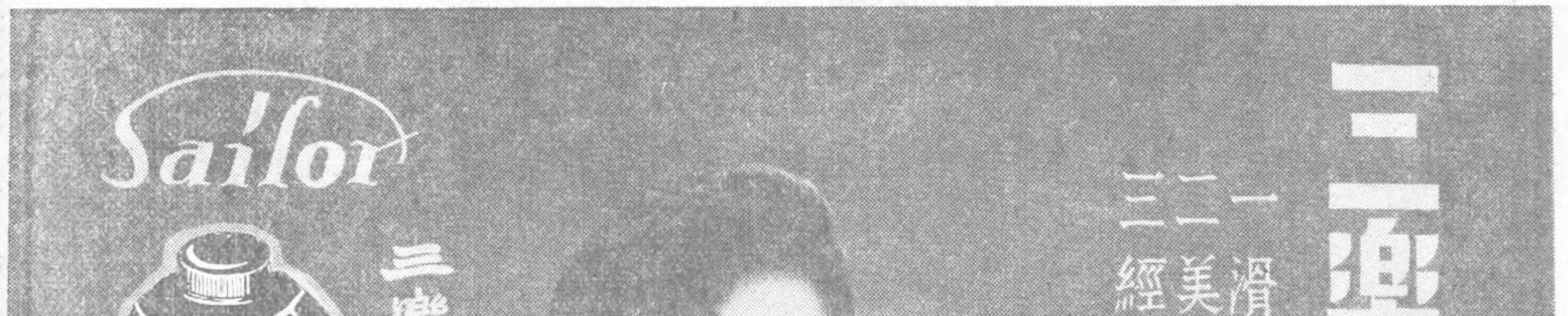
亡何，慈安病新瘥，邀慈禧遊園，偶牽其袖，慈禧作畏縮狀，強揭袖視之，見白綾裹創痕，驚問何故，曰，昨者姊病，我憂之，姑效愚夫愚婦所爲，刲股和藥進，慈安大感動，曰，生死白骨，今而後知妹之爲人矣，越數日，慈安邀慈禧至其寢宮，出文宗遺詔示之，慈禧惶悚，伏地請罪，慈安掖之起曰，妹無然，我無他意，先帝未知妹爲人，多疑耳，此詔若留爲後人所見，反疑我二人素有隙，今示妹，將焚之也，言已卽火之，慈禧感謝，此後無復忌憚，慈安漸爲所逼矣。

又數年，同治十一年，穆宗年十七，將舉行大婚典禮，蒙古狀元侍郎崇綺女，長帝二歲，舉止端正，慈安屬意焉，侍郎鳳秀女，幼帝二歲，貌麗而輕挑，慈禧屬意焉，穆宗雖慈禧所出，而不直慈禧所爲，獨孝順慈安，惟慈安之命是從，循慈安意，立崇綺女爲皇后，而冊鳳秀女爲慧妃，慈禧意不悅，每告帝曰，鳳秀女，屈居妃位，汝當善視之，復戒皇后曰，帝年少，不無猶有童心，國事爲重，汝不可留帝於宮中，而帝與后情甚篤，終不因母言而減也，一日帝往朝慈禧，見慧妃與某貝子合演，游龍戲鳳，狀猥狎，愈不悅，遂不復召幸慧妃，慈禧無如之何，乃命皇后及他妃皆告假，惟慧妃如常，幸清制，帝不至妃宮，幸時召之，由敬事房太監，祼妃盛以囊負之來，蓋鑒於明妃楊金英謀弒世宗也，皇后爲敵體，不可召，帝往宿於后宮，敬事房太監，亦書於冊，穆宗，一后三妃也，后妃皆遵慈禧命，告假，惟慧妃則否，是迫帝獨幸慧妃也，帝則獨宿乾清宮，亦不召慧妃，久之，由太監私導出宮，作狎邪遊，旋患天花，兩太后輪次至乾清宮，日夜護持，帝疾漸愈，太后辛勞甚，回宮休憩，易皇后來守夜，帝年少慾熾，不戒於色，次日病突變，痘色黑，而內陷，自知不起，密召師傅李鴻藻，草遺詔，立恭王長孫溥澍爲太子，皇后適至，見鴻藻，却退，帝呼入曰，師傅乃先朝老臣，況朕師弟情深，汝乃學生婦，爲晚輩，無須避，后入，鴻藻伏地，帝曰，速起，此非拘禮節時，執鴻藻手曰，師傅保重，將永別矣，鴻藻哭失聲，后亦哭，帝曰，勿哭，速草詔，后亦以立長君爲然，遂定立溥澍之議，帝曰，東朝不致有異詞，西朝必不可，然朕崩後，於諸大臣前宣遺詔，西朝亦無如之何也，但此詔，何人藏之爲宜，后居宮中，藏此詔，恐爲西朝所挾持，六爺素與朕不睦，且有立其孫之嫌，亦不宜，師傅厚我，可由師傅藏之，鴻藻頓首受命，遂各退，六爺恭王也，王公忠體國，愛帝亦甚，因時切諫微行，帝遂凝不睦，明日，帝疾益篤，后往省，復論立嗣事，且訴西朝之虐遇，曰宮車如晚出，妾不能獨生，且言且泣，而慈禧適至，太監欲奏聞，慈禧搖手止之，隔幃竊聽，盡得后所言，仍悄然去，返宮召鴻藻，問遺詔事，鴻藻呈之，慈禧怒曰，我尚在，若等敢自主耶，立取遺詔碎之，越日帝崩，兩太后議立嗣，慈安云，不可再垂簾，當立長君：慈禧云，溥字輩無可立者，不如立奕譞子，奕譞爲醇親王子，慈禧妹所出也，慈安不能強，遂不復過問，語人曰，大行爲東朝所出，渠不肯立孫，我自聽之，遂以醇王子入嗣，卽德宗，時甫三歲：頒懿旨謂，爲文宗立第二子，蓋鑒於明世宗，入承大統，初未言過繼孝宗，後有尊崇本生之事也，遂尊穆宗后爲嘉順皇后，兩太后垂簾如故，嘉順后以遺詔廢，子未立，泣愈哀，慈禧斥之曰，妖婦殺吾子，尚假作態耶，后不能忍，憤而曰，莫謂妖婦，尚由大清門入也，由大清門入者，乃皇后，慈禧本爲宮人也，慈禧何能堪，立批皇后頰，后悲憤，日夜泣不已，慈安憐之，時加慰藉，未幾慈禧召后父崇綺，諭曰，皇后日夜哭泣，思大行皇帝不已，后年尚青，來日正長，將如之何，不如隨大行去之爲愈也，崇綺喻意，遂懷藥入宮，后服之崩，時光緒元年春，后年二十有二，已誕皇女二人，據傳崩時，尚有孕也。

垂簾之制復興，名爲兩宮，慈安愈不問政，皆慈禧一人主之，一日慈安偶過慈禧宮，內監他往，寂無人，遂搴簾入，見某貝子與慈禧并坐，狀甚猥褻，卽退出，越日置酒，邀慈禧，酒酣，慈安慨然曰，吾二人相處二十年，幸同心相得，從無一語勃豁，今均老矣，不日仍侍先帝於天上，人言可畏，妹當

愼之，慈禧慚赧，唯唯而已，又數月，慈禧餽慈安饈饈，云母家所貽，味尙可口，不敢獨享，分姊嘗之，慈安食之，踰時崩，時慈禧久病未臨朝，是早，慈安獨召對羣臣，內廷突傳太后崩，外廷尙謂慈禧，時光緖七年也，向例后崩必召母家入視始小殮，而慈安崩後，母家入視，已小殮，故外間愈有煩言，慈安梳頭劉太監，於太后崩後，被放出宮，向人涕泣道之如此，且謂慈禧有私生子，雖斃之而時患病，產後失調也，劉太監之言當不誣，至民間所傳，前與安得海後與李聯英有暗昧事皆不足信，安李實太監也，李聯英較謹飭，不似安得海之恣肆，慈禧雖寵任之，窺意旨乘機進言固不免，尙不敢公然交納朝臣，而慈禧賞之花翎，頭品頂戴，有違祖制，蓋祖制太監不得過四品也。

及德宗聘后，慈禧屬意於其弟之女，即孝定景皇后也，帝以孝定貌寢，屬意某氏女，淸例帝選后，擇定後授以玉如意，後再命大臣往女宅，爲納綵使，帝授某女玉如意時，女已將接受，慈禧在側，怒目視之，某女懼不敢接，忽縮手，出帝不意，如意虛授，墜地碎，禮未成而罷，慈禧即強取其姪女爲后，說者謂之不祥，德宗既大婚，撤簾歸政，然軍國重政，仍須取裁於慈禧，甲午戰敗，帝怵於危亡，引用康梁等，毅然變法，逆慈禧意，他人復進讒，遂戮黨人囚德宗，憤西人之庇康梁也，思有以報之，適端王當國，亟欲其子嗣位，招撫拳匪，釀庚子之禍，乘輿播遷，九廟震驚，及迴鑾，慈禧一變嫉外而爲媚外，建海晏堂於鸞儀殿故址，爲款公使夫人之所。光緖中某，慈禧已染雅片癖，西幸倉猝，烟具未及攜，流入民間，某鉅商以數萬金購得進呈，得賞道員，蓋烟槍綠翠所製，盤則黃金，嵌珍珠，迴鑾時，慈禧春秋已高，益奢侈荒佚，時演戲宮中，譚叫天竟賞四品頂戴，且嗜鬥麻雀牌，召宗室八旗命婦侍鬥，而期必勝，諸侍鬥者，故使之勝以悅之，向例，有奏對必跪，初鬥牌，偶有語必棄牌跪答，感不便始命免，惟立而侍鬥，不能坐也，飯時諸人侍，慈禧飯罷，入內室吸烟，諸人食其餘饌，撤於廊下共食之，而烟量不宏，日吸三次，每次祇數口，吸畢即催入局，諸人每不能飽也，慈禧年七十餘，容光煥發，望之如五十歲人，蓋日服珠湯也，法選精圓珠和藥煑之，湯如乳，珠即黯然無色矣，光緖三十四年，與德宗相繼崩殂，外間傳德宗爲其謀斃，不足信，適逢其會耳。初葉赫爲滿洲四部之一，與滿主爲姻婭，而親於明朝，滿太祖滅之，屠殺甚慘，其酋布揚古忿曰，我家祇留一女，終必復仇，故滿主有子孫不得納葉赫女之戒，乃日久情遷，竟忘祖訓，慈禧由妃而太后，垂簾四十年，斷送國脈，其姪女繼爲后，被迫遜位，布揚古之言驗矣，地下之憤，當亦雪矣，君子於此，未嘗不感歎果報循環之不爽也。



解渴助銷
至上雋品
Ginko
金華
渴樂斯
Krush
ORANGE
SQUASH
渴樂斯
鮮橘汁
味美適口
無與倫比
上海益利汽水公司出品
總經理處五華貿易公司
福州路八九號　電話一七八八〇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歐洲的樂園——瑞士——

嚴懋德

在列強爭雄最激烈的歐洲，至今尙保持完全中立，得免受戰禍荼毒的國家，要算瑞士這一國了。

瑞士在歐洲中部，東連舊奧，西界法國，北接德國，南鄰意大利東北一帶；又與列支敦斯坦小國緊接，爲現存唯一的永久局外中立國，所以從五百年來瑞士的軍隊從未跨出國外一步，但她對於國際事業及國際和平，實有莫大的功績，如國際聯盟和各種國際的重要機關都設在瑞士的國境內，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也都在這裏舉行的。

瑞士全境一萬五千餘方英里，約及美國紐約州三分之一，法國面積十三分之瑞士現由二十二聯邦而成，亦稱二十二州，國境既如此狹小，聯邦共和制極便推行，這不僅是瑞士的特徵，而且是瑞士政府的特徵，原來瑞士行政權操於七人委員會，總統之權力與其餘六人相等，政府人員都是永久的性質，公務員不以政府長官的進退爲進退；同時各聯邦有各聯邦的特權，中央不能侵越的。

瑞士人種異常複雜，照最近的統計，全國人口約有四百零五萬　其中說德語者約百分之六十九，居於國之東，北，中，南等部，共十五州。說法語者約百分之二十一，居於國之西部，共五州。說意語者約百分之八，居於國之南部，此外則說羅馬語者約百分之一又五，居於東部。所以國中人民，非一人通數種的語言不可，但局外人很難看出他們的混同之點。因受偉大的湖山的陶冶，質樸勤勉，敏捷尙武，富有愛國思想，並不妨礙其國民精神的統一，何況瑞士人又長於儲蓄，四百萬人口中倒有二百八十萬存款摺，其個人儲蓄額之高，爲歐洲第一位，而他們當中少有極貧者，同樣却少有極富者。統計國內失業者在全人口中僅佔百分之二以下。

瑞士因阿爾卑斯山的蜿蜒聳峙，風景很好，北方的人民居於山嶽起伏的高原之上，其餘人民，則居於深谷之間。在瑞士，山頂四季積雪，多冰河，山崖多飛瀑，山麓多湖水，並且處處和蒼翠的森林，美麗的都市相掩映，風光明媚，各地來此遊覽者特別多，素有「歐洲樂園」，和「世界公園」以及「歐洲的和平境地」之稱。

瑞士首都叫伯爾尼，高出海面達五百四十五米突，居民約有十一萬九千，其人口的密度却在任何地方之上。伯爾尼又名熊城，因其以熊爲市標，此外還有着很多的古蹟，如十字街頭的泉水，在泉水上的披着甲胄的熊像，正義的女神，食孩子的人等，這些古蹟，現在都在着。這裏還有教會的高塔，萬國郵政聯合會的紀念塔，公園和巨大的議事廳，歷史博物館和萬國電信聯合會的紀念塔等。

瑞士可說地小人多；耕地不夠解決民食問題，沒有鐵，煤，和油，沒有工業上所需的原料，沒有殖民地，沒有海口，但他們能善用水力和汽力，工業很發達，花邊，人造絲，化學藥品，玻璃，巧克力，乾酪，瓷器，染料等都是非常精良，據說在一百萬人口中，瑞士每年頒給九百三十種專利證，爲世界上發明最多的國家，所以美國在同樣的人口中，每年亦不過頒布一百六十種專利證，所以瑞士在許多工業中握着世界錦標：低音梵啞林，人造絲，打字機，鐘錶等，都是打破現代工業的記錄。

瑞士風景最美麗的要算魯色內湖，特別是這湖的左岸的魯色內城。魯色內湖又名四州湖，瑞士的羅尼河即發源於此。在羅尼河上有一古橋，像長蛇渡河似的斜臥在河上，是一座木橋，據說在一四〇七年建修的。在瑞士最著名的地方，要算在日內瓦湖出口處的日內瓦了。這裏有馳名世界的鐘錶廠，以及國際聯盟的本部和萬國紅十字會。此外如洛桑和洛迦諾，也是近年來列強所召集重要會議和簽訂重要公約的所在地域。

日內瓦凤以風景著稱的地方、國際共同機關，均置於此，爲國際政治的中心地，所有國際間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要在這裏求解決，因之從各國在這裏所以玩的外交把戲，便可看出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所以有人稱宅爲國際的都市。

日內瓦是瑞士名勝之一，白山雄峙東南，日內瓦湖掩映東北，背山面水，山色湖光，實爲天然美秀，各地來此遊覽的人非常之多，尤其是在夏季；遊覽的人來此避暑也不少。所以在日內瓦，一切供應遊客的設備，與商業，應有盡有，設法在各方面給他們以便利，更其是在避暑時期中，常有不少的臨時商鋪開設着，至於修築山間鐵路和隧道，以便利旅客們乘車往來，開設旅館於孤峯絕頂，以供遊人的休息，添闢溫泉浴場和湖畔公園，以增加他們的興趣；此外旅舍飯館對於一般外來乘客招待的週到，那是不消說了。

日內瓦因位於瑞法交界的地方，自日內瓦到法國，有電車直達，片刻就可以到了，即使離法國巴黎，也只有六百多啓羅米突，坐火車只須一夜工夫，日內瓦居民約有十三萬，爲瑞士第三大都會，而當地的言語，風俗，習慣幾和法國相同，該地又多爲鐘表，寶石及科學儀器的製作地方，其所製的鐘表，皆纖巧無倫，冠絕世界。

日內瓦市內街道平坦而寬廣，兩旁都栽植着引道樹，沒有大都市的嘈雜聲浪，和眩人的年虹燈光，站在日內瓦的國民旅館頂上，便可以見到日內瓦市的全景，以及白茫茫一片的日內瓦湖。其周遭的氣溫，在最熱的季節中，也不過八九十度，除了日內瓦湖中的汽笛聲，日內瓦市內的禮拜堂鐘聲，以及山中的瀑布聲，風聲，鳥語聲，此外是任何聲息，都沒有的，所以說，日內瓦眞是人間的世外桃源呀！

五年

黃潔蓀

五年，這字目在我像是特別鮮明的。由於記憶的掀動，不自主的興起陣陣悵觸。

五年前，我同到南方的海島。這海島是有着海外桃源之稱的，從天時，從地利，都當之而無愧，所缺少的就是人和。政治的黑暗，實爲任何角落所不及。

我是有着太多的牽繫的。夢寐裏都忘不了遼遠的天陲。曾有不少次，我獨自偷彈懷人的眼淚。而天倫之愛，却是情感上的至深的慰藉。

地方事我絕對不願有所參預。間或爲着情面，也是由我的五弟爲我應付；至戚馮夙琳，個性較我剛強，一些人的所行所施，太不過眼了，便會挺身而仗義執言。我是唯一的了解他的人，他更視我是他的僅有的知己。有着閒暇的時間，常常舉杯對酌。也常常漫步於原野之上，傾談於綠蔭之下，不知日暮，月落，星沉。

就在初夏時節。這海島反常的月餘不雨，天氣很是悶熱。

我的五弟染了感熱症，都本是輕微的病，而服過了藥，反而沉重起來。不飲不食，不能給我說一句話，同學，親友圍繞在他的身邊，他也沒法一視。整整的十多天，都在昏迷的狀態之中。終於在一個夜裏，時鐘正正的指着十二點，一聲悠長的嘆氣，睜大着隻眼，注望了我，便就慘極凄絕的永別了人間。

這是向我的生命的湖面投來的巨石。我當時有着不惜隨亡弟以俱去之念。——

過了幾個月，烽火燃燒到這海島來。多少人奔走我家之門，我的居處之所，只得日必一換。跟隨着我的是我的族弟奔鼎，帶着鎗，一步不離的護衛着我。

看見悲劇的上演，深知道，父老們如果沒有我在他們的身邊，將惶恐得不知所措，他們却一再催促我走。

於是，我在一個叫做鋪前的港口登了船。地方人士，聞訊趕到送行，彼此都慷慨陳詞，既沉着，又憤痛。……

船在深夜裏揚帆出港。靜靜的，天空星光點點，海面飄着輕風。度過一個海面之夜，第二天，剛入晚，一葉扁舟，漂到廣州灣了。

在廣州灣，梔檣蔽港，人，有如潮水般的湧到。許多親友故舊分往粵桂滇黔，我却乘着海輪，遠走泰國。

這是我在泰國的許多日子的最苦悶的一次。湄南河的流水淘不盡我的滿懷鬱愁，椰風蕉雨徒增我的故國萬里之悲。就雖是在家人，手足骨肉之間，也沒法一說我的衷心的話語。

若和芃不久到了泰國，過了一個月，便就同往廣州灣去。所得到的只是我的幾句溫慰之言。我深深的有着世態人情之慨。所謂「流淚眼看流淚眼，傷心人對傷心人。」怕就是當時的情境了。

歐戰爆發，加速了我歸國的決心。是深秋了，輪船經暹羅灣向北開駛，海面浪濤如山，受了十天的顛簸之苦，始達香港。又從香港跋踄萬里長途，橫斷中原大陸。……到了我重到廣州灣，若和芃早已同去故鄉了。我親訪若和芃的住居之屋，同寓的不厭其詳的向我描述，若是怎樣的想念着父母，想念着弟妹。每飧總會對飯流淚。『父母年老，弟妹尚小，不忍偷安在外。』

這是若給我的留語。

我默默。內心深處，極度讚佩和感激若的深明情義。

在廣州灣度過冬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我趕往吊唁，而後又從香港而到泰國去。

這一次，我是預備和夙琳一同歸來，重投身於祖國的大地的。然而，一登岸，第一個訪見我的人，却是告我以夙琳的死訊的。他的父親看到了我

怎樣維護愛情？

銘勛

關於愛情的維護，麥克其氏(Leonard Maegee)曾經定下了二十項條文，這些條文對於毫無經驗的青年夫婦，我想必不無所俾益，現譯如下，但願那些不願半途勞燕分飛而婚姻破裂者，仔細的於以體味！

男子方面

（一）對妻子用錢，切忌吝嗇，在某種場合，更須寬大。

（二）家政的管理，不必多加干涉。

（三）宜常表示快樂，在家切莫愁眉蹙額，裝出抑鬱的神氣，以免使妻子發生疑問和惡感。

（四）凡事務體貼入微。

（五）極力保持水準愛情，毋太於熱烈．亦莫過冷淡。

（六）不隨便發脾氣，破口詈人。

，更是老淚縱橫，悲不可仰。『死的是死了。就讓凤秀同去罷。』嚙着淚，我只能這麼安慰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把他的弟弟的教育責任，全盤交託給我。於是，過了幾天，就和日初登輪北行。

回到一別三年的上海，重蹈舊地，再見故人，覺得很快樂。而人事多已變幻，轉眼幾度滄桑，却又感慨無窮。『回憶往日，淒涼已極。』我曾這麼對××說。

柏丞（炳松）校長和我私人之間的情感是極好的。我的歸來，至表歡迎；同時並備致讚譽和慰勉之意。對於當時的上海的情形，對於當時的母校的處境，也都不厭其詳的向我說。他希望我就此久住下去。我却只在辦好了日初的入學事，就又離開了上海。算起時間，又有兩個星期呢。

到了泰國，依然沒有上一個月的逗留。有四個懷着大志的青年和我同行。就是若的族弟裕顏，裕孟和吳君清深，韓君泰豐。是從香港，我送他們踏上祖國的土地。這是祖國的感召的力量，在我，更是寄託他們以許多的切望。

裕顏在××，常常想念着。裕孟，清深都遂其志願了吧；所可痛掉的是泰豐，志未酬而身先死，使着老父慈母，掉淚異域。……

之後。我還是不時來往於上海，香港，泰國之間。我給朋友們的信，往往寫上「時逢世亂，漫迹四方，實唯白雲滄海，稍解我懷。」或是「冷眼以觀世變，隱居足明吾志。」之句。由此就可窺見我的心境抱負了。

是一次剛從泰國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夏天的夜晚，在新都七樓的晚飱席上，我第一次和雅仙的父親見面，繼而和她的弟弟有所往還，再由她的父親的主意，給我介紹了她。有了雅仙，受着她的佈置安排，日子過得較有規律。這和我看着日初的長成，看着日初的智慧的蓓蕾開着璀燦之花，同是我的很大的安慰。

在冬天，雲塊像灰鉛般沈肅的嚴寒的氣流裏，日初離開了我，我黯黯多日，雅仙給我的詩，有句：

走，在此時此地。

是光榮，是不甘低頭的表記。

（七）對妻子要求，勿過份拒絕。

（八）衣冠宜整潔。

（九）對妻子多於獎譽，勿耀她人之長。

（十）對子女宜慈祥忠正。

女子方面

（一）對一切毋太侈奢，過事苛求。

（二）家庭宜佈置得井井有條，整潔可人。

（三）不要裝腔作勢，撒嬌賭氣。

（四）對其他男子勿多來往，以免誤會。

（五）丈夫的行動勿過事約束。

（六）不應輕視或怨恨自己的丈夫。

（七）勿在丈夫面前羨慕他人家庭美麗舒適。

（八）常微笑，以增加家庭快樂氣氛。

（九）毋常赴約會，打牌，看戲。

（十）投丈夫所好，凡事附和着丈夫的行動言語。

所可悲的正是我們自己。憑什麼，你這年輕人，沉沉的流着淚？硬朗起來罷，潔！讓我的手牽着你的手，前進。

曾有一個期間，我們計劃着到××去經商。雖然我的家人多是經商的，我的本性却不近於商，就是對於商人也沒有多大的好感，而在一切都俯從雅仙的深思遠慮的意見之下，一切由她做主張，我絲毫沒有什麼異議。所縈心的，只是她的父親常常說，不願意她離開上海。

我們還關懷到她的表姊。我們決定，如果能夠離開上海，是要她的表姊一同走的。和表姊在一起的時候，她們之間，彼此都會像孩子般的賭着氣，久久沒有見面了，那身世飄零的孤女，那兒去了？我是不勝其想念的，雅仙也有同感吧。

和雅仙，咫尺天涯，沒法一見。不必去辯是非，更不需要論其責任之誰屬。人生不過幾十年的光陰，到了白髮皤然，滿懷蒼涼，兩行酸淚，往者已逝，來日無多，才是良心的最公正的裁判的時候吧。

『可樂且樂；何必那麼認眞。』有人向我勸說。可是，生命浮沉於情感之中，紅燈綠酒，麻木不了我的層層的記憶；紙醉金迷的享樂，在我更看是銘心刻骨的悲哀。越是身在天堂；越會心思地獄。物質的享受，始終沒法撫慰精神上的創痛呢。

幾年之前還在一起吃，一起玩，一起談天的，有的做了部長，廳長了。於是，又有人向我嚕嘛：

『不妨活動活動罷。』

意思是說，我也得掙個高官顯爵。我只是淡淡的回答他們：『我是有飯吃的。』

倏忽過了五年的光陰。五年來，整個世界是動亂的。閱盡了盛衰興亡，也嘗遍了悲歡離合。生活在這動亂的世界裏面，誰能夠避免這動亂的浪濤的震盪，冲擊；過去的五年是這樣的，未來的五年究將如何，誰又能夠下句斷語？

我所驚悸的：生命經不起多少個五年呵！

間諜的自述

吳銘勛

做一個間諜並沒有想像那麼輕易，對於此道我下了極大的苦功，三十年的經驗，可是到現在我還不能出類拔萃，依然是個平凡的角色。

間諜最起碼的條件，必須有健全的體格，大學以上的程度，具一副孤獨的僻性，不能有朋友，不能有愛人，心腸宜鐵硬，而殘忍，永遠不以情感用事，把世界上任何對象都假設為自己的敵人，除了自己國家之外，把誰都要認為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大仇！

間諜的訓練，非常嚴格，一個可以到外面活動的份子，須學會多方面的技術，如開汽車，駕飛機，航船，騎馬，爬山，跑雪、遠行，游泳以及爬牆，攀繩，飛簷走壁等都要非常精通，而各種動作，須能繼續很久而不覺到乏力疲勞。

驚人的記憶力，亦為一個間諜應有的特長，因間諜隨時隨地都有被捕的可能。為了避免痕跡，根本便用不得筆記。有無論什麼繁雜的消息，都要有條不紊的加以強記於腦海中。

對於觀察力，間諜比常人要強上百倍。任何東西，於數分鐘內，便能很快的鑑別，且可一看便一生不會忘記。

守口如瓶，更是間諜最緊要的一件事。對於事對於人，都宜緘默，健康或病時亦要守緘默。至於死在眼前的時候，更應沉着的嚴守緘默。

對各種需要的工具，做間諜的都要很自如的運用，如攝影，繪地圖；然普通的照相機，對於我却一無所用。間諜的相機都裝在手杖柄上之類的，不注目地方。運用時又怕露馬脚的鬼鬼祟祟，故在拍攝時最費心思，何況還要拍得清晰而不含糊？

一個間諜，一定要是個百發百中的射槍手，對於擊劍，摔角，柔術，拋沙袋，擲鉛棒，以及這樣一來便使人一命嗚呼的神祕武器的使用，都須要很好很好的修養！

一個標準間諜的智力，亦非驚人不可，最低限度要精通四種以上的言語，對於繁難的暗碼，都能特殊的領會，行動又要像猴子般的敏捷，隨機應變，能偷，能搶，能騙人，能要挾，更能賄賂。

說起賄賂，亦不是椿容易的事。須用得適當，更不能不注意到對方是否是金錢可能煽動的，以免弄巧成拙而誤了大事。

一些薪金菲薄的官吏，一些對政府表示不滿而怨恨的軍閥或者是很有地位的紳士，他們有闊太太，有裝飾入時，儼若千金小姐的女兒，有揮金如土的公子，於是入不敷出，負了滿身的債，對於這幾種人，如有所賄賂，只要金錢能多，總是不無十拿九穩的！

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張國防計劃圖，我賄賂了一位年邁德高的陸軍上校，結果議定價格是兩萬元，約在一所離城很遠的荒蕪別墅裏移交了雙方面的物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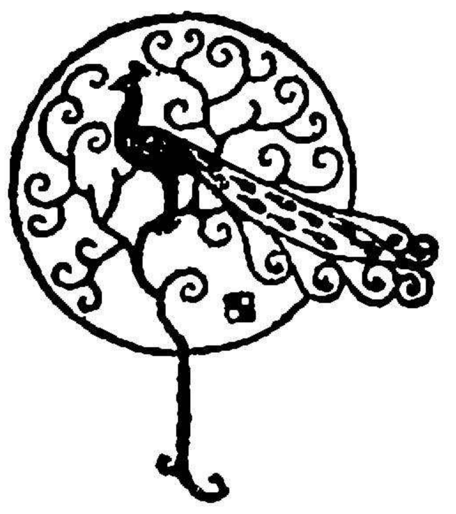
這次，我只有一個同黨埋在鄰近，顯然是很冒險的；可是為了他的年邁德高，亦就沒有其他的狐疑，當我把一捆鈔票交給他，誰知他却冷不防的掏出一桿銅尺，對準頭部便打，我終於被擊倒，幸而我的同黨在牆角守衛着，用了無聲的手槍射了他，於是我們又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一次我賄賂了一位軍部裏的一小職員，共同進行偷竊某種文件，當我們發現目的物的所在而在下手的一剎那，突然這位軍官為了拿他遺忘的東西慌忙地闖進來。

這囘實在危險，我急忙撲了過去，用從亞馬遜人那兒購來的一種植物毒刺，把他扎死，事畢，我怕這位助手鬧出意外，於是他亦被一刺結束了！

我的行動的確殘酷，但成功的間諜，就沒有悲天憫人的惻隱之心。

至我一生幹的，都是為法律所不容許的，如暗殺，行刺，說謊，離間，賄賂，搶刼，嫁禍：：然而我的良心却沒有譴責過我一次，而我反感覺我的確為我祖國盡了極大的忠心！



風雨之夕

冤鹿

是一個暴風雨的深晚，我雙手支頤靜靜地坐着，密雨打在玻璃窗上，發出一陣緊湊的沙沙聲，彷彿是怨泣哀訴，狂風刮得窗檽格格作響，彷佛是在掙扎顫抖。暴風挾着細雨在窗外嘘嘘吹過，黑暗中逞着威，嘩啪震耳的聲浪，宛如千軍萬馬奔騰，一股喧赫凌人的聲勢與室內枯寂沉悶正是一個絕好的對照。我的頭映在燈光下，不會移動過一下，我的腦子正展開着活躍的姿態，好像在冥想着什麼，探索着什麼。……夜是深了，室內是更顯得冷靜幽寂了。

我是在思索呢？還是在做夢呢？自己也有些茫然不知了。

這混沌的世界——罪惡暴露的地方，及齷齪的社會——奸淫的邪惡的淵源，已使我痛恨絕甚，我又何必貪戀此繁華紅塵？我本來素潔雪白的身子已受了宅的污染沾臭，我本來純潔芬芳的靈魂也已被宅所殘害茶毒，難道我再對宅依依不捨，情願給宅進一步的消蝕腐化嗎？甚至於蠶食殆盡嗎？我還吃不夠宅所給我的苦嗎？宅剝奪去我天眞的人性，叫我套上了虛僞的假面具去強爲歡笑，去向人類媚笑獻醜，宅挖掉我的良心，替我裝上了惡狠刻毒的狠心狗肺，使我處於宅淫威之下，不得已地虐待他人，欺騙他人，刮盡小市民的脂膏，吸盡小市民的血汗，撈盡黃金白銀，掠盡錢財貨賄，巧取豪奪，無微不至。我爲什麼要受宅的驅使？任宅來行尸走肉我？我竟自己毫無主張了？毫無自由了？今日再不覺悟更待何時？萬惡的社會！卑鄙的世界！哼，是什麼東西？我決意脫離宅，隔絕宅，我不能再永遠被宅所利用佔有，我有覺悟的一天，我有清醒的一日，我更有我清白自由的身子！今天，就是開始轉變的一天！

哈，我已子身遁入了深林高山，這裏沒有第二個人！這裏已非方才那污穢的世界了，呵，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可沒有一個人會來譏笑我干涉我，我可以引吭高歌，振喉長嘯，平時鬱積在心頭的苦悶憤恨，都可趁此機會暢快地發洩一下！放浪形骸，隨心所欲，舞之蹈之，任興所至，心舒神泰，樂也何如！

冷了編草以爲衣，倦了着地仰臥以觀天，茅屋是我的居所，飛鳥是我的伴侶，溪水雨露是我的飲料，青葉綠葉是我的食物。逢風清月明之夜，不妨仰歡天以寄遐思，雜念屏絕，好比已經羽化而登仙了。

…………「鏜，鏜——」唷，這是什麼聲音？好不怕人！戰鼓聲？不，這裏已超脫紅塵，是沒有戰爭的。呵，似乎是天堂內傳播出來的悠揚頓挫的鐘聲呢！忽然又是一陣粗暴雜亂的「淅瀝嘩啦」的聲音，把我驚呆了，這清靜明朗的天地突然在轉變了！……我彷佛醒轉了，稍有一些迷糊惆悵……呵，鐘聲，風雨之聲交織成一支交響曲，驚醒了我的好夢，打破了我的幻想！——我正伏在案上，一張空白的稿紙壓在我的腕下，我抹拭一下惺忪的睡眼，瞥見時鐘的長短針併合在一起，正指着十二點。

我不禁飲泣吞聲起來——美滿的理想和逍遙自在的天地已經失去，現在我又回復到現實的世界，俗務又將纏上身來，煩惱又將困住心來，方才的鐘聲，好像是喪鐘，好像是炮聲，宅毀滅了人們的幻想，宅更剝奪了人們的生命……我周圍的世界仍是如此混沌，我所處的社會仍是如此齷齪！就在方才連綿的鐘聲間，世界上是有多少人變成了炮灰而消逝呢？這種種如何會不使我悲哀哭泣而有擊骨摧股之痛呢？

我恨造物的不仁，祂既然造出我們，把我們降生到這世界上來，賦給我們血肉之軀，及生命的活力，爲什麼祂又要使我們之間相互欺詐謊騙，使我們朦心昧良幹出許多奸邪無恥的事來？使我們墮落變壞，更使我們彼此猜忌殺戮以人命爲兒戲？且使我們惶惶然而得不到一點安寧幸福呢？即使造物不作弄人類自相殘殺，造物也仍是殘忍的，因爲祂所賦予人類的壽命是多麼短促？在這樣短促的人壽中，祂非但不使人類能享受快樂幾年，祂更且造出了許多誘惑性的物品，娛樂，來勾引人類鑽入圈套，或是人類方當喜悅得意之際，祂立刻會剝奪去那人的生命。每個人自幼至長，最多不過數十寒暑，即將作歸去之人，肉腐骨朽，終化烏有……我是愈想愈寒心，愈哭愈悲傷，深深地爲自己悲哀，爲人類担憂！

急雨怒濤，狂風肆虐，把悲哀的我好似包圍在宅們的核心中間。是多麼淒涼冷寂的風雨之夜啊！

記憶裏的莫泊桑

史埜堂 譯

我首次遇到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是在著名的却可鐵教授（Professor Charcot）召集的「催眠術和神經」演講大會中。宏大的古劇場，充滿了寫作家，新聞記者，舞台藝術之愛好者，和文雅的蒙但人（Demi-Mondains）。他們多被有傳染性的，而希罕，空前的催眠術表演吸收住了。因爲，這種表演，在米斯末而（Mesmer）以後，曾被遺忘過的。

我們滔滔不絕地，討論催眠術，和一切智力上底奇象。莫泊桑在那時，他是早已成名了，對於一切關於神經質事件的研究，俱有極濃厚的興致。這時期，他正着手在搜尋恐怖作 Le. Aorla 的資料。那冊書，對於他自己希奇古怪的個性有極詳盡的解釋。有一天，在造訪一個病人的機會偶而碰到了他，同來的時候，我費了二天功夫，在他的遊船中作一次座上客。

我緊緊地記得，我們當時會談了一夜關於他的 Bel Ami 死在小船艙內的事，那隻船是拋錨在安鐵別斯（Antibes）港外的。莫泊桑，我當時發現他對於死極懼怕，他說：死的念頭鮮有離開他的，他需要知道一切關於毒物的致命力與影響。當他問我，關於死在海裏的事實時，他變得極度的堅持了，即使在今日，在我的記憶裏，還存着他當時眼巴巴地望着掛在船艙旁救生圈的姿態。我問他，他情願同我們一齊投到海底裏去嗎？他沉默了半响。

「不」最後他同答我。他說：他想死在一個女子的臂膀上。我對他作勸告說：那觀念是謬誤的，甯願這麼死去，還不如找一些機會，來完成他自己的志願爲妙。

當我們正在說話的時候，睡着的威鳳妮（Yvonne）突然醒了過來，她需要一杯香檳酒，她幾乎已成半醉，不一刻，又伏在莫泊桑的脚上睡去了。

威鳳妮，她是個歌舞班的傭員，年輕得很，只有十八歲，爲了染上了許多惡習，被迫在歌舞班賣色。現在，她讓自己與那可怕底愛人，在 Bel Ami 船上預備了結她殘缺的生命。我知道，她已將自己的靈魂，甚至肉體全獻給這貪得無饜的男子了，我想：假使我能給她扶助，她準會拒絕的，不可免的厄運已降臨了她。我知道：安歇在我膝上的女子已不祗一個了，他的作爲，我不知他是什麼目的，一切日夜作祟他思想的困亂狀態，已在他眉睫間充份地暴露了出來，我想他已是個落魂的人了。

他的 Sur L'Eau 手稿，放在我們中間的一張桌子上，他剛剛曾唸過一章給我聽，我想，這恐怕是他以往一切著作中最精采的作品了。他仍是瘋狂地展開了一冊冊的名著，以香檳酒他種麻醉劑來支持他昏沉的腦袋。

一個女人逝去，另一個女人又來了，繼續不斷地，在進行着他毀滅的工作。在他生活的途徑上，有許多女子，竟自情願地在供他玩弄，包刮女伶

，舞女，縫衣女，女職員和普通賣淫的女子。他的朋友，曾爲他題了個雅號——「可憐牛」，他常常驕傲自己的成功，常到高等社會女人的匯集處去諂媚，他的忠僕——法蘭哥斯（Francois）常引他到被他威名蠱惑了的奢侈場所去閒蕩。

他常到我家來望我，注那兒，他每呆呆地坐在一角，靜穆地以他有病態的眸子諦視着我，他也常立在靠近爐灶旁的鏡子前癡看着自己的影子，視影子爲陌生人一般。有一天，他向我重復地述起過去的遭遇來！他說有一天他正在坐在寫字台上，著述他最後的一部作品，騰地裏有一個人推門進來，那人以藐視的目光趕去了法蘭哥斯之後，便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開始曉喻給他正要下筆書寫的那個字，他打了一下鈴呼法蘭哥斯進來，但是，恍然間他突然理會到那陌生人便是他自己。

二天後，我和他在偉大劇場的邊室，在看威鳳妮的舞蹈表演，他坐在我的一邊，威鳳妮艷美地對着她的愛人媚笑，她每跳一步，莫泊桑懇切的目光必專注着她。後來，我們便在他租給她的旅館裏用膳。她洗去了臉上的胭脂，無血色的臉驚動了我，她看去是多麼的憔悴多麼的衰頹呀！把她今日的面容與我第一次在船舫裏遇見的她比較，竟判若二人了。她告訴我，在跳舞以後，每有大病初癒的感覺。

離這時不久，莫泊桑告訴我，她消瘦了，狂烈的咳疾，每使她夜裏閉不上眼，聽他言，第二天我便替她檢驗了一次身體，她的肺，已潰爛了，我告訴莫泊桑，她需要長期休息，我並勸他冬天把她送到南方去。他同答說，爲了她的安全，他預備作一切犧牲。

幾日後，當她的病狀變壞時，她第一次嘔血了，莫泊桑，他正如其他寫過關於病和死的作家一般，關在這狹窄的範圍裏已沒有滋味了。

威鳳妮吃了一打魚肝油，想藉此增加體重。她知道她的丈夫是憎恨衰弱的女子的。但不久，她是無望了，她的青春已將失去，只剩下了一對爛燦的大眼。莫泊桑他盡他所有的錢，然而不久他的手臂又抱着另一個女子了。威鳳妮瘋狂地把一瓶硝碰水向她的情敵擲去，但不幸，卻沒有擲中。她反被關禁了三個月。

一月之後，偶然地，在聖妻石醫院（Saint Lazare Hospital）我又發現了她。那兒是巴黎絕望女子的歸宿地。我告訴她，我將立刻去報告莫泊桑，他一定會趕來的。

下午，我跑到他的公寓去，那兒是他常住之所。因爲，那是很顯明的，她的病確已絕望了。忠實的法蘭哥斯，在房間外像守衛士般保護着他的主人，他說，莫泊桑不歡迎任何人進去，在無可奈何的境地下，我只有寫了一張紙條交法蘭哥斯傳進去，他答應了我，莫泊桑在幹着什麼，我全不知道，也許他沒有在幹什麼，法蘭哥斯把他主人玩女人的事保守着秘密。

當我同到聖妻石醫院的時候，威鳳妮已在清晨死去了。

二月後，我看見莫泊桑在梅生白蘭卻（Mai-son Blanche）花園慶祝柏歲先生生日，他和法蘭哥斯攜着手在走。把一塊小圓石投入路旁的花牀內。

「你看見這些花嗎？」他說：「牠們將在夏天開啦！正和小莫泊桑一般！」

人生小語（二十三）

湘花

事作非大胆不可，同時亦非小心不可，大胆與小心，截然爲兩事，大胆並非狂妄鹵莽之謂，總求向道理向正路前進，不稍顧忌，小心亦非畏縮瑣屑之謂，總宜統籌兼顧，俾無遺憾。

論人過失，當究其心之出發點，不可泥於其迹，無心之過，何嘗有罪，論人之善，當憑其事蹟爲斷，不可論其平日居心，佛經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正之人，何嘗不可爲善。

新生機製鈕扣廠
BUTTERFLY BRAND
註冊商標
SHING SHUNG BUTTON FACTORY
309 Penang Road
Shanghai China
本廠聘請　專門技師
購置新式機器　製造各種鈕扣
發行所：山東路源泰里四号　電話：九四〇七一
廠設：上海檳榔路三〇九号
電話：三八一八八号　電報掛号七〇七四号

尺牘叢話（三）

紙帳銅瓶室主

頃蒙饔牖散人見貽心矩齋尺牘一冊，蓋蘇州圖書館所刊吳中文獻小叢書之一也，爲非賣品，尤爲可珍，首冠一序云：「心矩齋主人蔣蘅生先生鳳藻，長洲人，曾知福甯府事，雅好觚翰，嗜書成癖，及納交周季貺星貽，魏稼孫錫曾，益浸饋於目錄版本校讎之學，宦閩時，蒐求故家遺籍，遇宋槧元鈔名校秘笈，則出其廉俸，次第校刊，先後梓成鐵花館心矩齋叢書兩種，闡幽表微，有功學術界者誠非淺鮮，與同里葉鞠裳昌熾以有同嗜，相契尤深，聘爲校讎，商權梓校，郵筒往還，不厭不倦，於是所刊諸書，輒與皕宋樓陸氏咫進齋姚氏頡頏書林，馳譽一時，今春購得先生致緣督廬主人書札墨蹟百餘篇，皆訪求佚籍研討輯刊之論，遂爲選刪鈔存凡若干則，彙成一帙，讀之不唯可窺見先生嗜藏書精校讎之一斑，即清季典籍聚散之淵源，藏家興替之大概，亦得兼見書中矣。」書中多精妙語，如云：「余今老矣，髮種種半斑，惟好書籍卷冊自娛，所謂結習未除也，目下聚書萬餘冊，集國朝人手札三百餘家，此二者，心所好也，蓋亦取其所費最廉，且亦最有實用而已。」又云：「於近人書法中，生平服膺四人，蓋見山陰甫與虞山楊沂孫紹郡趙撝叔耳，要之，書畫非走萬里路，讀萬卷書，總少胸中逸氣耳。」又云：「購備一二善本，留諸我子我孫讀書也可，入諸藏書目中，誇示後人，傳一微名也可。」又云：「每托丁梅泉兄，將上海新出諸說部書，凡巨編小種，無不購寄，已不下六七十部，每年惟此聊破岑寂，特是穢藝不耐觀者居多，故每讀一二冊，便似嚼蠟矣，至眞論其筆墨佳者，畢竟會眞記爲最，紅樓原名石頭記，聞原本舊在江西，爲朱蘭坡先生以重値得之，李申耆先生曾一見之，云非流俗本比，即近出之野叟曝言，申耆亦甚推重，不知何以叢雜無序如此，誠莫明其妙也，藻十年中，幾乎盡購而盡讀之矣，近來頗不好此，總思作祖龍一炬，送之天上，恐誤後生輩耳。」又云：「漢塼銅洗文字倣摹，恰得妙理，然西漢篆筆寫隸之法，行筆秀勁，無唐隸俗熟氣，予最愛之，蓋如急就章刀筆有結局，又施放逸態橫生，卷施自如之趣，此最奇古，弟所以受藏西漢銅鏡，玩其文字之變化，反正不窮耳。」鳳藻有集札癖，與予有同好，於尺牘中一再述及之。如云：「附呈義門集四冊，尚有手札四通，容稍暇檢出奉呈，一面望託芾老抄潤生藏札是荷。」又云：「義門文鈔，前借四冊奉上，蓋即季貺物也，彼云，宜重定體例編訂爲是，今宜專選書跋爲兩卷，再輯尺牘一門，而選此有考訂者節刪合併，亦成兩卷，謂之札鈔，蓋仿竹汀日記鈔也。」又云：「上年弟見稼孫所藏錢竹汀長札，當時欲向稼老易換此札，而未許也，至今頗念之，憶竹汀手札，似於樊榭上款，尙提及宋詩紀事云云。其中辯論甚多，小行楷二方頁，不下千餘百字，精妙可愛也，弟素喜檢集名人手札，卽我兄來札，弟亦一一檢集，將來欲裱成一冊，留爲千載後佳話也，吳中多乾嘉道咸間著述名家手札，如金謝山，杭堇圃，厲樊榭，殷懋堂，丁小雅，顧澗薲，戴東原諸公長札，蓋小學經史金石家尺牘，往往辯論攷訂長札居多，最有意味，即近人如馮景翁，俞蔭翁，宋于庭一流人物，在在可取，蓋不獨以書法爲去取也，惟全杭厲三公，手札最不易求，而紗帽中獨紀文達親筆絕少，此老字雖不佳，然極妙也，我兄有見，切宜珍重，勿輕棄之，總之，明以來暨國初名人尺牘，多而易購，惟乾嘉以後時賢手札難遇，此所以丁黃奚蔣四家之轉重於翁劉梁王故也，從來書畫中，惟手札藏玩，最不費錢，且亦最有趣味，故牽連及之。」以上云云，可謂實獲我心。

何之碩詞人作札絕精妙，每致予書，必藏庋之，一昨又蒙郵一函云：「比日鄭牋記鶴柴翁事，翔實可佩，鶴翁與吾師夏公爲至契，因之亦善視下走，其所著尊瓠室詩話中，於拙作詞稿，頗承謬許，然詩話所記兩同心一詞，係題涵度蕉題伉儷雙課圖者，其詞至劣，而翁則竟不惜齒芬之惠也，翁曾詔予曰，爾字之碩，二字欠佳，今爲易字芝石何如？予笑而領之，蓋翁不知之碩爲走譜名，家姊氏則之英耳，（早卒，遺有清籟館詞。）當時不忍重拂老人之意，然亦從未用芝石二字，乃翁詩話刊行時，竟書賤字曰芝石，老人心地之善可覩矣，此一故實，知者不多，敬爲足下陳之。又翁題拙著顗齋詞稿一律云：林陰寂歷鳥聲交，協律何郎樂舜部，楊柳曉風摹北宋，桃花春水夢南朝，漁歌入耳市喧起，紅日當窗碧海遙，曾記家山泛歸櫂，叢蘆似雪過溪橋。並系以序云，屯田慢詞，爲北宋一大宗派，楊柳曉風之句，尤爲千古絕唱，之碩詞境頗似之，讀卷中摹擬柳周諸什，令人有後賢之畏也云云。此詩不知翁處有錄存否，便中煩爲吾詢之涵度兄，亦詩話續編之佳材也，涵度夫人，我宗蕉題女士，端妙可愛，今之衞茂漪也，自經喪亂，友朋音問遂稀，涵度勝況如何？至以爲念。」蕉題女士曾爲予書一冊頁，確有似之碩詞人所云者，而涵度兄喜誦拙作，爰錄之於此，涵度兄當能寓目也。

涵度陳子致予札，謂：「見足下散記中載杜尊先生論近日學者之病，購一書，閱數頁，遇難解之處，卽便棄去，再取他

書讀之數頁，遇深奧之處，又復廢去，其言蓋少年學者之通病、不肯幼侍先君側，卽喜讀書，架上卷帙甚多，每取一册，閱未竟，復取他本觀之，爲先君所怒責，因誨之曰，讀書須終卷，三復乃有領會，汝草率如是，他日於學問必無所成，不肯遂大懼，不敢忘，故至今讀古籍外，間涉近代著作，如漁洋感舊錄小傳，北江詩話，抱潤軒文集等，皆自首至尾，披覽數過，並爲之句讀，惟性懶，往往以墨筆圈點，昔先君必用硃筆也。」涵度爲任堇叔得意弟子，書法得嫩涼神髓，且作札輒用佳箋，一筆不苟，予亦一一留存之。

李子伯琦謂：「晉人小札下，每喜稱死罪死罪，某筆記云，晉峙多禁例，易於干犯，故必如是云云，恐出附會，又某筆記云，明人函末稱端肅，太祖之命也，謂頓首虛僞，擯不之用，然見明末人尺牘墨迹，仍稱頓首，殆時久禁弛耳。」

前蒙丁仲祜文見貼近世名人尺牘，石印，凡七册，刊行於前清光緒間，坊間茲已絕版矣，爰摘其雋語於下，如曹煜云：「古有雨金雨錢雨粟者，連日之雨，則雨愁耳。」梁清標云：「金陵有濮仲謙，善製小竹器，爲文房佳玩，其人已死，其器尙有存者，又見近人製小竹酒杯，亦雅，望留意，各爲購數種，亦齋中譚讌之助也。」彭玉麐云：「際此十里荷香，一湖綠淨，披襟挹爽之餘，亦會念及江上冒暑一葉舟中人否？」吳錫麟云：「庚樓明月，鄂渚西風，皆有好句從天際飛來，惜不得先靚爲快也。」又云：「但得於白公祠旁，覓得一置榻之地，則延秋送暑，便可與足下作十日談耳。」又云：「抵家不及旬日，遂感時瘧，終朝擁榻，一月杜門，竟與西湖藕花無緣覯面，閣下提鷗絜鷟，近在消夏灣頭，定占得鬧紅一舸也。」郭峴齋云：「昨日發白鶴後山，見太湖及東西兩洞庭，空闊縹緲，曠然心目俱豁，惜閣下未同之，然冒雨步行，泥塗滑澾，又幸閣下未共此苦也。」劉體仁云：「使車駐山水之勝，勝友必多，朝夕得佳句，所獲已侈，不必更問阿堵矣。」張季直云：「頻年以老父精神尙好，輒涸公車，間歲一走京國，落拓歸來，天寒日暮，頹然自放之心，因之彌甚，獨恨生平故人，零落數處，山澤之遊，方苦岑寂耳。」吳汝綸云：「忍讓爲居家美德，不聞孟子之言三自反乎！若必以相爭爲勝，乃是大愚不靈，自尋煩惱，人生在世，安得與我同心者，相與共處乎，凡遇不易處之境，皆能長學問識見，孟子生於憂患，存乎疢疾，皆至言也。」

聞諸伯琦李子云：「電報文亦尺牘之類，古無此文，亦無此體，當時稱先文忠公爲電文聖手，其佳處簡而明也。黎黃陂督鄂時，饒漢祥爲秘書，饒本工駢文，通電皆四六，且多古體字，不特閱者不識，電碼中且多無此字，如此行文，未嘗不典麗，然不合電報體例也。」又云：「光緒末，廣益書局出版三名臣尺牘，鉛印，洋裝三册，三人者，先文忠，薛叔耘，其一人已不記，其尺牘多關時事，猶記先文忠尺牘有致朝鮮太師李橘山數函，勸其自強。又致日本某鉅公函，略云，今歐勢西漸，東方惟我二國，應合力以應外侮，日本兵強財薄，中國富而兵不強，宜乎中國籌財，日本籌兵，以共禦西人，此尙甲午以前事也。又前商務印書館石印李文忠公尺牘，大本卅二册，乃于晦若侍郎式枚所擬原稿也。聞文忠親筆略改一二，全部皆官場酬應之四六尺牘，無關宏旨，自不能比全集中諸稿有關時事要務，然典雅非常，亦非易易，蓋于侍郎本工詞章，時爲幕府新進，乃騁才刻意爲之也。文忠尺牘，伯琦曩擬加註，鉛印爲普及本，迄未果。

夏劍丞前輩，所交均詞壇名宿，書札悉行庋留，凡作古者，輒裝裱成册，聞有十餘册之多，緩日當請諸前輩，俾得一窺清祕也。

相傳某名公贈鄧完白二鶴，鄧蓄之於懷甯縣集賢禪院，鄧一日他出，安慶府知府樊公過禪院，籠鶴去，鄧歸惋惜不置，致書樊太守，歷陳鶴之經過，在某家某家，可知者已百餘年，某公見貽，相依爲命，如太守不還，則山民化鶴，鶴化山民，所不辭也云云，書長千餘言，太守得書，卽以鶴還之，後雌鶴死，鄧夫人卽死，雄者後死，鄧不久亦死，人奇之，鄧葬鶴於集賢院，立碑自書鶴塚二隸書，字逕尺，其鐵硯山房集中載之，并有鶴塚拓本，而書札原稿藏鄧家中，完白之孫鄧愼侯明經，亦善書，今久下世。光緒末，上海某書店曾影印其書札稿，多改竄塗抹處，可見當日爲刻意之作也，亦李子伯琦見告者，伯琦曾見印本也。

伯琦君又見告徐樹錚字體腴潤秀健，嘗自製信封信牋，牋角印一紅圈，圈中爲一乾卦，不知何所取意，伯琦亦曾見之。

詞人劉子宣閣致予札，其末往往不用敬請台安等等通套語。某次則書云：「初夏晴暄，郊原嫵媚，殷勤搦管，無失芳時。」亦饒有詞意，可喜也。

昔李冶有結素魚貽友人詩云：「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又林以甯得夫子書云：「經年別思多，得書才尺幅，爲愛意纏綿，挑燈百回讀。」情深一往，且皆出於女子，不易多得也。

棋音軒雜綴

韓逸塵

曾文正公的美德

說起曾文正公，誰都知道他是清朝數一數二，極有名望的人物。他以儒臣而兼武略，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於數省之間，雖屢經困厄，可是堅忍卓絕，其志曾不少渝，卒平定東南數省的大難，建樹了不朽的功勳。

他的學問是精深廣博，文章是恢奇浩瀚，秉性是溫和忠誠，為人是持躬端正。律己以嚴，待人以謙。氣度若雲霞，節操厲冰雪。不僅如此，而且他更具備種種優美，崇高的德性，與超人獨特的見解，值得我們後生小子欽佩模倣，作為我們平日生活上的借鏡，有如下述數點：

（一）勤儉——勤苦儉約，不貪愛奢華，不慣習懶惰，是曾文正公優良德性之一。他以為：「勤乃生動之氣，儉乃收斂之氣，有此二氣，家運必興。」又說：「欲達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欲儉字功夫，第一莫多用婢僕，第二莫穿華麗衣服。」真是一針見血之談。

「莫多用婢僕」一點，似乎是專對富貴人家而發的，因為家貧的話，婢僕當然雇不起的了。富貴人家的主公主婆，鮮有自己肯熱心管理家務瑣事的，所以婢僕自然而然地會多起來，婢僕一多，事事委之於婢僕動手，甚至主人翁晨起穿鞋着襪等小事，也有命僕人代做的。主人自己閒着兩手，在家則雀戰睡覺，出外則看戲跳舞，試問他與她怎樣能勤儉起來？所以少用婢僕或不用婢僕的則主人自己多了一作事的機會，事事自己動手，這樣才會勤儉起來呢！還有一個原因不可多用婢僕，婢僕是最會搬弄是非，喋喋不休的人，婢僕一多，權勢日大，肆無忌憚，吵架糾紛，層出不窮，好好的家庭，以致弄得一團糟，主人用婢僕，年久日長，變成婢僕玩弄主人，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所以婢僕多，簡直是滋事之源。

關於「莫穿華麗衣服」，在今日上海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會中，似乎是很難辦到的。實在「衣以蔽體」，只要溫暖足以保身，樸素而不骯髒也就很夠很夠了，何必穿什麼綾羅綢緞，或是西裝革履以為漂亮神氣呢？上海人的這種習尚及每人普遍的心理如此，實在說不通。我認為外表漂亮奢華，而肚中可以點火，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物，是更加可恥的！自己想想配不配？所以在我身上，差不多是終年單着一件藍長衫的，無論是出席宴會，或到大光明看戲（一年難得一次）我總是穿藍長衫的，有什麼可恥呢？一樣不是一件衣服嗎？穿了華麗衣服的人，一定心好虛榮漂亮，又那裏談得到「勤儉」二字？

尤其是現在非常時期，厲行節約的時候，勤儉二字更非口頭說說即足，應該每人切實實地實行起來才對！勤儉是刻不容緩的事呀！

不過儉也應儉得恰當，不要過份。儉得過份就變成「吝嗇」，「吝嗇」更非好事！有了錢，只知藏在銀箱內，自奉刻苦，待人刻薄，這種人聚財不散，是謂之守財奴，錢財的俘虜而已。所謂「矯枉過正」，反足引起不良的後果。所以儉應合分寸，不要過之，也不要不及。過與不及，皆不足取。——就是對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如此，不要過之不及，豈但「儉」是如此呢？

（二）早起——曾文正公每日黎明即起，利用無限好時光。他說：「一個人的勤勞與否，可以從早上起身的早遲看出。」的確：一個奮發有為的人，絕不晏起身，一個聰明有學識的人，絕對不願把寶貴的早晨付之與夢境迷離的。清早一骨碌爬起，就是勤勞的人一天勤勞生活的開始。所以只有

追憶羅店之競渡

金通謙

羅店，隸寶山而鄰嘉定，市塵整齊，商業繁盛，夙稱寶山首鎮，民十一，築有滬太公路，南通閘北，北達瀏河，西至嘉定，而羅店適居該路中心，輻輳交集，瀏嘉商客之來往於上海間者，泰半取道於此，因之更形重要，甲子兵燹，羅店適當其衝，首及於難，地方糜爛，居民蹂躪，商業受厄，損失浩大，有力者，避居滬濱，無力者，苟圖喘息，避亂鄉間，種種苦況，不堪言狀，此皆受交通便利之影響也。

事變以還，居民四散，全鎮精華，燬於炮火，近雖居民稍集，陸續建造市房，然皆因簡而陋，欲求恢復過去之繁盛，其何以能，加以貨運未能暢通，商業上微蒙障礙，一般商賈，引為憂也。

光陰迅速，又居端午，羅店在事變之前，例有龍舟競渡之舉，觀者擁集，熱鬧異常，該鎮有龍舟五艘，髹以漆，分青綠

懶漢才會晏起，才會多在被窩內捱延一刻，覺得好一點的。可是反觀現今社會上大多數人們，莫不非至日高三竿，不離牀榻。即使勉強起身，也是呵欠連連，精神渙散，如何提得起奮發蓬勃的精神？如何談得到「勤」字呢？

（三）有恆——當曾正文公剿匪東南時，雖軍書旁午，然而仍堅定若恆，天天圈批書藉，寫日記，記茶餘偶談，絲毫不會荒怠。像他這樣安若泰山之不移，靜若老僧之入定，事事持之以恆的人，今日世間，豈可多得？在字喻紀鴻紀澤書中，諄諄勸誨，苦口婆心，只是不外「有恆」二字。他說：「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這幾句中肯扼要的話，尤其是給一班意志不定，朝三暮四的青年們的當頭捧喝。每見許多人做事，虎頭蛇尾，一曝十寒，而卒無所成，然而仍不悟自己之缺點，而徒歎命運如斯，眞是愚不可及，無自知之明了。希望如飄風的人能把意志如磐石般堅固起來。

（四）樸素——這與第一點勤儉頗有關係，我們能勤且儉，則樸素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樸素」的重要，所以再把它提出來仔細說一說。曾文正公雖官至兩江總督，但是不染絲毫富貴驕傲的官宦氣。他力戒奢華，力行節儉，自奉樸素。樸就是樸實無華，素卽是素白純潔。總括起來說，我們爲人，外表與內心皆需樸實無華，素白純潔。

試回過頭來看看今日上海的社會情形吧。一般有錢的公子哥兒不必說，就是中等階級的人，（青年佔大部份）也起碼穿上一套挺括西裝，着上一雙雪亮皮鞋，才覺得神氣有面子。至於小姐們，則頭髮飛機式，（難怪世界各地戰爭熱了）衣服透明質，（時候就要到了，不信請看夏日之街頭）紅唇柳腰擺，赤脚高跟鞋，那種打扮得人不人，妖不妖，極盡奢侈的怪樣子，與曾文正公所期望的不知相差多遠！青年啊，須知錢有用盡之日，福有享盡之時，人生決不是如此的寫意容易。應該及早回頭哪！否則，「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返儉，難似登天。」將永遠墮落在金錢的迷夢中了。尤其是處茲亂世，銀錢愈少，愈可免禍；用途愈省，愈可養福。唯有樸素勤儉最可持久，什麼大富大貴，都是靠不住的。

（五）不信醫藥——此是曾文正公見解的特異處。他說：「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二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二三。」見理明澈，故言之極切，行之於現世，絕對準確。近年上海的報紙上，獨多醫藥的廣告，往往吹牛誇大，百病皆治，究其實，大多粗製濫造，濫竽充數的不値一錢的東西而已！更談不到其效用了。吃後非但無補身體，並且可能損傷精神呢。就是講到醫生，也正像曾文正公所言，十分之十活人的醫生，天下那裏找得着一個？在上海更多只學得一些皮毛，內經也不曾讀懂了幾句的所謂「走江湖郎中」，也掛上了醫師的頭銜，什麼「某大醫師弟子」之類，皆是靠不住的。尤其是「祖傳祕方」的玩意兒，更是害人匪淺！

本來身體的健康，是完全有賴於自己靜心修養，小心保護的。生了病，萬不得已方才請個靠得住的醫生，經過確實診斷之後，方才鄭重其事的服藥。可是現在上海人，大概是賺錢的腦筋是太嶄傷過度了，身體沒有一個不是虛弱，於是動不動請醫生，吃補藥打補針，簡直視身體爲試驗品，生命爲兒戲了。

例如最近轟動全市的「維他命」「維他命B」補針打死人的事，就是一極好的例子。這樣的「維他命」眞是「要他命」了。於此，不得不欽佩曾文正公他有先見之明，異於衆人的銳利的目光。

以上只就曾文正公美德之犖犖大者而約略言之，量雖不多，可是假使我們能在日常生活上，遵行如上五點所言，那麼我們所獲的益處當亦不少了。

白玉紫，兩旁旗架，縛錦繡彩旗，僉以綢製，五光十色，煊爛奪目，厥狀可觀，架下坐司槳八名，分排左右，中坐司樂者，約六七人，鑼聲，鼓聲，喇叭聲，銅簫聲，衆樂齊鳴，聲震全市，音聲不絕，鏗鏘悅耳，誠足振奮觀者精神不少，船首牌樓一，中置佛像，全舟之人，在未下舟之前，必先向其跪拜，意能被除不祥，亦屬迷信之舉焉，樓前檯擱，以四五齡之孩童扮成：披紅綠衣，戴戲班帽，分紮上下，高二丈餘，狀至恐怖，操比業者，大都貧苦孩童，以鉢鎦雇得者也，或飾白娘逃草，狄青招親，紅娘寄書，凡屬戲目，以通俗爲主，船尾梢亭，以彩綢紮成，下立司舵者，在龍舟則稱刀手，操一舟之指揮：全舟生命，託付其身，大刀一揮，司槳八名，聽其指動，最饒趣味者，卽龍舟盤旋河中，作圓形式，連續不已，可十餘匝，觀者揹掌：此在龍舟競渡中，爲最精彩之節目，五舟相會，盪漾河中，取一致行動，無不嘆爲觀止，非手法熟練之槳手，決不能表演此偉大奇功，噫，龍令龍令，其將何日再能獻映於吾人之眼簾也。

達拉第的成功史

丁寗

「人不是都可以做麵包師的。」這是M愛陶華達拉第的母親，對付一個饒舌的鄰人談論她的兒子的一句尖刻的反駁。無論這傳說是否確實，但宅已充份的說明蒙脫茅隆的女子羅西尼姆希愛的爲人。她便是達拉第父親的妻子。

烘製麵包是兩家家傳的行業，達拉第家和姆希愛家都是幹這項賣買的。由父及子，他們樂於烘製麵包的工作，而從未想到旁的。達拉第夫人有兩個兒子，長名考思塔夫，次名愛陶華。按照習慣說，考思塔夫是毫無疑問應該繼承父業的。至於愛陶華呢？他的母親關切地看出他的好學的天性，她直覺他很可以有一番作爲的。他的父親和他的兄長雖然不十分觀察得清楚，但他們也知道愛陶華將來有一天會成爲非常的人物，——至少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或是一位國會議員，退一步，縱然失敗，最低限度可以做卡本屈本地的參事官。

要了解達拉第的性格，必須知道卡本屈當地及其周圍的生活狀況。如果可能的話，應該要去觀察該鎮人民的風俗習慣。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八日達拉第生於卡本屈，這是一個鄉間的大鎮，人口約一萬三千餘，位於拔海一百密突的高原上，盤踞於望睹山之麓，該山高一九〇八密突。宅是一個精緻雅潔的市鎮，大體的景色是象牙般皎白的。那裏陽光終年普照，灌木葱籠，四周都是菓園和花圃，還有好多楊梅場。卡本屈地方的人民生活是極有規律的，他們不知道什麼叫「浪費」。在規定的時間內做他們的工作，當他們工作完畢在休息的時候，看上去他們的確是全法國最快樂者。

很多人幻想出達拉第在麵包房裏夜讀的一段生動而頗滑稽的傳說。這是很荒謬的。事實上達拉第根本不曾做過麵包師，當他在卡本屈過着有規則的生活時，他不過是一個學童。放學後和他的哥哥考思塔夫幫助分送他父親所做的麵包，這是實在的。他推着麵包車在卡本屈的街上走，袋里却胖胖地塞滿了書本，——他的意念根本並未想到麵包上去。沒有人出錢給他讀書，因爲族中向來是貧窮的，由於全力苦學，卡本屈人堅毅的特性和他的母親遺傳給他的英勇不凡的性格，達拉第屢次獲得獎學金，而支付了他自己的學費。

他從不想到由烘製麵包，或由任何經商方法來賺錢。他唯一的目的求得知識。他相信這儲藏着的智識，將來可以應用在有益的計劃上。他獲得獎學金而得入本地學校時還祇十一歲哩。十六歲時在學院裏通過考試及格以後就入里昂大學肄業，從此扶搖直上了。他從卡本屈從麵包房從其宅種種地方解脫出來，而入更巨大的世界裏去了！

大概就從這時候起，達拉第開始對政治發生興趣，並非對政黨，而是對更遠邃的政見。他正具有深邃的政見，且不久，就要做格雷諾貝爾大學的史學教授了，他的活動畛域也正是以格雷諾貝爾爲中心，集聚在他周圍並非是對他的才能的無聊崇拜者，而是眞摯的朋友。他們也有和他一樣的高尚純潔的抱負。所以他在一九一二年被舉爲本鎮長官，那是毫不足奇的。

對于那次選舉，政治的詭譎手段都無從施其技倆，因爲那是衆望所歸的傑出人物，其人乃是顯然的領袖，一望而知唯他纔能增進該鎮及地方上居民的福利。許多人都選舉達拉第，正和他後來在國會中被選舉的情況一般。這並不是因爲他們和他有同樣的政見，而是因爲他們對這個人認識得很清楚——正直的，堅毅的，果敢聰明的。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使達拉第的政治生涯暫告斷落。他以很大的勇氣在勝利的戰壕裏獲得數次榮譽，一九一九年達拉第在伏克勞斯州重登政治舞台，被選爲代表該州的國會議員。一九二四年他繼續當選，這一次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次年被選入閣。

三年後，那麵包師的兒子離開了卡本屈。一九二八年總選中重組議席時，一位耆耄的政治家在達拉第的本鎮上有獲選把握，達拉第就在別一選區裏活動。在政見紛紜的區域裏，他縱不失敗亦很危險，達拉第就去到奧藍奇效「毛遂自薦」。他的立場是和過去一樣爲國家服務，審愼地避免政黨的選舉的陰謀，結果大多數人都投票選他，縱然事實上他們各有私見，但達拉第之被選是由於他的才德，而非政治的標榜！

奧藍奇居民想造一所房屋獻給達拉第，但是他不願接受，虛懷若谷一如在卡本屈時。他甘願住在分租的房間裏——一間很簡單的臥室和一間起居室，裏面除一架電話機外，別無新式用具。他的會議處不在市政廳，也不在公立戲院，而在那咖啡店的第一層樓上，一間極平常的大廳。他像平常人一樣進出於奧藍奇。

要了解達拉第的根本氣質和人體而體會之。——這是最重要的。——卡本屈有着堅毅的精神。該鎮是一個整個的大家族，他們格言是「團結則強，分散則弱。」『Unitas Fontiludo, Dissensio Fnagilitas』。

連理枝

念華

去年的清明那天，我清早起來，儘備到公墓去掃表兄徐懷白的墓，那天天氣晴和，郊外夾道桃花，四際垂柳，搆成一幅春景的畫圖，任何人當着這種情景，總會覺得心情愉快的，祗有我，非但不能因此發生興趣，反之更令我對於懷白的思念，深刻地加上一層淒怨的背景。

我和懷白雖然是姑表兄弟，但感情却比同胞兄弟還要好，我和他從小學裏就同學，直到中學畢業後才分手，中學畢業後我轉入醫科時，他改入農科，從那時起我們不常謀面了，他的性情非常豪爽，治學極其嚴肅，他對於一切事情，都能運用科學的頭腦來解晰，他在求學時代，已經組織一所實習農場，據他自己說，他的學費，也靠了農場來產生，那時我知道他已有戀愛的對象，是一位小家璧玉，我曾在他的檯上見過那位小家璧玉的小照，大約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可是生得丰姿綽約，儀態萬方，無怪懷白對她愛戀了，但經過了將近十年，依然沒有聽見他們結婚的消息，我雖然覺得奇怪，但也不便去問他，近幾年來，我因爲奔走衣食，和他很少見面，直到去年，我知道他回到上海，並且患着重病，我忙趕去看他的時候，他已先我去到的兩小時前，悄悄地離開人世了，據在場的人說，他還是昨天纔託人通知我的，他除了我並無親屬，我勉力替他辦妥了後事，把他安葬在公墓裏，他生前懷着無窮的壯志，和無限的熱情，到頭來一切都歸於虛幻，料想他在臨死之前，應如何的痛苦呢。

我到達了公墓，因爲以前來過了幾次，所以很熟練的穿過了小路跑到懷白的墓地，可是眞奇怪，慘白的墓，已被人發掘了，翻過的雜亂泥土上，已生滿了青草，墓碑也不見了，我起初以爲自己弄錯，但仔細辨認，却一點沒有錯，這是什麼理由呢？我滿腹疑團，便跑到賬房去詢問，賬房執事陳君纔聽我說出徐懷白的名字，便馬上回答我說：

「這坟去年遷葬了。」

「沒有這事，我去年清明來過的。」

「是九月重陽遷葬的，一點沒有錯。」

這一來更令我奇怪，懷白除了我之外，不要說在上海，就是在鄉間也沒有第二個親屬，誰會來替他遷葬呢，況且坟墓是我親手替他做的，好好地爲什麼要改葬呢？」

「這是買入的坟地爲什麼可以隨便將人家先人改葬？」

我有點不耐煩了，但他也睜圓了眼望着我表示反抗。

「誰肯倍錢給人家改葬，這是死者的家屬自己遷葬的，你知道嗎？」

這分明弄錯了，懷白尚未結婚，何嘗有什麼家屬呢？況且墓地契據也由我保存，沒有契據怎能讓人遷葬，內中必有黑幕。

「遷葬不須要墓地契據嗎？老實說契據在我手上……」

他聽我說了並不回答，馬上翻開賬簿來查，一回說：「不錯，遷葬時沒有契據，這是常有的事，好在仍葬在本公墓，遷葬後還做了不少工程，我帶你去看看好嗎？」

我點點頭，跟他出來看看究竟，走完了一段路，過了新闢的墓地，再穿入了橫路，他停止了前進，指着面前的高約五尺的石碑說：

「這所便是。」

我先看碑文寫着：「徐懷白先生之墓。」這就奇怪了，到底是誰做的呢？坟墓四邊砌着雲石的欄干，地上鋪着青草，左右前後種了不少的松樹，坟前還有雲石的拜桌，像這樣豪華的建設，當然不是一兩萬元可以辦到的，再看墓地的右側，還有一塊空地，占地面積之一半，同樣包圍在石欄干之內，這分明是預備留坟地的計劃。

現在我知適其中定有原故，當下改了面目向陳君問：

「請問遷葬的人和死者是什麼親屬。」

「大約是夫妻關係吧，但我沒有問她，這所空地就是她預備好的壽基。」

「是什麼年紀的呢？」

「大約二三十歲吧。」

「她有地址給你嗎？」

「沒有，不過每逢星期日早晨她多數來看一次的。」

我知道再問他也沒有什麼意思，匆匆地拜了，便離開了公墓，回家後我忽然被好奇心所衡動。

「我何不在星期日那天到公墓去看看坟地主人呢，即使一次遇不着，兩次三次也何妨。」

星期日果然給我發現了，我從斜對面的路上打量她，約莫是二十多歲的少婦，瘦削的身型，粧飾非常考究，隔遠望去風鬢雲鬢，姿態相當美感。

「她是誰呢？」我綿着眉頭在考慮，一回後，我忍耐不住了，便跑到懷白的坟前。

「女士，請妳恕我唐突，這所坟墓是妳遷葬的嗎？」

她的面龐長而略尖，眉目很是秀美，不過面色稍帶灰白，她見我來問，向我打量了一下。

「是的。」

「請問女士是徐先生的什麼親屬？」

她經我這樣一問，竟不能回答，她的雙頰漸漸緋紅，一回後他反問我：

「你也許認識徐先生吧？」

「是的，我是他的表弟。」

「是余先生吧？」

她能一口便說出我姓余，事情更奇怪了。

「余先生你幾時請到舍下來談談好嗎？」

「好極，我明天準到府上拜訪。」

當下她寫給我一個地址，她的名字叫陳淑萍，我也不再問她的什麼，橫豎明天一切都可以明瞭的。

後來我自己在想，她不會是懷白生前那位小家璧玉的愛人吧？從前那張小照的容貌，我絲毫記不起了，然則除了她又是誰呢？我從沒聽見懷白有什麼親屬或女友，爲了這個問題，我一夜沒有好睡，第二天午後我便去造訪她。

她住的是小型的花園洋房，佈置得相當富麗；在一間面積不甚大的書房裏，我和她相對地坐着談話，客套幾句之後，便轉到懷白身上，她提起了懷白的名字，他眼圈便起了紅渾，她很溫文地說了一大串：

「我在十年前便相識了懷白，他對於我非常愛護，我從小就生在一個貧寒的家庭裏，懷白和先兄是同學，自從先兄過世後，就由他負担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但懷白的環境也並不好，我雖然感他的好意，但心裏實在很難受，當我中學畢業時、他也大學畢業了，他本想叫我升學，我却不願，因爲他負担了我幾年，已經很費力了，況且他還預備做一兩年事再到外國去留學，假使我眞的升學了，他那裏去得成外國呢？所以我決定找事做，免他因我誤了前程，過去懷白對我，從來沒有表示過愛，我雖然很愛他，但不能表示，後來我找着了事，跑去告訴他，可巧那時他因爲母親死了，趕着返鄉料理喪事，之後，我認識了王樹梅，他不斷的向我追求，這時我站在傍徨的歧途上，不知怎樣纔好，假定我能和懷白結婚，當然最好沒有了，可是他整天致力農場，對於我的愛，好像絲毫沒有領會到，最後我想出一個辦法，就是讓他知道我和樹梅接近，好看她有什麼反響，但結果他仍舊沒有表示，我在失望之下，便和樹梅結婚了，在我的意思，以爲樹梅是富有的人，將來我的環境好了，第一個問題就是供給他留學的費用，讓他早日達到了目的，也早日報答他幾年維護我的盛意，不料這事完全弄壞了，到了我結婚那天，他沒有來，一月後我去找他，他已還居了，他從前對我說他有一位表弟，和他的面貌相似的，就是余先生，那時我很想找你來問問，但一時無處訪查，去年我在路上遇着他的最相好的同學李超鍾，纔知道他對我一向是鍾情的，預備留學同來和我結婚，他接着我的請束後，神經失了常態，整整的哭了幾天，後來他竟離開了上海，到外埠去了。」

說到這裏她已哽咽地哭了起來，我略略舒了一口氣，她繼續說：

「至去年五月，他患着病回到上海，不久便死了，他的死，可說是完全爲了我，但也怪他對於我的愛始終放在幽遂的心底，令我不能了解，我這方面，徒然想用金錢來報答他，致害了他的性命，從那時起，我的心陷入了支離破碎的境地，蒙受了不可磨滅的創痕，我的痛苦，向誰訴說呢？樹梅呢，他根本不知道我的難堪，況且他近年發跡了，在外面結了不少的新歡，去年我借了這個題目，便和他離婚了，我現在孤零零地一個人在世上，根本沒有趣味，去年我替懷白做了一個坟，預備我死後也葬在一起。」

她一面說一面哭，足足講了兩個鐘頭，我腦海中從新幻出當時懷白檯上那張照片，我勉強地勸慰了她一番，才告別了。

我對於淑萍的遭遇和痛苦，當然非常同情，以後我每月總去訪她一次，她對於我也不當普通客人看待，但每次見面，總覺得一天天地瘦削。

一天星期日，我帶同妻子一同到她家裏去，原來她臥病幾天了，據她的用人說，她患了肺病，不時吐血，我勸她到醫院裏靜養，她也答應，到醫院後她的病漸漸嚴重了。

幾天後醫院裏忽然有電話來說她病情惡化，我忙趕去看她，那時她還認得我，一回後她含笑對我說：

「余先生：：我可以：：和懷白見：：面了。」

她的氣很促，繼續對我說了許多話，最後她說：

「我的事：：祇有：：麻煩你了。」

我請她安心靜養，不要想別的事，她祇是含笑，兩眼却淌下淚來，我知道她病狀不對，心裏是相當難過，便去找醫生商量，可還有什麼辦法。

等我找着醫生回到病房時，她已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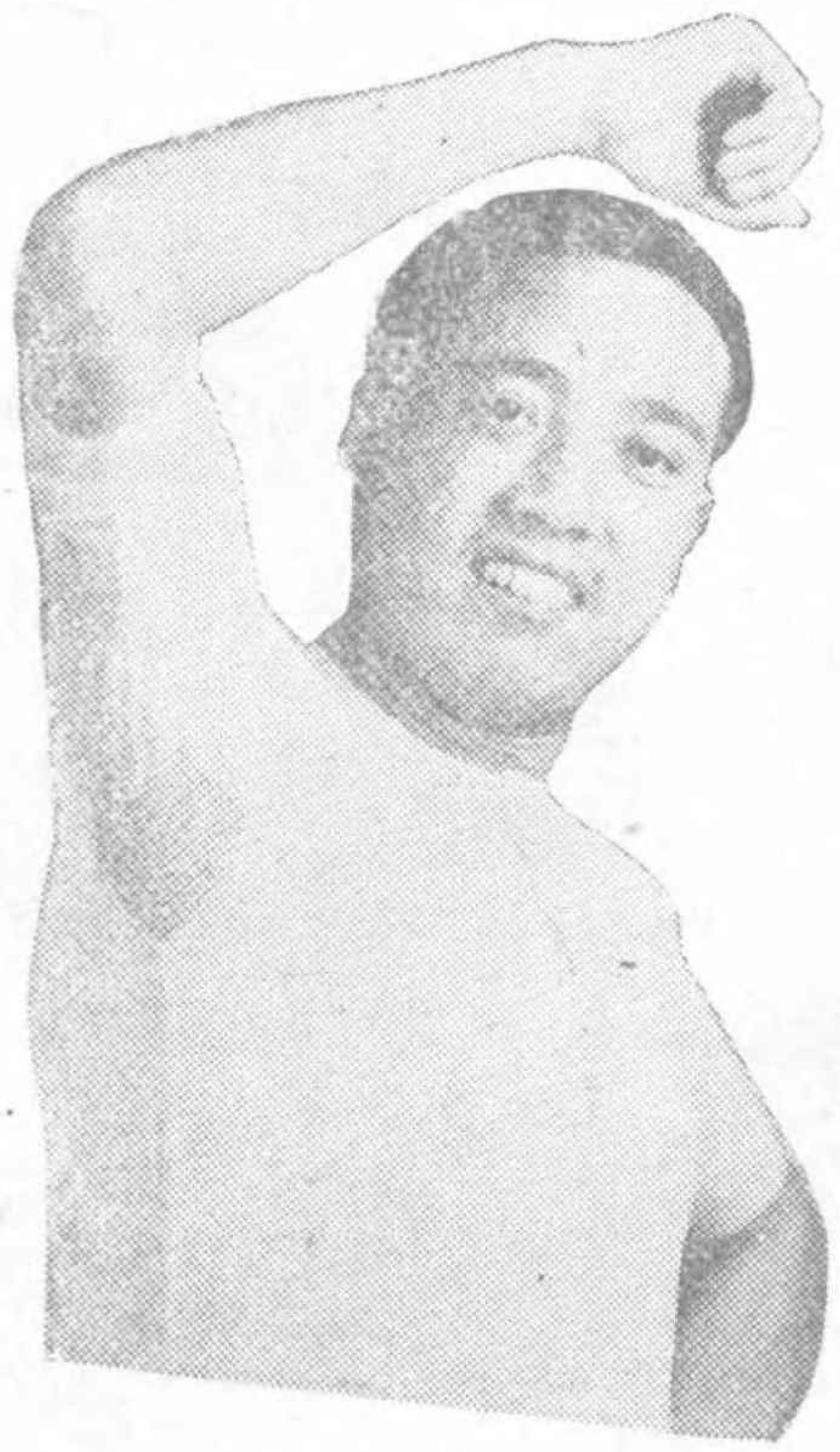
人生祇是一幕悲歡離合劇中的排演者，然而她所排演的角色也太沒味了。

我替她安葬後，特別在兩人的坟墓背後，種了兩株楊樹，作爲紀念，他們生前不能結合，希望他們在地下得以補償他們在人間的缺憾。

今年的清明，清早便微風細雨，我又到公墓去掃墓，那兩株楊樹，枝繁葉盛，樹身合抱交柯，結成了連理枝，我彷佛看見懷白和淑萍在墓前微笑着。

909

金爵牌網胺麻紗汗衫



預測温度贈獎

金爵牌909網胺麻紗汗衫具透風排汗新穎耐穿諸特點爲一般普通汗衫所不及故問世不久已一舉成名兹爲增加愛護諸君興趣起見特舉行預測温度贈獎遊戲辦法列後

預測目標：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時正華氏温度若干？（以徐家匯天文台報告爲準）

參加辦法：祇須剪附猜獎印花用另紙塡明所測之温度及詳細姓名住址蓋章郵寄本埠四川路三十三號四一七號室金爵牌網胺麻紗汗衫預測温度贈獎部收

獎　　品：完全測準者贈金爵牌網胺麻紗汗衫壹打或現金壹千元僅測準整度數者各贈汗背心壹件

凡參加預測諸君無論中與未中概另贈金爵牌網胺麻紗汗衫代價券拾元

截止揭曉：本遊戲至六月二十日截止於七月二十日在新聞報及中報封面揭曉

（獎品及詳細辦法陳列本公司櫥窗）

猜獎印花
（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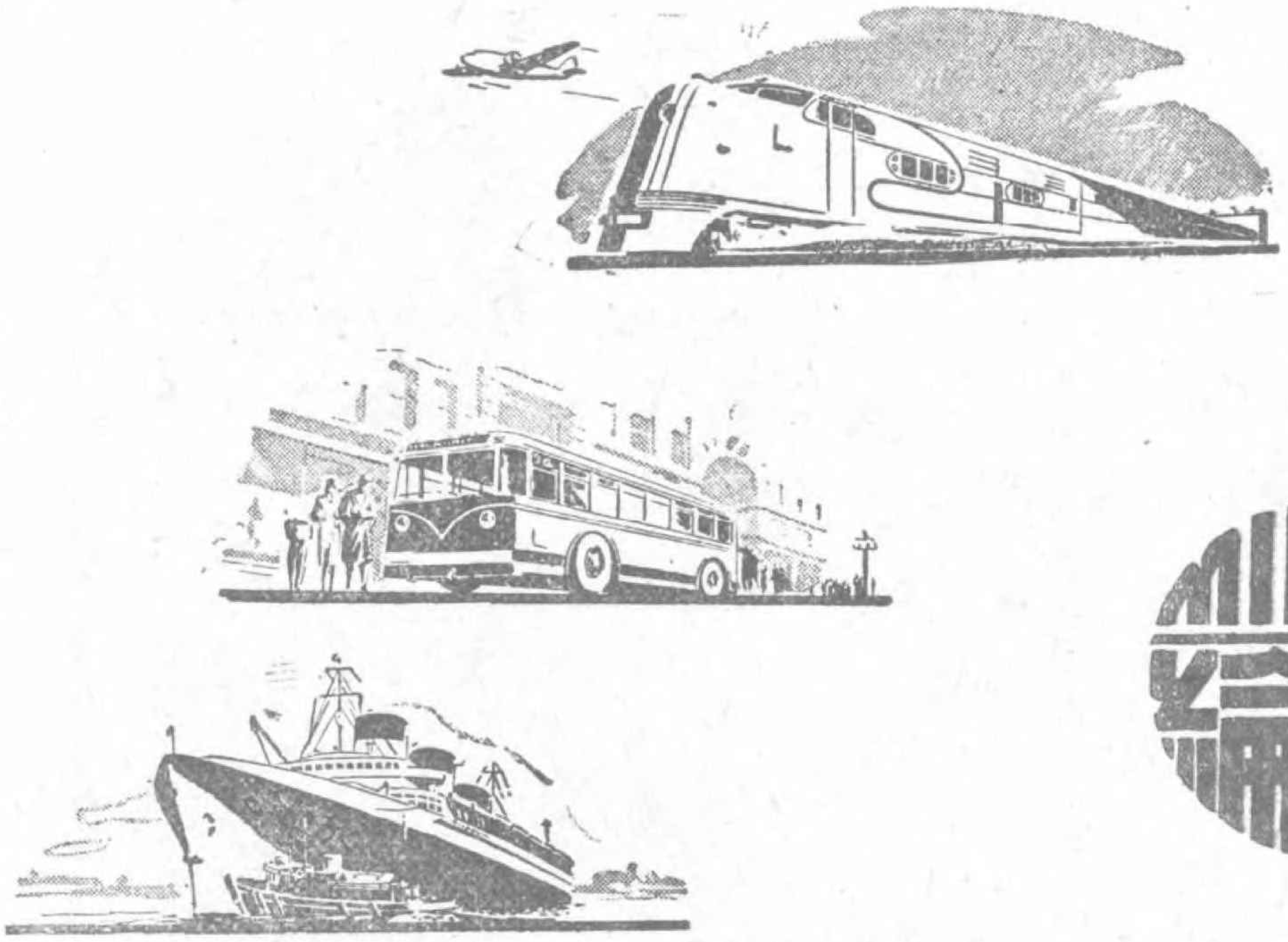
中國內衣公司之首創者

景綸衫襪紡織廠

何時何地不有雨！

居常早出晚歸
出門遠走高飛

應帶一件華貴大方的**美綸雨衣**



美綸玻璃綢透明雨衣，華貴大方，隨身攜帶，輕如無物。玻璃綢雨衣，有各種悅目的顏色，男女老幼，春夏秋冬，無不合用，經濟便利，舒適大方，不漏不黏不垢，豈但是國貨雨衣的權威，全國也就祇美綸一家有這種出品。

美綸的玻璃綢還可以做許多東西，大概說幾樣，像陽傘，窗帘，浴室圍帘，燈罩，打字機套，球拍套，手巾袋，板煙袋，檯布，餐巾，圍涎，尿褲尿墊，牀披，還有月經帶，以及醫院學校旅館家庭各種用件。要做上項物品的，請向本公司購買片料。

美綸雨衣，各大公司均售

美綸防水織物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發行所

圓明園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七八〇九

解決胎兒性別的疑問

·滄一·

是男是女？一聽便知。

當一位太太大腹便便時，不但她自己，就是她的丈夫，公婆，爺娘，每人心裏都會不約而同地存着一個疑問：「是男的還是女的呢？」有的太太因爲望子心切，便在懷孕的當兒去求神許願，希望上帝賜她一個可愛的男孩子。可是，許願儘管許願，嬰兒的性別，却在受孕的時期業已註定，是不能強求的了。

過去，因爲科學還未發達到能預先測知胎兒性別的程度，所以在胎兒沒有呱呱墮地之前，我們絕對地無從猜測胎兒的性別誰屬。可是現在醫學家經多年悉心研究的結果，已能預先測知胎兒的性別，這偉大的發現，的確使做母親的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焦慮與狐疑，我想：對於這件可喜的消息，將要做爸爸或者母親的讀者們，一定是歡迎而且感覺有趣的吧！

男子和女子的心跳速度絕對不同，女子心跳的速度總比男子來得快。醫生假使不從身體的其他部門來探測性別，那末他祇要有一副聽筒，根據心跳的速度，便也可斷定男女之分了。就靠這一點線索，預測胎兒性別的方法便終被發現了！

美國一個兒科醫生經多次的實驗，證實三個月以上的胎兒，心便開始跳動，而跳動的速度，也正如我們成人一樣，男女是不同的，男性胎兒心跳速度比女性胎兒心跳速度爲慢。這位醫生同時發明一種精細的聽筒，用了這副聽筒，再憑醫生的經驗，便可測知母體內胎兒心跳速度的快慢。如果心跳速度快，便是女性，反之，便是男孩子。不過要注意，有了三個月以上的胎兒，才可用聽筒探測性別，如不到三個月，是聽不出來的。這樣，胎兒性別之謎，可以提早七個月揭曉，性急的太太一定樂於享受這科學的新發明吧！

× × × ×

碎錦

歐陽秋

「人生像一場大夢」。第一個說這話的是聰明人，第二個依樣說話的便是傻瓜。

能夠替人家「火中拾栗」的，必定不是一個瞎子。

女人們都愛人家叫她們作狠心的人，男人們在女人面前會嫉妒她的哈巴狗。

世間最可怕的就是「時間」，宅可冲淡一切。摧毀一切，遺棄一切。我們既不知道四千年前的戀愛故事和英雄人物，就是眼前的一切現象，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即成「明日黃花，滄海桑田。」一片幻影而已。

人在極度浪漫時，便失却愛情。因爲只沉迷於物質享受中，根本無法使愛發生萌芽。

大凡聚衆生事的人，多有這樣的情形：磨拳擦掌，嚷打喝拿，而自己却躲在人家背後，事勝了，我當有功，事敗了，不關我事，所謂「英雄好漢」，還是這一類人佔大多數。

中國戲劇的特色，是在於：女人能扮男人，男人能扮女人，『是亦非也，非亦是也。』

△七重天的情趣▽

逸公

花影橫斜簾下月　好風吹起雲鬟　高樓一角暫安閑　憑欄誰索笑　曲處見姍姍
春色未闌荷結綠　碧雲天外暑應殘　夜深絃管却輕彈　人生行樂事　不醉且休還
·右調臨江仙·

仲夏之夜，一切都懶洋洋地，可是一切都含有誘惑性和刺激性的，不是嗎？這季節可眞令人難受喲：每當這個季節的來臨，我們總會想及「心情怎樣安排纔是呢？」出門嗎？夏威夷的山涯水際，儘有許多詩一般的環境，那裏有南國女兒的歌聲，隨風飄送，不消一回便悠然入睡了，可是此際出門又談何容易呢。

現在時序又顯出夏的姿態來了，我們又得預備安排心情的所在了。

都市的夏天晚上，總不愁沒處消遣吧！也許有人會這樣說，但這一個問題，還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夏天我們白天煩夠了，那末晚間的去處，當然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使我們滿意的。

現在這裏有一處值得流連的場所，他們事前替都市的仕女們安排了許多令人驚異的點綴，他們籌備多時，纔表露牠新的姿態，一切的設備都達到了理想的目標，十足表現出物質和藝術的進步，這便是今夏唯一的消遣勝地「永安花園咖啡室。」

咖啡室而以花園為標榜，我們可以想見牠內容的概況了，他們因地制宜，在一層毗連的高樓的廣闊洋台上，闢成一座火樹銀花的夜花園，那裏茂林修竹，百卉雜陳，相隔不遠，有幾座茅亭小築，正中是特式的星型舞池，當着霞初星夜，月地花天的當兒，假定和伴侶攜手入池起舞，那時花影橫斜，人影在地，眞有雖非天上，亦非人間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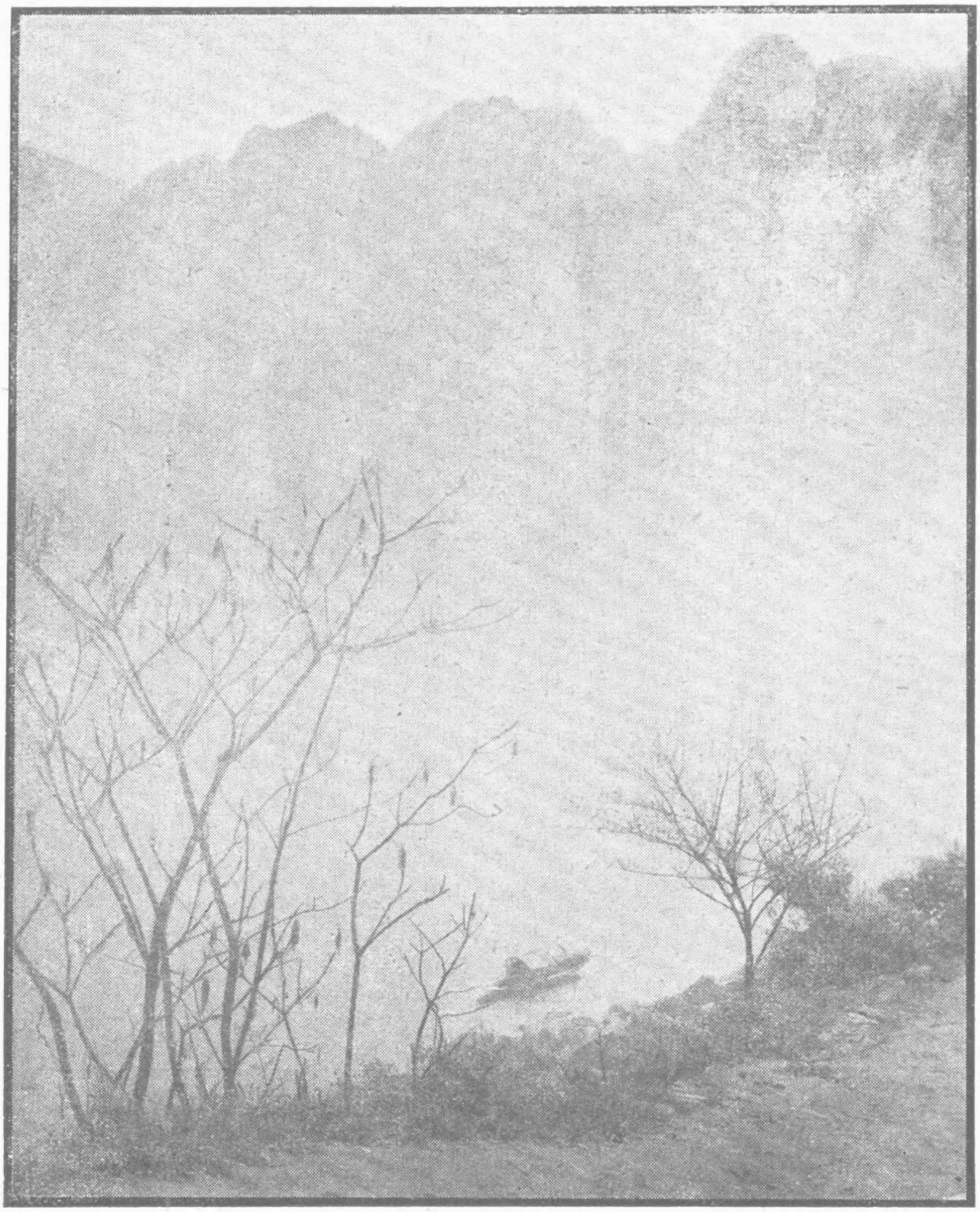
舞罷了，我們需要休息一回吧；在這裏瓊樓高處，薰風南來，我們根本就忘記了炎夏的威脅，我們還可以俯瞰都市的輪廓，因為這裏是七層高樓呢，他們因此特地起了一個「七重天」的雅號，啊啊；多麼美麗而有意義的名字啊！

至於室內呢：地點是七樓全部，左右翼建築成兩座幽邃的房座，這些房座的結搆好像迷樓似的，他們房座外面又有光潔的舞池，每日聘定了著名的樂隊，獻奏爵士名曲，在婆娑起舞之後，進點美酒佳肴；最後是咖啡，咖啡的香味，我們不難想象到的。

一切裝飾和建築，，他們化了整年的時間來研究，所得的成績是富麗，高雅，和舒適，他如男女侍應生的訓練，廚司的選擇，在在都替來賓打算得無可再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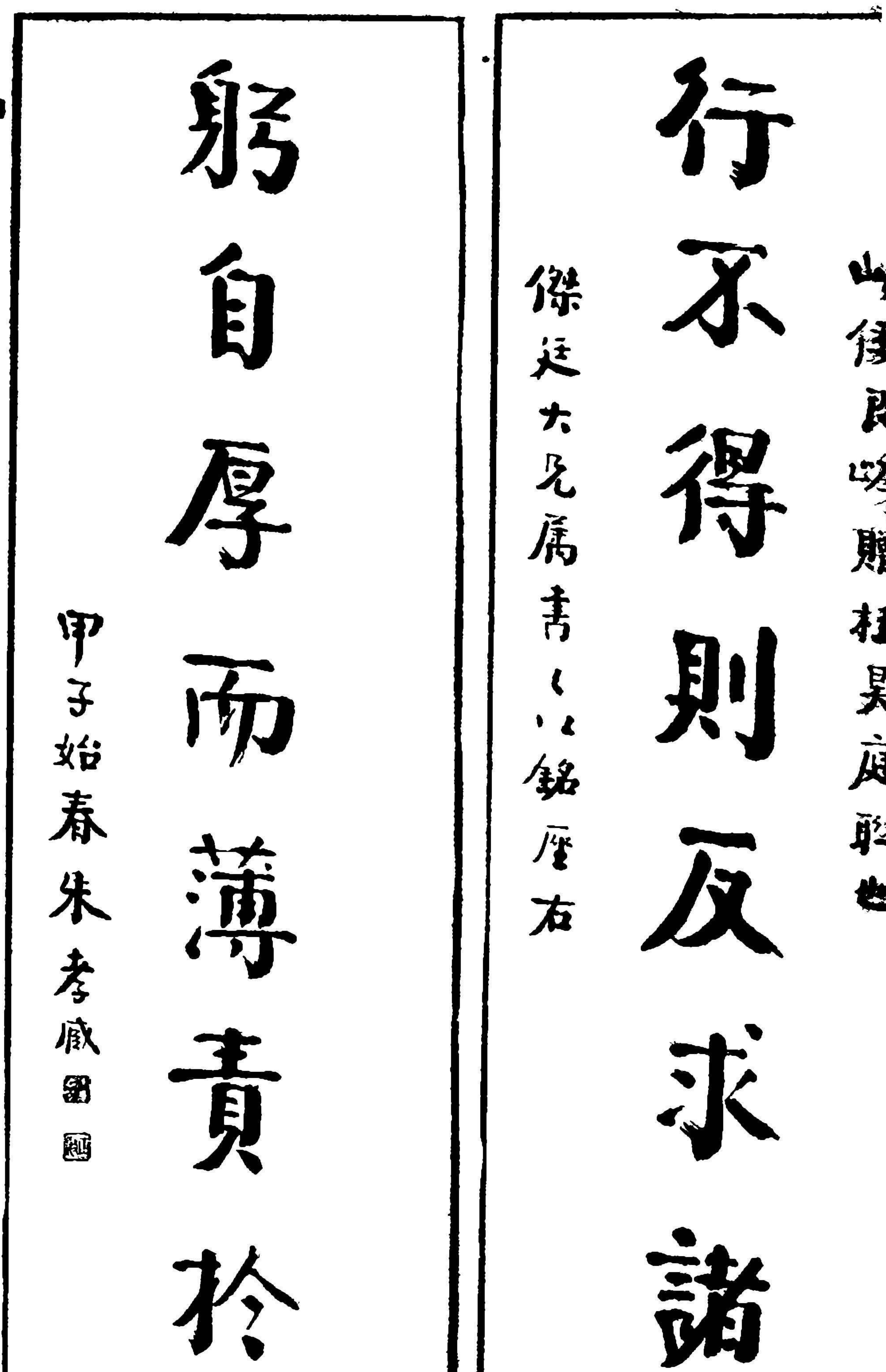
室內無疑地是適宜於四季和日夜的，但眼前是夏季來臨了，我想聰明的時代仕女們，必然地一雙雙的攜手同遊，享受這遠隔紅塵的七重天上的情趣吧！

★　★　★　★



雲林筆意

郎靜山攝



八言聯　朱孝臧書

·傑廷居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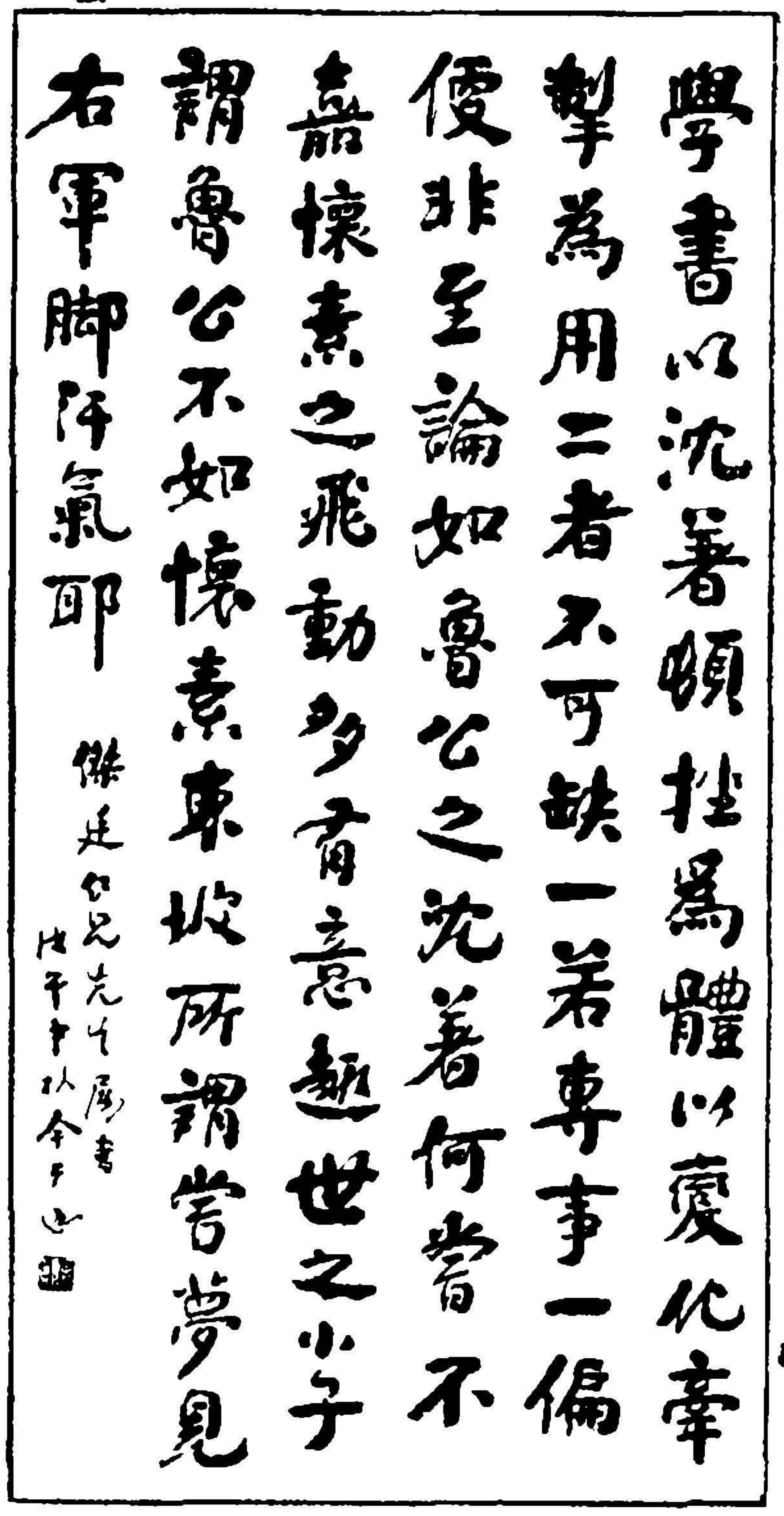
四言聯　大厂居士書

五言聯

梁子貞書

• 臨爽閣藏 •

立軸



佘天遂書

四屏

·趙之謙

杞鞠延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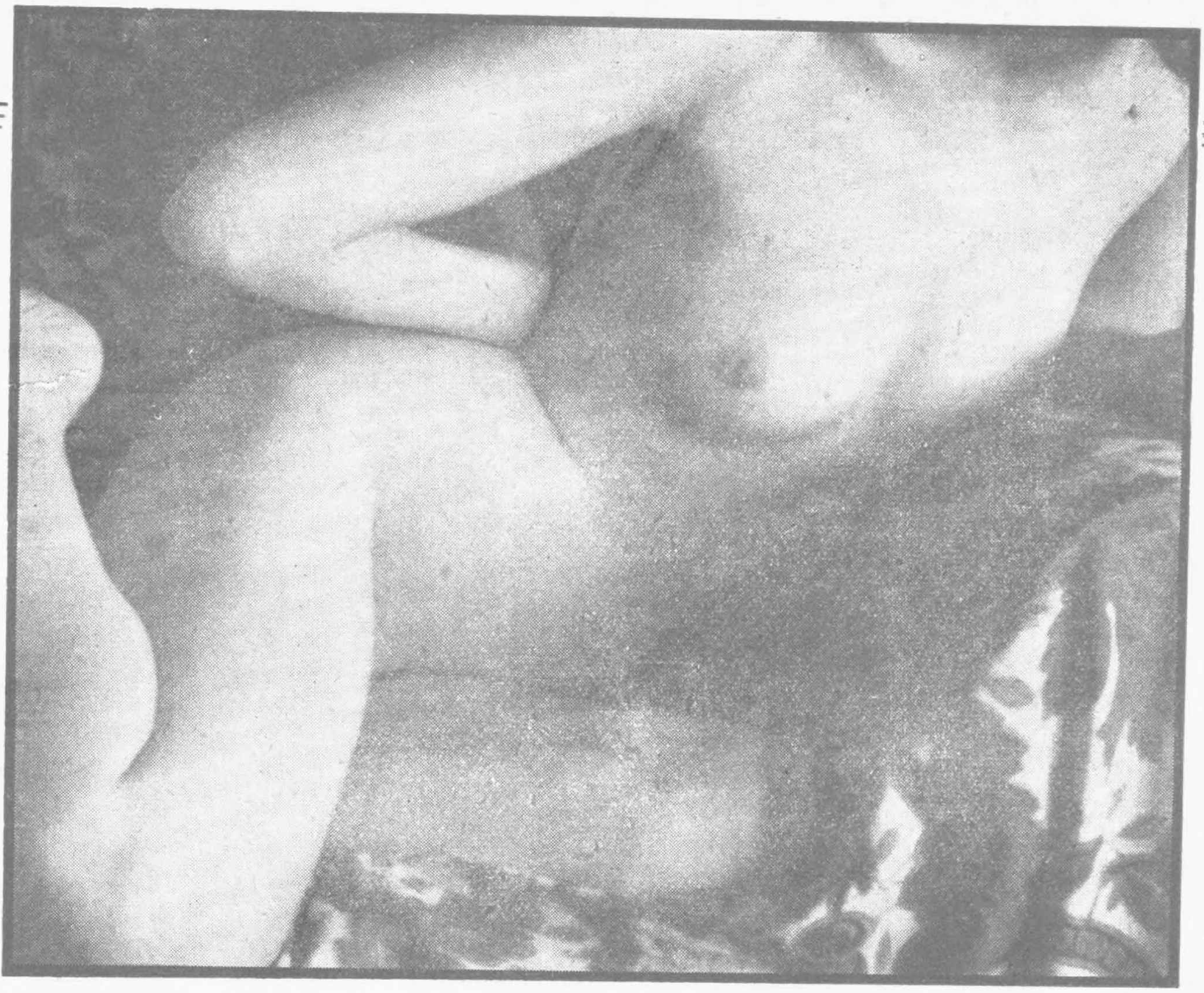
梅花佛手圖

條

· 作

五男二女花吉羊　南極老人應壽昌

非樹非鐵　是二是一　此中眞諦　卽波羅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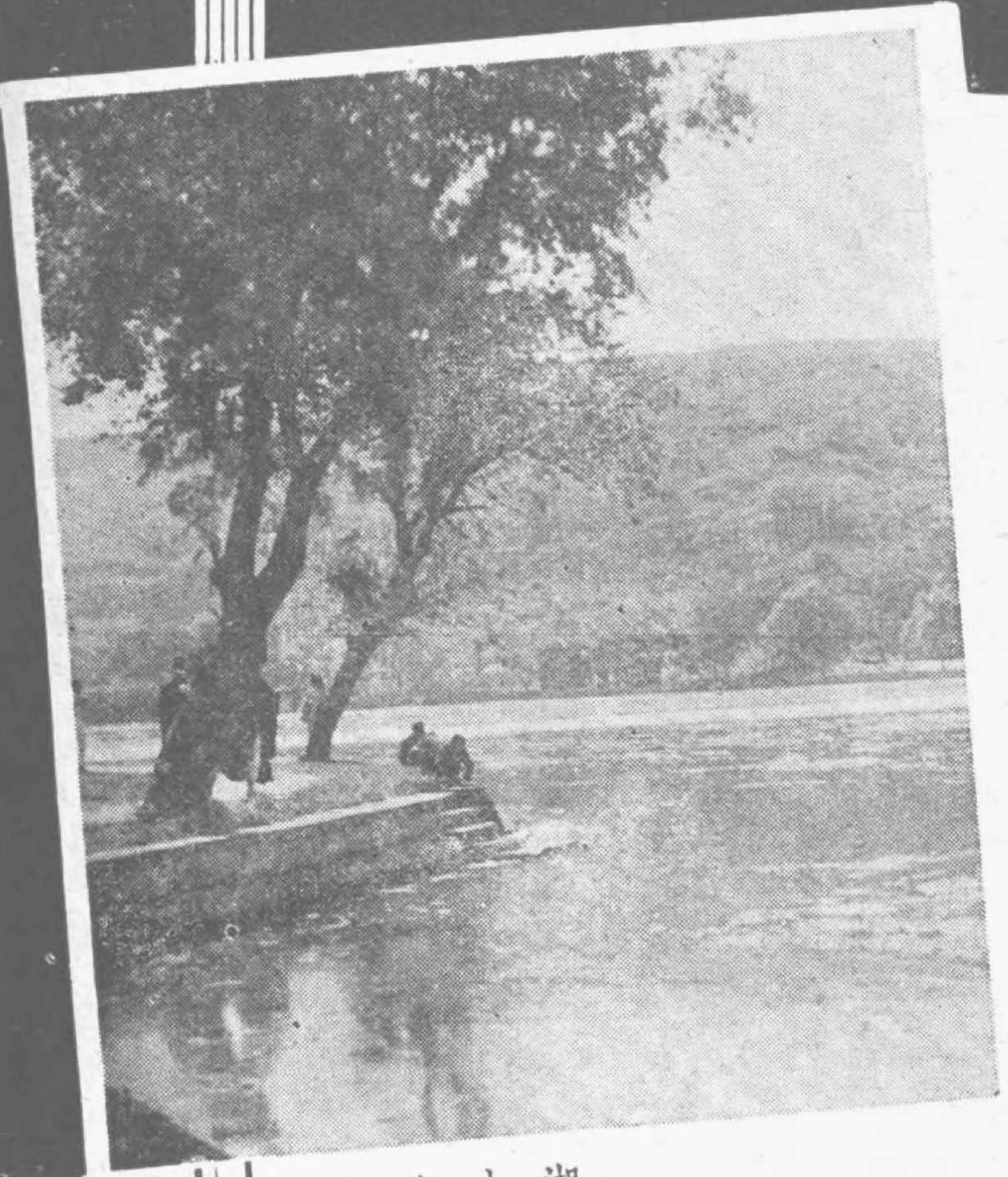


玉潔冰清　　陳傳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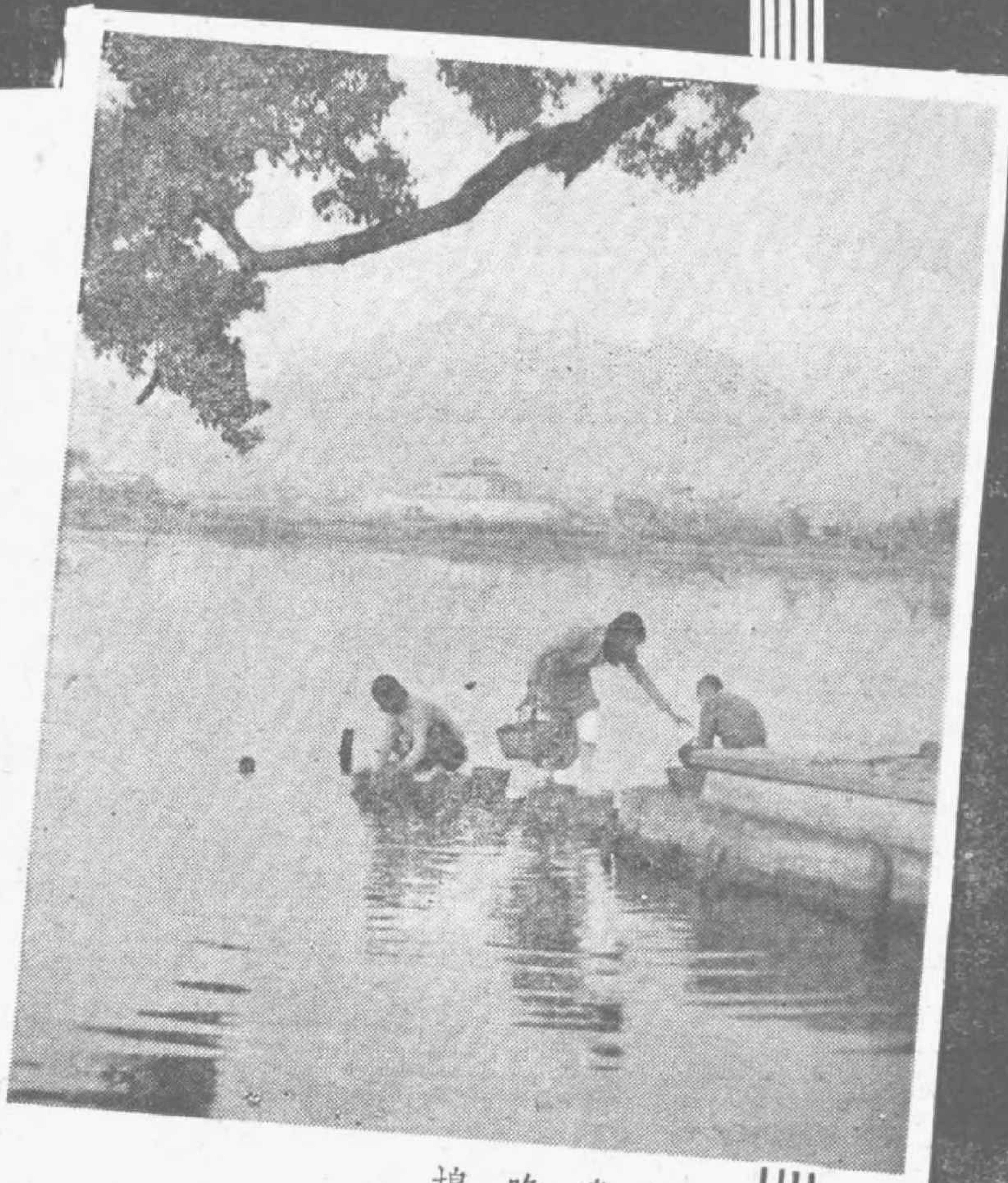
臨溪而漁　　朱有方攝

杭遊偶拾

郭文輝攝



湖山春曉



堤邊晚搗

竹林幽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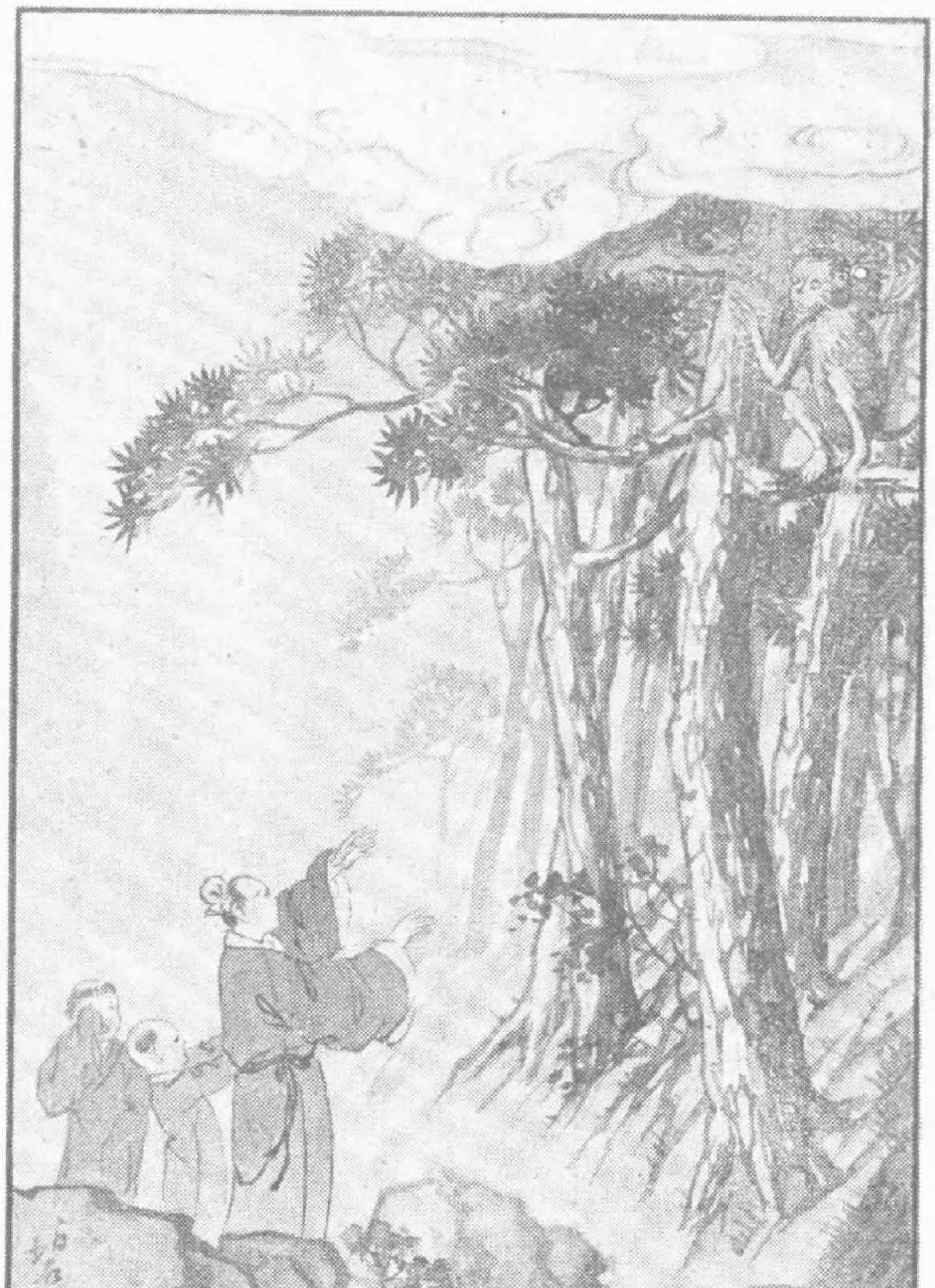
斜陽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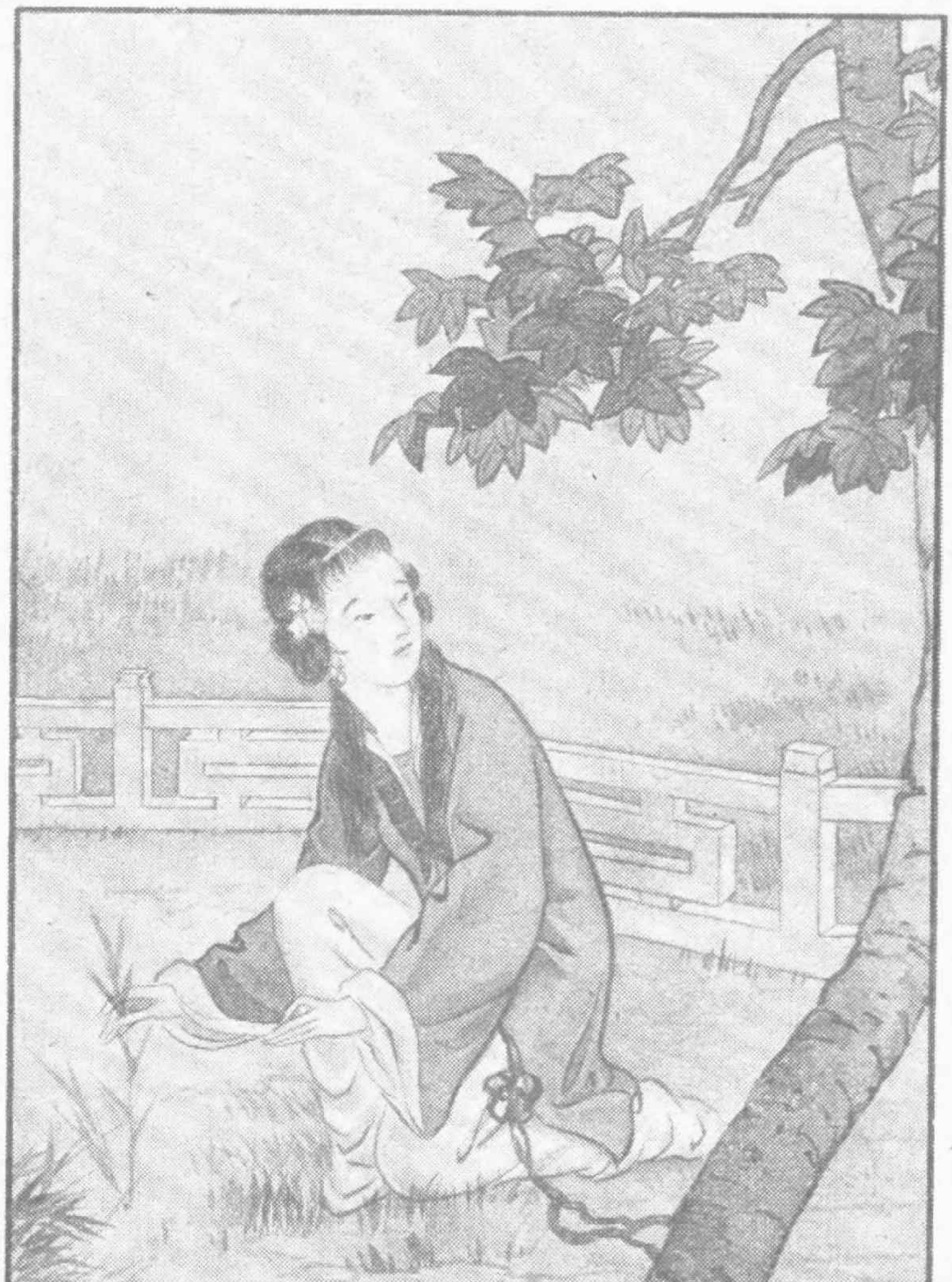
艷異錄

袁氏傳

萬葉編
張碧梧繪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游洛中；至魏王池側，有一大第，洛人指此袁氏之第，恪逕往扣扉；良久，忽有啓閤者，一女子，容光鑑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啓其烟媚，蘭房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處子，潛窺而已，女摘庭中萱草，凝思久立，遂製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遂來搴簾，忽覩恪，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且曰：「小娘子少孤，更無姻戚，現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女子乃去。美艷愈於響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耶君既無第舍，便可還囊橐於此。」恪未室；又覩女子婉麗如是，乃進媒而納爲室。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閑雲，恪止宿其家寢，張生握手密謂曰：「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氣色，妖氣頗濃，未審別何所遇？」恪辭以未有所遇；張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莫不表白氣色。向觀弟氣色，陰陽侵位，邪干正府，眞精已耗，識用漸隳，精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卽此是也。」恪曰：「某一生迍邅，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乎？」授以寶劍曰：「此亦干將之亞，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恪遂受劍，張告去。恪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恪慚顏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袁氏乃大笑曰：「張生小子，不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兇毒，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略安。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紹，遂荐於南康張萬頃，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





曰。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有硤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去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其僧院，若熟其徑者。遂持碧玉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坦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思情後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沈；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謂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驚怛良久，撫二子一慟。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爲貧僧爲沙彌時所養也。碧玉環，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迴棹，更不能任之矣。

紙牌魔術

紫生

（六）有求必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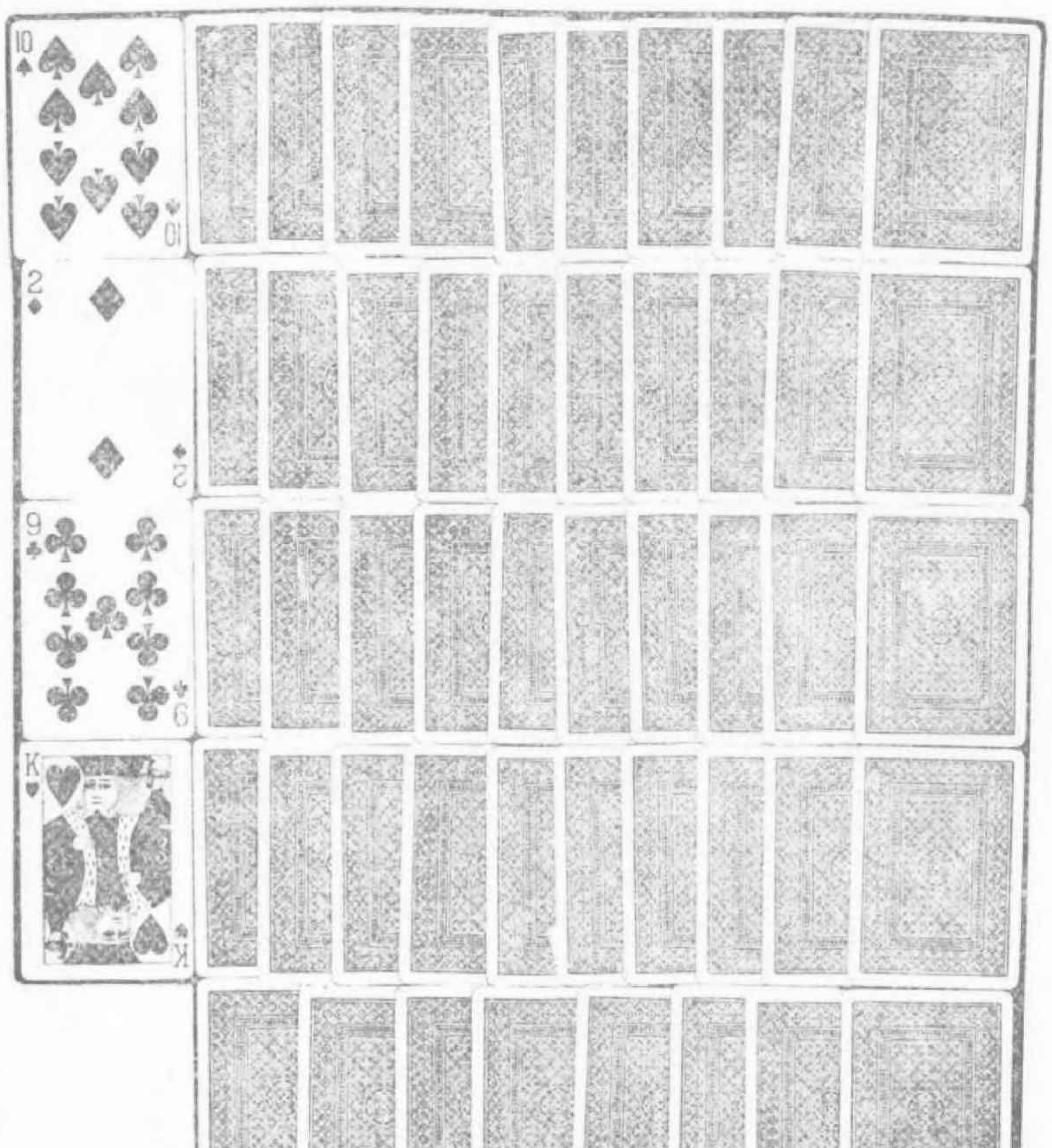
戲法道具：撲克牌全副。

表演情形：表演者手裏拿着一副撲克牌，對觀衆說：「我現在將這副牌分爲四疊，」隨將全副牌均勻地分爲四疊，覆蓋在桌上。又說道：「請隨便那一位觀衆來簽牌，每一疊牌不論簽多少次都行。」

於是由觀衆將每一疊牌逐一簽過數次後，依舊是四疊覆在桌上，表演者就將每疊牌的面上第一張，依次收取疊在手中，後又依次收取第二張，如此循環將全副牌收完後，成一大疊，又請觀衆將全疊牌再簽，亦不論多少次，直至觀衆認爲滿意而後止。

這時表演人手中拿了全副簽妥的撲克牌，兩手放在身後，先取出一張牌來，翻開了正面放在桌上，又在背後的手中取出一張牌來，同樣地翻了開來，放在桌上那張牌的下面，如圖 第一張 第二張 繼又取出一張牌來，放在第二張的下面，最後又取一張出來，放在第三張的下面，成爲直線型的四張牌，如圖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表演者又開始他的說白了：『這四張牌的花，是不同的，我現在再將其餘剩下的牌，完全覆蓋在桌上，你們祇要說出要那種花的什麼牌時，我就可以隨手將你們所要的牌立刻取出來給你們看，這就叫做「有求必應」。』隨將手中的牌，依着第一張牌的右邊派起，（自左至右）逐一派到十張，又由第二張牌的右邊跟着派十張，又由第三張牌的右邊派十張，再由第四張牌的右邊派十張，餘下來的牌，亦是由左至右地派在最底下的另外一行。如圖。



派完後，觀衆祇要指出某種花紋多少點數的牌，他就不假思索地隨手將觀衆所要的牌翻了出來，絲毫不錯。各位讀者你說這套魔術夠神祕嗎？欲知變法，請參閱第（50）頁紙牌魔術揭曉。

球根花卉的栽培法（續前）

秦貽煊

9水仙 Narcissus Tozetta, L. Var Chinensis Roem. 英名Narcissus是石蒜科水仙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暖地的海邊，高一尺餘，葉細長，有平行脈，叢生。冬日自葉叢中抽出花梗，上有苞，早春，苞開則生數花，如纖形。花白色帶黃，有香氣，花被六片內有副冠，杯狀。花是兩性花，雄蕊六枚，子房三室，果實為蒴果，水仙的品種很多，普通有下列幾種：

（一）橙黃水仙 N. Incomporabilis, Mill——原產南歐，葉細長而扁平，花在莖頂單生，花被長橢圓形，水平展開，呈淡黃色，副冠大小適中，呈喇叭狀。

（二）圍裙水仙N. Bulbocodium L. 英名Daffodil——南歐北非原產，葉小僅二三片，葉形如圓柱，中有狹長的溝。三四月間開花，花莖高三寸，頂端開花一朵，色鮮黃，花被狹小，副冠大，呈漏斗狀。

（三）長壽花 N. Jonquilla L. 英名 Jonquil——歐洲原產，高二尺餘，葉很細長，略像半圓形，花型小，叢生，黃色，香氣很濃。

水仙的栽培通常以球根播種，在九，十月間行之，栽植深度約一寸，每個球根的間隔須一寸。先在土中掘二寸深之穴，在穴底放腐熟的堆肥，上蓋細土，再種球根，欲使花朵肥大長久，可在開花的前幾天，施稀豆餅水一二次，本種的水植法可用刀將球根頂部外皮劃成十字形，浸在水中一晝夜，抹去切口的粘液。栽培在盛石卵的水盤中，發根後放在向陽的地方，促其發芽。水仙在花凋後，剪去花莖，不使結實，掘出球根，晾乾，收藏，以備來年播種之用。

10月下香（又名夜來香）Polianthus Tuberosa L. 英名Tuberose是石蒜科月下香屬的多年生植物，原產墨西哥。葉從根端叢生，長二尺內外，夏日在叢葉間抽二尺左右的長花梗而開花，花白色，有單瓣重瓣之分；具芳香，到晚則香氣更濃郁。栽培時宜用砂質土壤，用堆肥法培植，等移植以後，卽能開花，戶外過冬。

11賽番紅花 Zephyranthus Carinata Herb. 是石蒜科玉簾屬的草本多年生球根植物，原產墨西哥。地下有卵形的鱗莖，直徑約六七分，葉狹長像水仙，在暖房中至冬天不凋，一根簇生五六葉，夏日，自最外之葉間抽出一莖，長尺餘，頂端有一二百合形花，桃紅色，極可愛，本種性質強健，可植在花壇，花盆或庭園中，性耐寒，將球根植入土中以後，時時澆肥，至翌春一經移植，就能開花。

12唐菖蒲 Gladiolus Gandaveusis Van Houtte 英名Gladiolus 是鳶尾科唐菖蒲屬的球根植物，原產非洲好望角，其球根為一層纖維質的薄膜所保園，莖高一尺餘，葉呈劍狀，在初夏抽穗開漏斗狀花，花被六片，上方者較大，花色有紅，黃，白，紫等，間有複色的，唐菖蒲種類很多，約有一千種以上，普通園藝上栽培者多半是人工交配種：

（一）G. Childsi——此種是交配種，葉呈暗綠色，花穗約五寸長，莖長一尺半，花色有紅，黃，紫等，咽喉部有美麗的斑點。

（二）G. Nanceianus, Hort——此花是法國園藝家所育成的交配種，花大而開展，花被上有紅紫的斑點。

（三）G. ramosus, Paxi——此種也是雜種，葉端尖，花穗常分枝，花玫瑰色或深紅色，花被上往往混雜白色。

唐菖蒲的繁殖法有播種和分球二種：播種法在育成新品種時採用之，播種期在三月，三年後始能開花，分球法在秋季將附於母球上的子球分離，等來年三四月間栽種之；這法能保持品種的特性不令改變，唐菖蒲性喜日光，故宜植於日光直射的地方，土壤以富含腐植質而排水良好的肥沃砂土為宜，在三四月間將球根種下，種法與風信子相同，每個球根的距離應為二寸，等它發育後，在根的四周施以稀薄的液肥，花凋後剪去花梗，不令結實，到深秋葉黃時，在近根處剪去枯葉，掘取球根，晾乾，收藏之。

13睡蓮（又名子午蓮）Nymphoea Tetragona Georg. Var Augustata, casp 英名 Waterlily 睡蓮科睡蓮屬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根莖在水底泥內，葉自根莖發生，呈心臟形，如橢圓狀，大小不一，基脚缺刻很深，浮在水面，也有展開在空中的，花單生在莖的頂端，花瓣在八片以上，花色有紅，黃，藍，白等，花的直徑自一寸至一尺，萼瓣四片，帶綠黑色，雄蕊很多，雌蕊柱頭數裂，呈放射狀，開花期自六月到秋季，繼續不斷，每日開閉有定時，花凋後，花莖沒入水中，果實在水中成熟，此時應結布袋在花莖上，防其逃逸，種子一經乾燥卽失發芽力，故種子一經採取以後，立卽盛入水瓶，或卽行育苗，睡蓮可分耐冬及不耐冬二類：耐冬性種，原產溫帶，耐寒力較強，概於日間開花：

（一）N. Tetragona Georgi Van Helvola Hort. 英名 Pigmy Waterlily——本種是法國著名睡蓮品種改良家 Latour Marliac 氏將 N. Tetragona 和 N. Mexicana 交配而生的著名品種，葉闊橢圓形，葉面黃綠色，有褐色斑點，葉背紅色，直徑二寸，花淡黃色，

直徑約二寸，浮在水面開放。

（二）N. Alba. L.——本種之葉呈圓心臟形，浮游水面，大者直徑四寸，嫩葉赤紅色，根莖黑色，花白色，萼片四枚，外綠內白，花瓣十五至二十四枚，排成二列或三列，每天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四時開花。

（三）N. Olorata, Ait——本種原產北美，俗稱芳香睡蓮，葉呈圓形，稍帶革質，表面暗綠色，葉背深赤或純綠色。葉柄綠或褐色，花白色，花瓣二十三至三十二枚，呈卵形每天早上六時至正午開花。

不耐多性種，原產亞熱帶，耐寒力較弱，開花期在晨間及晚上。

（一）N. Lotus, L.——本種原產埃及，俗稱白蓮，葉圓形，表面暗綠色，葉背黑色，直徑四寸，萼片綠色，花白色，花瓣二十枚，在下午七時半開花，到明午十一時閉。

（二）N. Rubra Roxbg——本種原產印度，葉圓形，赤褐色，葉裏有軟毛，直徑三至五寸。萼紫赤色，花紫紅色，花瓣二十片，開花期在下午八時至明天上午十一時。

睡蓮的栽培法，在春天先將培養土盛在花盆中，將球根栽植沉在池中，或水缸中，盆中的土應在水面下二寸不到處，注意換水。等它發芽。花謝後，除採收種子外，花梗應摘去，至葉枯萎後，將球根掘出，放在含水的砂中收藏。耐寒性的可留在池中過冬。睡蓮的繁殖，有分株和播種二法，分株常在四月行之，先切斷根莖，長一寸，淺植在泥土中卽活。播種在三四月間，將球根植在水盤中，水量隨芽的生成增加，到已生葉四五枚時，分植在二寸的花盆中，等發育盛大時，再移在較大的盆中。

14大麗菊（又名天竺牡丹）Dahlia Variabilis Desf 英名 Dahlia 是菊科大麗菊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產地是墨西哥，到一七八九年始傳入歐洲各國，本種地下生塊根，莖高三五尺，多斗而柔軟軟，成長時中空，葉對生，羽狀複葉，小葉卵形，自初夏開花直到初冬，開花期很長，花有紅，黃，紫，白等色，單瓣重瓣之分，花形美麗，變化極多，是理想的切花材料，開花後結黑色小果實，大理菊的品種，經各國園藝家悉心研究改良，變種極多，其中較著名的有：

單瓣種

（一）仙人掌型——僅具舌狀花冠，冠端呈不整齊的拳屈，形如仙人掌花。

（二）普通型——僅具周圍的舌狀花冠。

重瓣種

（一）菊花型——花瓣肥厚廣大，稍帶扁平，瓣端鈍圓或尖銳，形如菊花，著名者有『黃金露』。

（二）芍藥型——爲普通型與仙人掌型的雜種，花輪很大，大紅色，瓣端黃色，有黃條斑，盛開時黃色而具紅斑，形如芍藥，著名者有『旭錫』大理菊。

（三）白頭翁型——花的中央成筒狀，花冠很發達，與白頭翁的花相似，著名者如『雪裏燈』。

（四）筒瓣型——花大，花瓣卷縮成筒狀，花朶成圓球型，著名者如『晚霜楓』，花瓣白色，尖端紫紅色。『崐崙白』花朶小而色潔白，『夜光璧』花瓣橙黃色，瓣尖及中心帶紫色。

（五）仙人掌型——花瓣細長，屈曲而卷，很美麗，如『蜀錦花』，外瓣鮮桃紅色，內瓣黃橙色。

大理菊性畏寒，喜排水良好的肥沃砂質土壤。栽培可在四月間選擇排水佳良，日照充足的地方，當作苗床，將塊根栽植其中，每株的間隔最好是一公尺。或掘穴栽植也可，穴的直徑及深度各爲三寸，穴底塡堆肥，上鋪細土一層，再將塊根放入，更鋪以蓋土一層。分根時，應注意勿使根冠受傷，因根冠一有損傷，卽不能發芽，所以在分根時，勿令塊根和根冠分離。在分割以後，將附芽的根冠保持，若一時不易識別，可將連結的塊根，假植在苗床中，等全部發芽後，依芽數再行分割，大麗菊的繁殖，可用播種，扦插，嫁接等法：播種法，是單瓣種和育成新品種時用的，法在苗床中播種塊根，等發生枝葉三四枚時，移植在適當地方。扦插法，卽選擇芽強健而莖充實的，前取二三節，應在近節處拿利刃切取，插在細砂中，時時灌水，不使乾燥，同時並避免日光的直射。嫁接法，卽取無根冠的塊根，除去頂端，插入削成的接穗，拿柔軟的稻草包紮接合部，深埋土中。大麗菊在定植前應施少量基肥，在開花時又應施補肥數次，基肥最好是腐熟的廄肥，補肥則最好是腐熟的人糞尿，每星期行一次。大麗菊在夏季開花以後，初秋時，暫行停開，這時應將宅枝梢基節，留下一二節而修剪之，乘機並施濃肥一次，可使第二次花朶旺盛。冬季開花終了後，可將球根掘起，在日光中曝晒二三日，放在乾燥之土中，置溫暖的地方，勿使凍傷而收藏之。

虛鸞假鳳（續）

原作者：David Manuel.

雷霆 譯

「沒有甚麼關係，親愛的。」我縱許我的眼睛在餐室裏瀏覽了一週。每個人都很抱深望似地望着我們。在最後的一個雅座，牠使我跳了起來。

「那不是賓嗎？」我細聲地向域姬說。

域姬很快的掉過頭來。「好，我將要……」

「且慢！」之後，我們互相投射了一瞥注視的目光。和賓鮑華士在一起的那個女郎是桑黛拉。

「那很好，」域姬鼓起嘴道。「那很可愛。在這兒，我們在製造一些卑鄙的宣傳資料；而在那面，你的女朋友便乖乖地把我的男人搶了去。我一定要給她一點兒教訓。她究竟以爲自己是甚麼人呀？」

「坐下來。或許那是賓從我的手裏把我的未婚妻搶了去也說不定。聽好，」我說「這就是事實強迫我們合作。」

域姬沒有回答。她是憤怒而且煩惱，但是我的程度更甚於她的。她雖然很時髦，很美麗，可是，在那個時候我情願拿她來調換一根小手鎗。

域姬的眼睛烟霧迷茫。這是你做出來的，」她輕蔑地說，「你有意和那個女郎商量好了來拆散賓尼和我。」

「你纏錯了！這對於我有甚麼好處呢？」

「這我怎麼知道呢？像過去一樣，你爲甚麼會做出那些離奇怪誕的事情來呢？」我沒說甚麼，她接着說道：

「喂！想想法子呀！不要儘呆着坐在那兒。」

我叫了侍者過來，訂了一些飲料。「怎麼樣，滿意嗎？」

她顰了一顰眉。「這並不好看，親愛的。」

「我恨你——你……」「這剛好功罪相抵。」

「等到我看見積克‧克勒爾，我一定扭斷他的頸骨。」

我點了點頭，望過去那個雅座。牠裏面空空如也。「鳥兒們飛去了。」我低語道。我站起，之後又坐了下來。

「我想這也不是你的過失吧？」

「這不是鬧嘴的時候。」

積克‧克勒爾走了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哈囉，孩子們，」他說道，「我有些壞的消息要告訴你們。」

「你本身就時常是不好的消息，」我說道。

「這不是我的過失，所以請你們幫我的忙吧，朋友們。」

「究竟是甚麼事情呀？」

「你們不會因此仇恨我的吧，會嗎，朋友們？」

「積克‧克勒爾，究竟是甚麼事情呀？不要再這樣的愚笨吧，」域姬焦急地問道，

他拉了一份『好萊塢記者』（Hollywood Reporter）出來，擺在我們的面前，指着一幅照相。我注視着那報紙，我的口不自覺地張大開來。大聲地，我把牠唸了出來，甚麼著名的作家將要在今天下午在聖他‧白蓓拉（Santa Barpara）和甚麼巴莎丹娜的名交際花舉行婚禮？」

域姬面色轉了青白，我知道我自己也是這樣。這一定是另外的兩個人，」我柔弱地說，「賓尼和桑黛拉剛才還在這兒。」

「當眞他們剛才是在這兒，積克，」域姬說「他們倆個，就在那邊的角上。」

「是的我知道，孩子們。但是如果不是他們，那麼我爲甚麼剛才會聽見賓尼對人家說他要出發到聖他‧白蓓拉去呢？」

「快些，」我說道，「我們一定要阻止他們。」

幾分鐘後，我們便已坐在我的車子裏，在日落道上向着海邊的公路前進。我們把積克留在後面，付清酒菜的賬目。

日落道是很灣曲的，因此很難把車子駕駛得快些。域姬在我的旁邊發脾氣，在用着許多不同的名字來稱呼我。她把她的帽子脫下來，一任她的金髮受狂風吹動。太陽已經下山，反照的夕陽照着她的美髮閃閃地發着光。當我偶而看看她的時候，她會用她那如煙的藍眼睛投射過來一瞥不馴服的目光。

「不要煩惱，」我說，「我們會追上他們的。」直到現在，我還不相信這件事情是眞的。我以爲在我們到達聖他‧白蓓拉時，我們會發現這不過是一個玩笑。但是同時在我的心房裏，却又討厭地升起這或許是眞的念頭來。

我們在海岸的公路上向右轉了一個灣。太陽在藍色的太平洋上面閃耀發光。域姬神經過敏得像一頭貓。當我不爲自己惋惜時，我爲她的遭遇惋惜。但是我知道她對我却沒有這樣的同情。她以爲這全是我的過失。或許是的。或許在托羅卡丹羅的第一個晚上，我的態度不應該是那個樣子。

我們經過馬利布（Malipu）時，駕駛得這麼快，看起來牠好像只是一個小汚點。之後，公路又開始曲折起來，而我駕駛的速度就不得不減低了許多。我們經過了一部車子又一部車子，却總是看不見桑黛拉和賓的影子。

當我們終於到達了聖他‧白蓓拉後，我却又茫然地不知先去那兒好。「你想我們在甚麼地方能夠找到他們呢？」

「噢，我想他們不會去看電影的，那太愚笨了。」域姬巧妙地答道。

我忽然有了一個主意。我看見了一個警察，便停下來問他我們在甚麼地方能夠結婚。他指了一指一間很近的教堂說，那是一個結婚的好地方，因爲正有人在那兒舉行婚禮呢。

當我們轉了灣後，我看見四個人從教區長住宅那兒走了出來。有兩個正在拋擲米花。另外的兩個就是賓和桑黛拉。我把發動機掣了一下。向前進還有甚麼用呢？

域姬和我坐在那兒，完全的沮喪。

「好東西」我喃喃地低語說。

「那個騙人的自食其言的老鼠，」域姬憤怒地說。

「誰？」

「賓鮑華士。還有誰？但是我並不覺得驚奇。因爲我時常的在懷疑他是一隻頭等的虱。」之後，她的淚好像泉水般地洶勇出來。我把車子轉過來慢慢的取道回去好萊塢。我神志沮喪到了不得。過了一會兒，我發覺域姬在譏笑我。

「甚麼事情這樣滑稽呀？」「你。」

「你也不見得和我兩樣呀！」

「我剛在想你是多麼的幸運呀。想想吧！我們倆個都很幸運！」

「你是。」「你也是。」

「噢，我從來就不喜歡她的家庭。」

我們又現在海洋的旁邊了。我把車駛到路的那面，停了下來。

我燃着了一根香煙。域姬眞是太美麗了，我那時在想。

「現在我們所有的：就只有你和我了，」我說。

「如果這是一種安慰。」

「我們去結婚，好嗎？」

「眞的，爲什麼不呢？」

「你在開玩笑吧？」

「不，當眞的不是開玩笑！」

「這不是挺好的宣傳資料嗎？」我說，「不是嗎？」

「或許會是的。我猜想我們如果和他們（賓和桑黛拉）結婚，那麼生活一定不會愉快的，亞倫。」

我傾身下去，吻了她。在攝影場上，我曾經吻過她的香唇幾百次。但是這次却跟以往的大不相同。她緊緊地擁抱着我。

「在你喜歡的時候，你是很好的，」她低聲地說。

「你也是這個樣子。」

「我從前本來時常都是這樣的，除了在你的面前。」

「我時常都喜歡你。」

「我也是呀。但是我從來就沒有發覺你也喜歡我。」她再度和我接吻。

「我們現在就去墨西哥結婚去吧。」

「我很快樂，亞倫；想一想，如果那天晚上在托羅卡丹羅不是那麼討厭，我們怎會發現我們一直是相愛着呢。」

「如果我不？」「是的。」

「我以爲他們的私奔全是我的過失。」

「不是嗎？」

「不，當然不是。那全是你的過失。」

「爲什麼，那不是我的過失！你也知道的。」她發怒了。

但是我也不禁發起脾氣來了。

「聽好，親愛的，」我說，「你覺得我們太閃電化嗎？」

「如果你以爲我要緊的要和你結婚，那你錯了！」

「我也是這個意思。」

我把車開動，車身痙攣了一下。我們倆都因憤怒而激動。

「你不能把車駕駛得好一點兒嗎？」她問道。

「啊！忘記了牠吧！」

那是星期六。星期一我們在攝影場上，拍攝我們新片中的一個鏡頭。那張片子叫做「昏暗的愛」(Love In The Gloom)，但是他們要換一個名字。除了我們是在一個華貴些和複雜些的佈景裏工作以外，一切都和拍攝乙級片子時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正在拍攝一個戀愛鏡頭，坐在桌子旁邊，握着手。我演的是一個畫家；而域姬呢，却是我的模特兒。

「苗茜(Musette)，」我在說「拋棄了這樣的生活，和我一起走吧。我們將要一起去到天涯海角……」忽然間，域姬咭咭的笑起來。我知道爲甚麼。她打翻了一個瓶，假酒正流到我那天鵝絨的褲子上來……「啊，天呀！」我叫道。「克脫！」卡門朗先生叫道。

「你爲甚麼要這樣做呀？」我厭惡地說。

域姬不可抑制地笑看。「這不是我的過失。牠就這樣的倒翻了。這不是很滑稽嗎？」

「你的幽默并不很好。」

「你有着一個弱小的心靈會讓這樣細小的事情擾亂你。」

卡門朗先生站在我們的前面雙手叉着腰。「孩子們，孩子們，不要再胡鬧了。這只不過是一件不幸的意外。」

「這不是意外。她故意弄翻牠的。」

「爲什麼，我並沒有這樣。」她擊了我的手一下。

「哎喲！」我捉住她的手，把她擺到我的膝上。卡門朗先生走來阻擋，他很魯莽地捉住我，把我從椅子上拋下來。域姬跌到我的上面來，她大聲地尖叫道「你不要管這件事！」卡門朗不覺驚奇起來；因爲域姬在向他叫喊。

積克•克勒爾趕過來，扶起我們。

「你知道嗎？卡門朗先生，」我解釋道，「域姬和我已於昨天結婚。」

域姬用玉臂摟抱着我。「他有沒有損害了你，達玲？」

「不，」我說，「不過我想我們還是快點去拿些水來，因爲積克和卡門朗先生都快要不舒服了！」

——完——

影人特寫

瑙瑪希拉

柳絮譯

在數年前六月裏某一天的下午兩點鐘以前，我心目中僅以爲瑙瑪•希拉不過是一位大明星。我對於她極端的崇拜與尊敬；所以就是在我自言自語時，我也要稱呼她爲希拉女士的。對於瓊•克勞馥我可以稱呼她爲瓊妮；對於梅娜•萊則可以稱呼她爲綿尼(Minnie)；但是希拉女士却是十足的希拉女士。

她的片子都是傑作，同時她還是好萊塢交際界裏的紅人。

但是就在那個六月裏的某一天，我發覺我自己在菲賓氏的聖他•蒙尼加(Santa Monica)的海濱屋裏吃午餐；四周圍坐着好萊塢交際界活躍的人們。穿着一件白運動衣而顯得美麗與純潔的希拉女士坐在我的對面。我不知道我怎麼會坐在那兒，我自信這一定是錯誤。她（他）們都在瘋狂似地討論着『親愛的』凱的宴會，但是，因爲我沒有參與「親愛的」凱的宴會，我沒有甚麼意見可以貢獻，因此我便只好把精神專注在我面前的食物。

大概是太興奮的原故罷，當我的刀叉貼近我的羊排時，牠忽然很輕易地向空中飛去，拖着一團青豆不偏不倚地落在希拉女士的膝上。雖然有人用淺銀盆載着一個基督教徒的頭貢獻給她，也不能使她這樣驚奇。我當然難爲情到比較死亡一千次更難過，希拉女士本來可以變成十分忿怒；本來可以立刻回家，把這件弄骯髒了的衣裳換掉。但是她却沒有這樣做。她看了我那受驚的面孔一下，便發出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愉快而歡樂的笑聲。

「這，」她把我的羊排遞給我說，「是我發現的；牠是您的吧？」之後，她向在座的嘉賓道：「我有沒有把我潑翻肉汁在威爾士(H.G.Wells)的襯衫前面的笑話告訴過您們？」

立刻，每個人都說出自己曾經把甚麼甚麼東西潑翻在某人的膝上。可是我却相信瑙瑪從來沒有打翻過甚麼東西在威爾士的身上，或是別的甚麼人的身上；但是我對於她的這個謊話却感覺到無上的快慰。當午餐吃完而我可以回家的時候，我再向她道了一次歉。

「不要把牠擺在心上」，瑙瑪笑着說，當我喜歡一件衣裳時，我時常會買幾件相似的。今天的宴會本來乏味，單調得可怕；可是經過您那麼一鬧，反而鬧出意思來了！

兩個星期後，我受瑙瑪•希拉邀赴她的宴會。當我把在碟子裏的東西管理得井井有條時，她表示出無上的失望。這使我發現她是一個有着幽默的感覺的人。她喜歡戲謔，同時她也喜歡歡笑，她更不知道人們在本來可以愉快地無知覺地遊玩的時候，爲甚麼偏要顯得沮喪與嚴肅。今天我是崇拜她的許多影迷中的一人。每當我吃羊排的時候，便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她。同時，在我自言自語的時候，我稱呼她爲瑙瑪。

第二種惹起瑙瑪注意的方法 第一種當然就是把任何一種肉排倒在她的膝上——便是用頭站着，在一隻脚上擺一隻明代的古瓶，在另外一隻脚上擺一隻路易•哥陀斯(LouisQuartorze)的燈架而不會把牠們弄翻，她對於這些室內的戲法崇拜得很。只要有人給她一點點的鼓勵，她便會把一杯清水擺在額上，睡到地板上去，再立起而不會把清水倒翻。她能夠使銀幣消滅，和其他令人眩暈的小技術。

只有對於戲法，她才肯表演。當人們提議遊戲時，她便是頂出名的逃避者。普通她會躲避到餐室去吃三明治的。

在她自己的宴會裏，她也不喜歡有甚麼競賽或遊戲。在晚餐後，她喜歡邀請幾個樂師來爲她的來賓們演奏。當她們對這些演唱感覺到厭倦時，瑙瑪會邀請她們到她自己的放映室裏看電影的。她酷愛電影，所以每晚要放映兩部；可是她的來賓却不能與她同感而發生厭惡。。她對於電影是這樣的喜好，所以她從來沒有錯過過一次試片。我覺得如果你要知道誰在甚麼片子裏飾演誰的話，頂好的就是去問瑙瑪。

她對於影迷的對她包圍並不感到厭惡而反覺得喜悅。「如果要我簽名的全是紀念冊子，我該是如何地喜悅呀，」瑙瑪會笑着的這樣向你說。「使我頭痛的事便是在支票上簽名，所以我要在一天中把一個月中要我簽字的支票都簽完了。」

爲了一種神奇的原因，她自覺她不喜歡在電話裏和人們談話。雖然在她的最親近的朋友打電話來給她時，她也會對她的女婢或侍者說，「告訴她我正在整理我的頭髮。」……「告訴她我正在跟人作商業上的談話。」……「告訴她我正在接見記者。」……「告訴她我還沒有回家。」……等等。

她的律師和祕書對她很感失望，因爲瑙瑪時常會把重要的文件拋棄掉。沒有顯現的原因——她有着很多的工作等着她做，公司裏等着她去拍戲，理髮師約她去試新裝——她會在一個晴朗的早上決心把她的檯子和抽屜裏的廢物清除掉。(跟普通的女性一般，她把多數的法律文件擺在手絹和襪子裏。)很匆忙地帳單，收據，廢支票，合同，請柬和保險單都會給扔到廢紙簍裏去。最近，她和她的祕書用了幾個星期的時候，找尋一張

重要的關於她的所得稅的文件；其時，她忽然很愉快地記起她自己曾經在上一次的「清除運動」裏把牠送到垃圾箱裏去。多麽可愛的女人！

無論她穿着甚麽衣服，瑙瑪總是全室中頂頂沒有瑕疵可擊的一個。她的面孔看起來是那末的乾淨，好像是她剛曾用香皂和水把牠摩擦過——一個英國鑑定家曾經這樣說過，「瑙瑪・希拉的面孔是這樣的乾淨，你能把冰淇淋從她的臉上拿起來吃。」

她憎恨旅行遊歷地方而情願把她所有的假期舒適地和她的兩個孩子消磨在她那聖他・蒙尼加(Santa Monica)海濱的屋子裏。她喜歡做事先沒有預備的不可預測的事件，跟多數好萊塢紅星兩樣，她酷嗜參與盛大的筵會和演講會——她想這或許是她自己些微的「暴行狂」所致，可是她却不大覺得準確。她本人並不喜歡演講，但是在必需時，她照樣的可以說出動聽的演講詞。

她憎恨會晤陌生的人；如果可能的話，她會竭力避免這樣的場合。她不能容忍一扇開着的大門。在她進來的那分鐘，她會把所有的門關閉起來而把所有的窗戶開啓。她有着大量的朋友，而令人驚奇，親摯的朋友却只有很少的幾個。曼兒・奧蓓是她最親近的摯友；所以當曼兒在好萊塢時，瑙瑪和她必定是出入相偕，形影不離的。

銀幕上享有着最漂亮，最完美的側面的她是在一個八月十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奧(Montreal, Canada)郊外的西山(West Mount)出生的。如果要準確的話，那是在告羅士威那街(Grosvenor Avenue)的五零七號裏。她有着一個現在已是電影導演侯活荷克士(Howard Hawks)夫人的姊妹——亞托爾(Athole)；同時還有一個是美高梅公司主要收音師的兄弟——陶格拉斯(Douglas)。她身裏混和着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三處的血。她的曾祖父——詹姆士・希拉在一八四三年從蘇格蘭來到蒙特利奧地方創設希拉建設公司。在瑙瑪出生時，瑙瑪的父親是該公司的總經理。

在她八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堅持主張瑙瑪學習音樂；起初她竭力反對，可是不久後她很驚奇的發現自己情願每天用上兩小時來練習，而且還抱着一顆成功鋼琴名手的決心。當她父親在蒙特利奧的商業爲世界大戰波及而失敗時，她的母親覺得她那兩個有着摹做他人的天才的女兒一定可以轟動紐約，因此便決心爲她們在舞台找工作做。她們把她們的家用披亞娜(piano鋼琴)賣掉，而把這筆款項用作旅費。

在那時剛巧十四歲，瑙瑪永遠不會忘記她第一次的來到紐約。「紐約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經驗，」她說。「我們在第九街和第五十二街租賃了些便宜的房間。鋼架火車時常好像龍一般的怒吼着經過我們的窗戶；所以在開始的幾個晚上，我們簡直不能入睡。我們在空的鐵礶上面燒咖啡而在行李上面擺設我們的早餐。甚麽事情都是那麽奇異的。但是，雖然這樣我們並不感到沮喪；而且我們還有煩惱呢；那就是，我們三人中沒有一個是有舞台經驗的。」

在紐約的第一年喚醒了她們爲迷夢。在那個時候，現在能夠像魔術似地開放門戶的瑙瑪・希拉的大名却不能惹起任何人的同情或注意。那時牠沒有開啓過一扇門。雖然後來她終於會晤到了歌舞大王齊格飛(Ziegfeld)可是他怎樣的對瑙瑪說呢？他說：「你不會跳舞，也不會唱歌，而且年紀也還太少呀。」紐約的每一個監製人對瑙瑪的判斷都是這樣。這使得她下了一定要在舞台界謀得一席地的決心。當瑙瑪下了決心時——她有着我以爲最偉大的決心——你們等着瞧罷！

當她們稀少的款項差不多用完的時候，瑙瑪和亞托爾找到了她們的第一份工作，每天五元錢，在一個蒙維儂山(Mount Vernon)拍攝影片的製片公司裏充當臨時演員。在今天瑙瑪乘坐着最時髦新式的汽車到公司裏來，在一間寬大而奢侈的化粧室裏化粧，在那兒論打的人跑來跑去，侍奉着她，而且嘴裏總是說：「是，希拉女士。」但是在那些日子時，幷不是這樣。

「我們在黯黑的冬天早晨，很早的便要從床上爬起來，」瑙瑪說，「把簡單的早餐狼吞虎嚥下去，便趕往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在那兒我們乘坐積雪的火車出發到郊外的公司去。我們的化粧室是一間有着許多小縫的長房間，冰冷刺骨的寒風不斷地從那些裂縫裏吹進來。我們從別的女孩那兒借到了凍結了的油彩和凝厚的粉紅色的實質，而用冷硬的手指把牠們塗到面上去。男女主角們在那時是不負責的。有時我們整天的坐在那兒等待着他（她）們，在化粧室裏打着冷顫看着分鐘溜走了而成爲鐘頭。有些時候他們會來也不來的。」

但是她們的工作雖然並不容易而且報酬菲薄，但是瑙瑪和亞托爾却得到無上的安慰。因爲她們現在可以這樣的對每個人說：「我們也有經驗了。」

在他的第二部片子裏"The Flapper"和奧利夫・湯馬斯(Olive Thomas)配演的，瑙瑪得到了一百元一星期的龐大數目——僅僅因爲她有請求得到牠的勇氣。幾個月過去了，她終於能夠在李琳・甘許(Lillian Gish)的"Way Down East"裏得到了一個臨時演員的角色。她覺得這是她的機會來了。

因爲"Way Down East"的導演偉大・禾克・古利費夫(David Wark Griffith)是一個明星製造家。最後瑙瑪終於設法惹起了他的注意而請求他讓她有一次銀幕試驗。但是那個偉大的古利費夫笑着向她說：「如果換了我是你，我便趕快回家。你的那對愛爾蘭的藍眼睛怎麽能上鏡頭呢？」瑙瑪那時失望的情形眞是太難描繪了。換了一個決斷力薄弱的女子，她一定會灰心而從此不再奮鬪的。「我一定要做給他們看。」她在竭

力忘却了這次恥辱後這樣說：「我一定要做給他們看！」

但是，那時她們渺小的儲蓄漸漸減少，希拉先生和陶格拉斯，又都不能再寄錢幫助她們，因此，她們母女三人便決定如果要捱肚餓的話，那麼在家鄉總比在外面來得好。可是在她們還沒有回到蒙特利奧瑙瑪便接到一封她代理人打來的電報，那是報告選任她充"Pink Tights"一片中的主角的消息（因爲原來的主角賭氣走了）於是她和她的母親便即時趕回紐約。

但是那個紅星的脾氣發過後，便用理智戰勝了感情而重新恢復工作，因此，瑙瑪在紐約城裏又重當到了失業的苦杯。不久後她在電影院裏找到了奏鋼琴的工作，同時注意徵聘廣告；最後，當她用到還只有一毛錢時，她在一個商業攝影師那兒找到一份工作。從那時起，事情漸漸順利起來。

之後，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有一天，在紐約環球影片公司裏的公務人員忽然接到從好萊塢環球公司裏打來命令他們聘請一個名叫瑙瑪・希拉的女子的電報，這使他們驚奇得很。在電報的末尾，簽着愛爾榮・沙路堡(Irving Thalberg)的名字。

瑙瑪從來沒有見過愛爾榮・沙路堡也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因此當環球從她的代理人那兒找到她時，這張電報對她簡直是一個神秘的謎。（幾年後，瑙瑪知道了沙路堡先生曾在"The Leather Pinhers"試映時看過她的一點表演後，便把她的名字記在備忘錄裏，因爲她覺得瑙瑪是潛伏着的紅星資料。）紐約的環球辦事處的人員很坦白地告訴她說，她們從來沒有聽過她的名字，但是因爲「上命差遣」所以才來找她。

當她的代理人爲他經營與環球訂立合同時，另外一件令人驚奇的事發生了！夏爾洛芝影片公司(Hal Roach Compang)在紐約的辦事處請她訂立在好萊塢拍片的合同。她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爲他們要她改變她的名字。在她還在爲這事覺得驚奇時，她接得美高梅的路易梅耶(Louis B. Mayer)請她拍片的請求。

她覺得一定有人在和她開玩笑，但是，在紐約的美高梅辦事處，跟環球以往一般驚奇，證實這些都是十分眞實而且合法的。梅耶的貢獻是薪金每星期一百五十元，遠高於其他的兩個貢獻，而且還供給她母親和她同到好萊塢的旅費。她在合同上簽了名，一種恍惚的狀態中，她出發到好萊塢——她夢想中的城市去。

四天後，她第一次進入好萊塢，沒有傳達，也沒有宣傳。在那兒，沒有攝影記者，也沒有人拿着花兒來迎接她。可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便沒有再遇見過這樣的事情。

當她第一次看見愛爾榮・沙路堡時，她誤會他是一個辦公室裏的侍役。後來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時，瑙瑪感到忸怩不安而很快的把她自己在東方的工作經過告訴了他。在她說完後，沙路堡感謝她的降臨而且還用開玩笑的口吻說：「我們將要在公司需要你時給你通知。」

在之後的幾個月裏，她很少會晤到沙路堡。看起來，他們好像並不急於要她拍片；這對於一個野心的接連有着三片公司請她拍戲的女子多少是一個打擊。因此，有一天，她等得有點不奈煩起來而向沙路堡說：「沙路堡先生，你要知道我不一定要接受你的貢獻。因爲在我接受你的貢獻以前，還有兩個別的呢！」

「你有一張環球公司貢獻給你的合同，是不是？」他說接着便把手放到臉上去來遮掩他的笑容。

瑙瑪很驚奇地點了點頭。

「同時，另外還有一張夏爾・洛芝(Hal Roach)的。」他繼續說。

「一些兒也不錯，」瑙瑪十分驚奇地說，「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知道因爲牠們都是由我發出的，」愛爾榮・沙路堡說。

從此之後，瑙瑪便停止裝腔；她的態度完全改變過來而把精力用在改進自己銀幕的表演上面。藉着她的才能，她慢慢地爬上明星的寶座。

在她到達好萊塢三年後，愛爾榮・沙路堡——公司裏的製片主任才開始對她表示出私人上的情感。在一個晴朗之日，當她在化粧室裏休息時，電話響起來，沙路堡先生的秘書詢問希拉女士肯不肯陪着沙路堡先生一同去看卓別林新片的試映。希拉女士感覺到無上的喜悅。一年後，他們結婚而還移到瑙瑪現在還住着的聖他・蒙尼加的海濱的屋子裏，在那兒，沙路堡的死亡爲他那心碎了的寡婦，那兩個幼稚的兒女，他很多的朋友和整個電影界所哀悼。

在他死亡的前一年，瑙瑪在有一次的記者訪談中會這樣說過：「我覺得沒有能夠和有着一個愛情的故事和事業混和的經驗比較更有趣的事情。同時我將要永遠感謝一個認爲我能演戲同時能夠成功賢妻良母的人。」

騷齋散記

介翁

鄉人某甲，性懦，平居一切不煩其心，惟委諸天命耳，其子偶病，甲殊不著意，病日篤，死焉，甲語人曰。此中有定數，迨天命也，一年後其女又病死，甲仍委諸天命如故。

甲所居室，殊湫隘，或勸之曰，室小人多，火患堪虞，盍請遷居，否則宜少留意，甲不聽，卒遭回祿，嗟乎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又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不戒歟。

斷簡零紈

陳念雲

王西神善作楷書及篆書，而不工草書，偶書草聯，率鈐「草草勞人草草書」一小印，所以誌歉云。

龔翁爲吾友唐子鎮支書手冊，署名曰「四禪天凡夫，」或謂係出自佛經上語。

謝靈運云：「天下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戚飯牛題錢塘陳蝶仙栩園叢稿云：「世界之藝共一尺，陳蝶仙獨得七寸，乃子小蝶，可有一寸，餘二寸萬萬人均分之。」

趙古泥粥藝不備潤格，人或詢之，卽爲鈐一印，印文纍纍，書畫篆刻之潤直詳列焉。亦屬別開生面。

徐仲可晚年患遺溺，往往淋漓盡致，深以爲苦也，尋讀王湘綺日記，有昨夜遺溺云云，乃笑謂「壬老眞吾同道也。」

陶冷月比來忽蓄鬚，於思於思，名之曰「耻鬚」云。

趙眠雲性懶散，友朋致書，輒久稽不作覆，有一印云：「慣遲作答愛書來」常鈐用之。

程瞻廬居吳門葑谿十全街，紙帳銅瓶室主戲呼之曰「十全老人」。

何海鳴署求幸福齋主，人多知之，一字孤雁，又一署曰衡陽一雁，則知者較少。

姚民哀有別署曰「小妖」，又曰「鄉下人」，殊別致有趣。

陳靈犀愛貓，故顏其樓曰，「貓雙棲樓」，又署「先生閣主」，不知何典？

趙煥亭不肯生原稿，咸字細如蟻足，陳靈犀亦然。

丁慕琴患耳病，與人談，必用聽音器聽之。

鄭逸梅嗜食帶魚，周瘦鵑嗜食糖果。

陶冷月嗜捲烟成癖，一度戒絕，近則改吸板烟矣。

若瓢和尚蘭竹畫直，用西式紙打字機打成，鈐以「若」字「瓢」字白文二印。

朱瘦菊是長子，有一丈青之號。

王小逸嗜食粢飯，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概，徐碧波喜啖蘇州五香豆，有豆王之號。

畢倚虹任時報筆政時，又執行律務，名爲畢振達，有自備汽車一。

朱大可有一得意女弟子，卽飛行世界各國之李霞卿。

顧明道爲眉語雜誌寫香豔小說，曾化名梅倩女史。

倪高風愛紅豆，尒其館曰：「萬紅豆館」。陶壽伯精治印，名其樓曰「萬石樓」，又自署曰：「萬石居士」。

王錦南嗜鷄，日必進食，在游戲世界撰稿，曾署「曾食越鷄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七羽客」，周瘦鵑喜啖暹羅蜜橘，仿錦南署「曾啖暹羅蜜橘十萬八千枚客」。

陳栩園自署「天虛我生」，抑何謙虛，鄧春澍自署「不虛生，」却極豪放。

蘭言室詩草

吳克勤

逸梅先生來函，囑轉向克勤索稿，擬刊諸永安；奈渠病心已九閱月，迄今猶腰脚未健。余既不忍强其握管，而逸梅先生懇摯之情，亦何能辜負！因於其廿年前舊作蘭言室詩草中，選出若干首，聊以塞責。幸全部均抒情寫景之作，當不致貽明日黃花之誚也。一九四三，五，五，伯攸附識。

▲風夜（譯英人詩）

月兒星兒都消沉了，
風兒也怒吼起來了；
整個兒的夜色被着了露珠的黑外套籠照住了；
一個靑年騎着馬在那裏徘徊馳騁。
夜深燈熄的時候，
爲甚麼他還不住奔跑？

★ ★ ★

樹林被撼得怒吼起來了，
帆船也在海中蕩漾不定。
他的鞭聲，
一高一低地在大路上抑揚；
他來時有這鞭聲，
他去時也有這鞭聲。

▲新人

我甚麼都可爲她犧牲。
前妻的兒女，
是我親生，
奈何年靑貌美的新人，
總是不能容忍他們？
我爲了年靑貌美的新人，
只得蒙蔽了心兒，
眼看着無辜的兒女，
去供她蹂躪！
我甚麼都可爲她犧牲，
只求她不嫌我老而多病！

▲見校中僱用Model有感

若說人體美應使在大衆面前表現的，
爲甚麼又要用衣服去遮蔽牠呢？

★ ★ ★

老師們呀，
美的同學多極呢，
爲甚麼要去僱用貧家的女孩子來給我們寫生？

★ ★ ★

美的同學怕羞嗎？
爲甚麼貧家的女孩子不怕羞呢？

▲騎馬的人（譯英人詩）

一個騎馬的人，
在小山上馳騁；
那瑩潔的月兒普照着，
夜色分外的寂靜。
他的胄甲是銀的，
他的面龐是灰色的，
他騎的馬是象牙的。

▲最後

此刻我又想訴說我的痛苦給她聽，
可是，盡力嘶喊着，
也不能送這些聲浪到她耳鼓裏。
唉，她到那裏去了？

★ ★ ★

要發洩的話，
終於要發洩的；
還是寫在紙上，
寄去給她吧！
可是，好像有人在告訴我說！
「她已不在人間了！」
唉，叫我寄到甚麼地方去呢？

★ ★ ★

母親呵，
我們還是夢裏相見吧，
今天晚上，我當早早睡去，
求你不要再使我流失望之淚啊！
母親……………

紙牌魔術揭曉

這套魔術，是一個固定的算術。

我們在未表演之前，必須先做妥預備工作：

所謂預備工作，是先將全副牌分爲四種花，十三張爲一組，然後再將各組的點子由A至K順着理齊。（必須牌面向上放A，在最底下，K在最面上。）

排妥後，將牌疊爲全副一疊，預備工作就此完畢。

表演開始，將牌分爲四疊時，要留心是否十三張一疊。

觀衆簽牌時，須注意必須一次簽好，不可當中抽出，同復原狀後，再簽第二次，這不需要向觀衆說明的，祇要當一次簽過之後，表演者幫同疊同原狀就得。

在四疊牌的面上，每疊一張循環收取時，須注意不可亂收，必須按着次序。（即由左邊起者必須由頭至尾爲從左至右）

至於放在背後取出四張不同花的牌，不過是對觀衆一種過門，並無關係，祇要在背面把第一，二，三，四張取出就是了。（注意由上至下）

分派剩餘的暗牌時，必須由第一張明牌右面自左至右派十張，再由第二張明牌右面派十張，次序必須一律自左至右。

關於算式，則必須先記住一個固定的標準數字：這就是四張「明」牌由下數上，列爲「○」，「一」，「二」，「三」，四個固定的數字。如圖：

牠的算式是：「拿同花的「明」牌點數減去觀衆所需要那牌的點數，把得數乘四，再減去標準數字，得數多少，就由第一排自左至右數至第多少張即得。

假定明牌是「2」，而觀衆所要的是「9」，「2」不足減「9」則將明牌先加「十三」再減「9」，然後照前規定同樣算法，即得。

舉例一：『觀衆要的是黑桃子「3」，則我們就可以拿明牌的黑桃子「10」減去所要的「3」，然後乘「4」，再減去標準數字「3」。

算式是：10－3＝7，7×4＝28，28－3＝25。

我們就可以知道第三排的第五張就是觀衆所要的「黑桃子「3」了。』（見圖）

舉例二：『觀衆要方块頭「J」，但明牌的方块頭花是「2」，「2」不足減「11」，（「J」作「11」點計）則先加「13」，成爲十五然後減「11」，乘「4」，減標準數字「2」。

算式是：2＋13＝15，15－11＝4，4×4＝16，16－2＝14。

我們就可以知道第二排的第四張就是觀衆所要的。方块頭「J」了。』（見圖）

舉例三：『觀衆要紅鷄心「2」而明牌的紅鷄心花是「K」，（「K」作「13」點計）就拿「13」減「2」，然後乘「4」，再減標準數字「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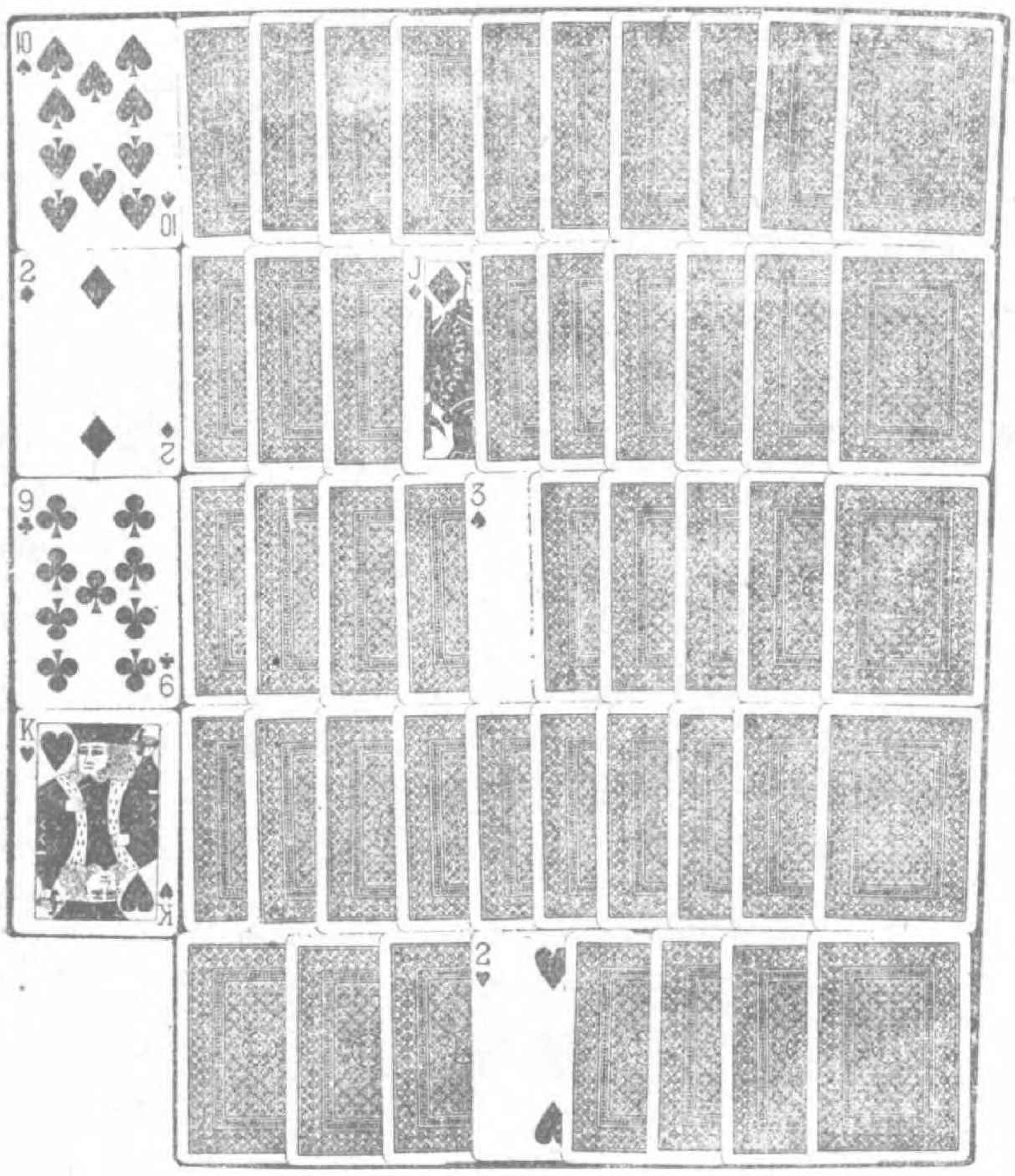
算式是：13－2＝11，11×4＝44，44－0＝44。

我們就可以知道第五排的第四張就是觀衆所要的紅鷄心「2」了。』（見圖）

其餘以此類推，百試百驗。

注意一：「J」作十一點，「Q」作「十二」點，「K」作「十三」點，「A」作「一」點計。

注意二：本篇所刊之圖，因製版關係，「暗」牌均相連疊住，假使表演起來，儘可逐張離開，以便易於數牌。



3

2

二

0

"百雀羚"

◎滋養細胞◎縮小毛孔◎

◎柔嫩肌膚◎防治衰老◎

到處有售

百雀
香粉
原料高貴
不含鉛質
細淨幽香
逾乎尋常

富貝康化粧品無限公司出品

肥皂缺乏聲中良好福音

新發明肥皂精

朱雀皂精

高級新洗衣劑

羊毛衫絨線衫毛
織品人造絲織品
以及各種綢毛絨
紗諸織物一經用
朱雀皂精洗滌後
無不清淨柔軟且
色彩鮮明

專利品
朱雀皂精

不費力
不傷料
洗得淨
用得省

永安 先施 新新 大新 四大
公司及各大百貨商店均售

上海第一公司 九江路六十九號住友銀行樓上 電話 一七九七九 一八三四七

繁星

古瀛樊師少雲，避氛居海上大西路之美麗園，與其哲嗣伯炎兄俱以丹青名世，不啻有唐之大小李將軍也，疇昔之夜，蒙賢喬梓折柬見邀，乃欣然命駕，至則包天笑徐震之姚桐孫諸前輩及范子煙橋吳子曼公已先蒞止，夢龍居士到最遲，各恣談笑，形迹不拘，韓昌黎所謂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略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今日有焉。吾師嘗從陸恢廉夫先生遊，壁間所張四屏，菊石蕭疏，南天竹離離似相思子，逸氣流動，傳色鮮妍，皆廉夫先生遺作也。師於近賢中，斂衽怡園主人顧鶴逸，新獲山水立幅二，煙藹微茫，曲盡山林幽致，的是西津精品，一鄭谷口隸聯，放佚閒適，有似逸士之脫巿獨步，舒嘯於東皋南陌間也。師更出示倪元璐書軸，則蒼莽磊落，極盤礡睥睨之概。又費曉樓人物冊子，或待月，或煮茗，或滌硯，或招涼，或賞梅，或觀荷，無不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別一冊，則有作米家山者，李營丘之平遠寒林者，黃居寀之花竹翎毛者，而其筆意或略脫毫楮，愈簡而愈壯闊者，或千巖萬罄，兼總條貫，不可方物者，乃師所手繪，徵當代碩彥加以題識者，曼公工隸書，即席以揮毫，煙橋詩尤敏捷，如云：一爲謝江南老畫師，丹青壽我我何辭，深情潭水濃於酒，投以瓊瑤報以詩。一一還細行醉放狂歌，如此人生佳趣多，我自披圖更惆悵，不堪迴首舊煙波。—既而設宴於其家，爲伯炎兄之揮灑煙雲點染丹粉處，壁間畫竹，蕆藝檀欒，清風欲生，對之服璽心垢，都爲鐲去，則伯炎手筆，殆冬心所謂篴篴竹竿，盡以自賞者非耶！餮此秀色，幾忘盤盎間之敵芳膾腴，酒烈果鮮也。銀魚餅爲古瀛特餚，蓋搗銀魚而油炙之者，可與吳中之蝦球相嬈美，入口而化，不黏不膩，隨園食單未之載也。座客中以夢龍居士爲最健談，且爲狀藹然，或謂其神似吳稚老，留意察之，果有幾分相像，同座無不爲之軒渠。聞煙橋有千載一時之勝舉，詢之，始知煙橋今年適屆大衍之數，乃集同庚如吳湖帆汪亞塵梅畹華等二十人，合作千秋之宴，幷擬成一書畫長卷，藉以義賣而充貸學之金，洵生面別開之壽慶也。酒後，伯炎出古琵琶，輕擺慢撚以娛客，初奏鬱輪袍，亢墜疾徐，錯綜變化，若千乘萬騎之雜遝、若楚重瞳之悵中夜歌，而虞美人哽咽以和之，若猨鹿棲遊於斷崖絕嶂而呼其纍，若出山之泉，盤渦動蕩而振谷作回響，眞神乎其技也。少頃，復奏一曲，曰潯陽江，風聲，荻聲，水聲，櫓聲，呼酒聲，送客聲，無不於數條絃索上宣洩而出，凝神閉目以聆之，幾疑已身爲江州司馬，而靚長安伎之整衣斂容焉，咸爲之擊節歎賞，或謂琵琶行中所謂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實爲下馬陵之訛，蓋其地爲漢董仲舒之墓，魏文帝過此，曾下馬致敬也。煙橋乃述曩年赴梁谿，適章太炎先生同車，枯坐無聊，遂與太炎談及唐詩，太炎莞爾曰，唐詩中多性慾描寫，琵琶行間關鶯語花底滑，至鐵騎突出刀槍鳴，豈不甚爲顯著哉，相與大笑，今日思之，此景此情，猶在目前也。少雲師興致飆舉，亦彈曲一，曲名蜻蜓點水，泠然蕭然，又復悠然意遠，以之喻畫，其殆白陽秀發之筆歟！桐孫先生擅鑾弄，年事雖高，而猶復能引吭高歌，伯炎則雛鳳清聲，洵難得幾回聞也。興闌而散，柝聲起，長街寂然，羣動俱息矣。

* * *

支離雜札

·鄭逸梅·

本刊問世以來，瞬已四年，而予之爲本刊撰稿，則自第七期始，蒙鄭留宗兄獎借有加，於是按期貢拙，從不間斷，直至第三年起，乃闢繁星一欄，季子主輯，一時朋好如顧明道，丁悚，陳蝶衣，徐碧波，程小青，蔣吟秋，徐卓呆，丁仲祜，胡樸庵，賀天健，姜丹書，黃岳淵，徐翁藩，夏石盦，陳念雲，呂伯攸，顧冷觀，范君博，趙子夜，包天笑，高吹萬，胡山源，葉退穎，陸澹盦，蔣吞木，白虹，夏敬觀，黃葆鉞，周雞晨，許月旦，張毅漢，周南陔，秦貽燈，金季鶴，李伯琦，何顯齋，周岐隱，趙眠雲諸子，紛賜珠玉，燄光萬丈，諸子之惠我，其厚如此，能不感荷，今則繁星之刊行，亦歲且及周，嗣後繁星自當與年俱進，尚希諸朋好不吝賜教，源源惠稿，則本刊之幸，亦予之幸也。

予藏本刊自創刊號起，至最近期止，積有數十册之多，晴窗展誦，足以怡情，所引爲遺憾者，則缺第一期，未能成爲全帙，讀者諸君，如蒙以第二期割愛見貽（須整潔不破損）自當以現金或書籍爲報，藉結一重文字因緣，未知讀者諸君其不我遐棄否也。

知止偶存

丁健行

愚近爲信因果之說，知貧富無門，惟人自召。古人有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信不我欺：良以種因得果，不涉迷信之事，乃自然之理。譬諸習字，寫白紙，一筆不下，則白紙依然，針線縫衣服，一針不穿，則衣服難成！吾人日日嘆窮愁苦，要知天不雨金，地不須衆，當怪自不奮鬥。吾甬俗諺云：「大水汆來，也要起早擠。」可見事在人爲，勤儉爲致富之源，努力不懈，奮鬥乃成功之門，至於不勞而獲，理無久享，不義之財，悖入悖出！所貴自求多福，不貪爲賢耳。友有多金，愚自知理財手段不及，未嘗羨之。友有墮落，知其疏懶忘情，不事振作，愚引爲殷鑑，深自懲惕，遭時多艱，杜門養晦，無所事事，輒錄模範人物，讓爲一編，戲名之曰奮鬥人傳，竊附於異忠氏之列，以其中諸色人等均全，初不限於商人也。老友尤惜陰先生，久不見，近聞披雜南洋，爲俯矣。憶其言曰：處處有生路，在在伏危機，放慧眼，運敏腕，出寶力，持恆心，善取天惠，不受人殃，空前功績，浩大富權，斷然屬諸斯人手中，若取之不以其道，營私舞弊，徼倖投機，罔不身敗名裂，悔之晚矣。愚服膺其說，迄今不忘，偶讀列子，見齊富室國氏傳，喜而錄之，亦我奮鬥人傳之資料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向氏慕國氏致富之多方，遂自宋至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積，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公然以不道之行爲，爲其正當之營業，手目所及，無不探也。曾不轉瞬，以贓獲罪，並其祖遺之產而沒之。向氏以國氏之誤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汝爲盜若何？向氏白其狀。國氏曰：嘻，汝失爲盜之道，一至此乎？今更明自告汝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濟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彼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宜乎汝盜之而獲罪也，又誰怨。

美前總統哈定死事之祕密

金季鶴

舉天下之罪惡，大率起於金錢與愛情，即利與慾也，其力亢塞乎宇宙，而細入於毫芒，善之固足以建造萬物，惡之適足以戕賊萬物，可喜亦可畏也，因憶美國總統繼威爾遜之後者，爲哈定，會以召集華府會議，聲譽翔蓋寰宇，然其死也，如驚雷疾風，猝然以中風症驟死於舊金山旅次，識者固人人驚疑，惟事無左證，而隨侍總統，左右跬步不離者，又爲其夫人，故漸亦烟消雲散，爲世所遺忘矣，孰意怪誕之事，如奇峯突起，使天下人人爲之扼腕咋舌者，有米恩斯其人，忽刊布一書，題名爲哈定總統死事之奇祕，直指哈定總統之死，爲其夫人所謀害，且米氏即爲幕中人，受夫人金錢所驅使，而參與斯祕密，惟言夫人之殺其夫，愛其夫也，愛其黨也，爲其夫之名譽計，爲其黨之事業計，祗有殺夫始足以兩全，非然者，後患不堪設想矣。哈定夫人椅幹明練，竭其智能，助夫建樹事業，參帷幄之籌謀，任簿書之裁決，既款段入白宮，始發覺其夫態度漸變，行動既形詭祕，言語復相扞格，而空穴來風，謠諑時至，夫人慫焉憂之，誓欲得其底蘊，遂密召米恩斯，付以偵察蹤跡之任，米恩斯者，華盛頓高等法院密探，素得夫人之提挈者也。未幾而總統之祕密，盡爲米氏探明，進白於夫人，先是，哈定與其老友之女名白麗冬者戀，已誕一雛，常往來於白宮，夫人未之疑也，不意事爲總統之敵黨所偵知，如獲瑰寶，居爲奇貨，陰謀鬼蜮，無所不用其極，特設一祕密俱樂部，百計誘取哈定，哈定乎隨其轂，常約白麗冬假俱樂部作幽會，美人醞酒，嘗騰失據，敵黨逐伺其沈醉時，獵取種種行爲不端之明證，將以爲要挾之資，而哈定猶夢夢也。哈定夫人既盡得個中祕密，又知敵黨已將纍其夫之行爲，暴露於當世，憂心如擣，乃乘機以微言宛譬，隱勸其夫，動以舊情，感以眞義，猶冀促其自省，圖挽救於萬一，而哈定始終被縛於情絲，牢固莫解，由羞而忿，由忿而怒，至以惡聲相加，口不擇言，更頓足切齒，直言彼從未愛其夫人，而今而後，亦絕不致愛其夫人，其言決，其態暴，夫人悲憤塡膺，因亦深恨其夫，恨其夫目入骨，覃思密慮，自覺大而爲國，中而爲黨，小而爲家，以及爲榮譽，爲愛情，爲意氣，祇有一殺，則事事迎刃而解。夫婦勃谿，本尋常事，顧總統夫婦之勃谿，已非等閒，況有政治臭味薰炙於其中，則大不尋常矣，自後哈定雖常向夫人善言解釋，甚至服罪於粧臺之畔，而夫人堅壁高壘，其怨恨之根，已深植於心頭，而莫能復拔，蓋愛之甚，恨之更甚也，尋常夫婦之勃谿，居則各事其事，出則各行其行，寢則各向其向，反目若谿彎矣，而總統夫婦之勃谿異於是，居則笑顏猶是也，出則聯背猶是也，寢則：：，絕不稍形於辭色，哈定爲緩和夫人之愛情計，遂以好春天氣，有相將漫遊加拿大之舉。馳道千程，汽軿雙載，係風布暖，好景時迎，總統在途微患感冒，旋經一藥而愈，依程遨遊，興闌始作歸計，一日，總統密作一函付郵，爲夫人所見，詢以給伊誰者，總統請貽諸老父，夫人陽爲漫不措意，而陰盜其函，發之則貽白麗冬也，詞意間且辱及夫人，迴腸九轉，酸到心頭，俯仰前後，忍心一決，遂於歸途抵舊金山之際，先設計盡遣從者出外，而此時

浣溪紗

劉宣閣

瑤珮琤琮捧玉卮，珠簾初捲故禁持，插花須摘最繁枝。

淺畫山眉輸信息，濃塗甲指費猜疑，怯寒低詠劍南詩。

滬濱漫錄

蔣吟秋

黃浦一名申江，源出浙之嘉興塘，經松江金山二縣，東流至瓜涇塘，過得勝港，入上海縣境；至鄉家寺嘴，折西北流，合吳淞江而入海。相傳爲戰國時楚相黃歇所濬，故名黃歇浦，以歇爲春申君，又名春申江；黃浦申江，皆其簡稱也。江面寬闊，可行巨輪，波濤浩瀚，氣發甚壯。隔江即爲浦東，有小輪可渡，沈瞰渡浦詩云：「碧波如錦響瀧瀧，按隊徐行上小艘，聲機有人奇祇遜，天風吹客渡申江。」上二句爲寫實，下二句尤見襟懷。

龍華離上海十八里，一小鎮也。漕涇環其南，浦滙塘抱其北，居黃浦大灣中。有龍華寺，建於三國吳赤烏中，清同光間兩次重建，有大悲閣，金剛殿等，規制崇宏，民國十年，復經修葺，今則又見荒頹矣。寺有二井，一清一濁，名曰龍井，環寺鄉人多以種桃爲業，往佛光福玄裝人之植梅也。每屆芳春三月，桃花吐豔，遊人競往看花者，一時稱盛，嘗見潘博龍華寺看花詩二絕云：「楊柳絲絲拂曉烟，落花路點挽吟鞭，平無十里江南路，細馬驅春記少年。」「塔鈴不語還陰陰，大有遊人布地金，細雨濛濛春凄灑，寺門一尺落花深。」輕清饒有韻致。寺前有龍華塔，寺僧云：西竺康僧曾得五色舍利，吳主權命建塔表之，後毀於黃巢之亂，今所存者，宋太平興國二年吳越忠懿王所重建也。諸宗元曾於重九與客登塔，有詩記之。「近縣無山惟一塔，今年何日況重陽，招邀車騎成高會，晉落亭台拜覺皇；下祝萬方同惑咤，可憐象教閱興亡；不須通插柴黃去，醉臥無端近笛紫。」語多感概，讀之令人低徊不已。按茶香室叢鈔載，龍華寺始於沙門釋法縱，遠出西域，浮海東遊，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據此則龍華寺實中國第一佛寺矣。

靜安寺初在滬瀆，原名重元寺，吳赤烏中建，唐改名永泰禪院，至宋嘉定中，僧仲依遷盛涌，即今寺也。元明以來，圮經興廢，清乾隆中重修，寺前有湧泉，一名天下第六泉，在昔晝夜沸騰，又名海眼，泉上有一亭，今亭已廢，而泉亦幾同枯井矣。鄧寶有靜安寺詩：「疏鐘動古寺，夕陽在高木，微雨僧未歸，滿院秋花綠。」殊有唐人五古氣息。

愛儷園爲猶太富商哈同所建，其妻羅迦陵，初名愛儷，故即以之名園。佔地數百畝，有亭榭樓閣之勝，泉石花木之美；爲海上私家花園之冠。陳散原嘗於園中觀梅，記以長歌云：「滬濱數園林，寶胡有勝地，千闕一村落，營築譜佳氣。樓亭亙映帶，水石見明麗；樓欄橫牛宮，溪流貫其際。繫橋黃籠舫，鼓棹破層騎，別徑梅千株，紅白嫋閒砌。烟天露焰焰，迎日香細細，往歲聯鶴檣，儷伽聽高吹。駒隨不自保，看花又移世；遊侶愛竹瑪，坐玩橫斜勢。撫芳徘翠禽，塊小茶聲碎；嗟非我春客，摘枝亂愁思。」惜今園主夫婦，先後幻住，而園亦漸見荒蕪矣。

半淞園在高昌廟路，有長廊清池曲橋小亭，又有瀟花榭、窒芳閒、碧梧軒、又一村、江上草堂諸勝；宜臨風，宜對月，宜在花，宜賞雲。鄧寶有坐淞草堂晚坐詩，極有畫意。詩云：「雲遊不成雨，江天猶夕陽，觀魚閒草閣，聽鳥坐山堂；時月樹無影，野風荷有香；何期小少日，同是在他鄉。」

閒閣在海格路，環境幽靜，遠絕翠塵，而小池清淺，曲徑近迴，嘉木奇卉，掩映入勝。有小亭曰似舫，尤多佳趣，前年春假中，曾與東是諸生往遊之。歸記一詩云：「何處園林景色幽，抽閒半月作清遊，峯迴路轉泉聲細；柳暗花明鳥語柔；淺草如茵容嘯傲，小橋似舫足勾留；江南三月春將春，曾借新詩遣旅愁。」諸生均有和作，惜已不復記憶矣。

適爲總統休臥服藥之頃，蓋感冒初愈，遵醫囑服藥也，在寢室中，四圍悄寂無聲，夫人依例端藥以進，總統受藥，綴飲盡，舉空杯遞還夫人，時總統複一薄毯，直伸仰睡，首偏向左，若有所凝思，旋力昂其頭，擯眉直矚其妻，而夫人悄立楊前，默然，……默然，……默然，於是此掌握黃金國之元首，卽在迷離悅惚中與世長辭矣。

米恩斯旣將大祕密暴露於世，其書用筆雖極狻猶，而彼與夫人對語之辭，繪影繪聲，深入顯出，絕不爲未死之哈定夫人稍留餘地，日此書旣出，夫人竟置若罔聞，並不起而聲縮，并政府亦不加過問，異已，夫密探之參預陰私，固其職業，而揭發陰私，亦其能事，蓋彼參預一事陰私，無異新置一產，隨時可資收穫，苟不逐意，惆嚇要索隨之，再不見效，則決裂在所不免，於是昨日之所謂祕密者，今日傾篋倒篋，暴露之惟恐不盡，此米恩斯之名著，所以問世也。

養愚廬懷舊記

呂伯攸

我家祖傳的老屋，叫做﹁聽濤小築﹂；位置在錢塘江畔的伍公山下。每於樓頭靜坐的時候，總可以聽到候潮門外，濤聲澎湃，這大約就是取名的由來。屋子的構造，有五開間的樓廳兩進，後面更附有凹字形的照廳一座。由照廳的右側穿月洞門，彷彿武陵人的忽逢桃花源，不但豁然開朗，而且，景物幽蒨，眞是別有一天地。

這個小小的園林，據說是洪楊以以後，由祖父和叔祖親手整理起來的；傳到了父親和叔父手裏，更加慘淡經營，便成爲我們一家人唯一的憩息之所了。

在園的北隅南向，築着船形的小屋三椽，中階高掛着一塊銀杏木的匾額，刻着三個石綠色的隸書：﹁養愚廬﹂。兩旁有落地長窗十八扇，都嵌着五色磨花玻璃，後面用雕窗做壁，其中也鑲着玻璃，共爲三十六方，每方中裝書畫，都是出於秀水宜家蒲竹英︵華︶先生手筆。屋頂作穹形，四角分掛着金魚缸式的玻璃燈四盞，虹中可蓄金魚。晚間，燃燭於缸邊翹出的蓮花和蓮葉形燭台上，映着缸中的翠藻紅鱗。抬頭玩賞，只見那些金魚們，幢幢往來，活潑如在天際游行。

屋子裏備着笙簫管笛各種樂器，在我們小時候，每當月明的夜裏，常常看見父親，叔父和他們的朋友，合奏着各種樂器，高唱着﹁楊柳岸曉風殘月﹂，氣度非常瀟灑。

和養愚廬相對的西北角豈牆有一個六角形的亭子，紅欄碧瓦，翼然危立。跨上石階五六級，就看見亭中的那塊匾額，題着篆書的﹁流芳﹂兩個字。下面有一塊石碑，如果細細地讀一遍，就可以知道這亭子的來歷了：原來在洪楊時代，杭城曾經一度淪陷，爲了當時太平軍的兒殘，全城宦民被害的，屍如山積，我家除祖父叔祖等數人，被擄去担任運輸工作以外，還有男女老小和僕婦等共十八人，一起投在園中西北角的一口井裏自殺了。事平以後，祖父和叔祖回家，把這經過一度兵燹的住宅和園林修理了一番，更在那口井上，築起一個亭子，立了一塊石碑，作爲紀念。碑上詳載氏諱，年歲，和輩分：：等，可惜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祖母在世的時候，每天早晨，總要坐在那亭子裏，焚香誦經，消磨個把時辰。

流芳亭的西首，依牆用假山石砌成一大花壇，牆上全盤着紅白的薔薇；壇上韓亭子一面，種的是修竹一叢，中央種牡丹六七株，黃，紅，白，紫，各色都有；其餘隙地，有夜落金錢，茉萸，茉莉：：等花卉。花壇脚下，四遇都種着書薔草。接近養愚廬的一方面，有楊柳兩三株，垂條拂檻，孃姍可愛。

流芳亭的東首，矗立着一塊高約丈餘的大石頭，玲瓏剔透，好像一個牽袂欲舞的美人。石背植芭蕉三五棵，絲影搖幌，令人會想起懷素的故事來。芭蕉的旁邊，是一株五六丈高的柿樹，深秋時節，樹頭火紅孌孌的果實，和樹下的翠旖幢幢，兩相輝映，別有一種耀人眼睛的色彩。

園的東北角，有小土山，山坡上種枇杷樹五株，每當端陽前後，果寶成熟，雖設有像劉屏山詩中所說的﹁萬顆金丸綴樹稠﹂，幾百顆或千把顆，保證是不會少的。坡下種蝴蝶花，花開的時候，蝴蝶蹤蹤地飛在花上，使人辨不出那是花那是蝶。

園中有大龜兩頭，不知是甚麼時代蓄養的；平日，我們找不到牠們的蹤跡，每逢天將下雨的時候，他們便踹踹

題蕉廬漫筆

陳涵度

宋朱弁曲洧舊簡載﹁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薔，一飪飯，乃三白也。﹂想見古人折節讀書，其勤苦自得若是。

﹁花除數酌陶元亮，日課一詩梅聖俞。﹂明高仲修進士自娛句也，見竹柁翁靜志居詩話，余每喜誦之，暇擬書爲聯帖，用贈夏映庵丈，蓋映丈詩溯源魏晉，辦香宛陵，而讀忍古樓集，常知此聯非溢美也。

先蕉叔師生平服脩三霜，詞則師事朱禮霜，詩則極稱李懷霜，畫則頗嗜俞語霜，按彌郝侍郎晚著禮霜堂，爾時哭術翁已老叢，久廢纖筆，因與侍郎交契，破例爲治一印，極佳，侍則孫藏此印，不知何故，竟未鈐用，禮霜之號，世少知者，因並記於此。

蕉師葛送李懷霸先生南行一絕云：﹁取次霜華發髮新，星星同是二毛人，好將相送臨崖淚，灑向郎當葛帔塵。﹂

語霜先生在日，已以六法享盛名，未及中壽遷捐館舍，蕉師甚爲悼念，過語霜遺蝨，多爲題跋，余所藏俞畫東坡水光中洗眼來詩意直幅，亦有蕉師跋也，跋云，﹁雲容水態，非膠於物欲攖於利名者，所能爲役也，語霜性情高節，證以此幀，爺可徵信，回想生平，艮用憮然，甲艮歲韓，題奉涵度仁棣，任蕉識於長阿那案。

余昔從任蕉叔師遊，頗蒙與拔，至今不敢忘也，其崖略見拙著漫筆及小傳，皆短篇未能器意，暇仍當芳作一傳，細述其生平學行，以報知遇，師於丙子夏歸道山，余挽以二絕云．﹁讓步原知善誘辭，竟成訴識淚賴垂，︵師逝供前二日；涵持近作立軸請正，師喟然曰，汝臨書精進如是，余將選步矣，送成語識，思之泫然。︶略雞鍾索古遺意，榜鷁書聯繼吾師。﹂︵師受詞學於彊郝翁，執昔稱弟予，生平書聯多用梲鞠錄，嘗謂涵曰，汝他日爲余繼之。︶﹁猶憶深肯坐說詩，聽公心解得粗知，重尋侍物增嗟感，長共燈窗一硯遺。﹂一師數年前遺余一硯，他日擬乞名流繪授硯圖焉。︶蓋實錄也。

吾越人詞自袁夢門先生任蕉叔師先府君儲鱗公後，久成絕響，今推絕有弱白爲後勁，亞自敏慧媚學，工詩能畫，近專致力於倚辭，窗性情於格律，清麗處似稼軒自石，如前翁榜令云：﹁頗花牛面夢遊遊，嬾蛾眉，小闊燈皆無盡是歸期，報君雙淚垂，相逢還惜鏡贈擬，病雖支，生怕零香殘粉似當時，斷腸君不知。﹂弱內有小桃花館塡詞圖，諤愛拙詩，管出以屬題，稍暇當爲之也。

許舞屏丈前歲重游泮水，作七律五首，郵寄同人未和，丈與不慧投契已久，因與內子同作二詩，書扇春賀，內子適有意興，並將硯池餘墨甚荷贈之。頗蒙謬贊，次日作六朝小節爲謝云：﹁高軒壓過，有失逝迎，盛患奮頒，殊深感歎，伏以閣下伉儷濟美。如日月之雙輝，翰羨功深，恍雲霽之一羽、筐非秋而垂露、扇春仁以揚風，留手拜藹，傾心誌謝，賜此敬頌涵度先生文綠女士儷祉。﹂丈夙禮駢體，清麗蒼勁似徐庾，曾爲不慧序先君詩中遺册，及撫松種紫圖，因篇長，不具錄。

地出來了。全園的小徑，因為全是用各色的鵝卵石鋪成的，所以，牠們的出行，析柝有聲，我們一聽到這種聲音，便趕出去把牠們捉住了，餵些果餌給牠們吃。有時會把牠們在屋子裏留住幾天，直到大人們來加以干涉，勒令我們釋放，我們才黯然恢復了牠們的自由。

園中央排列荷花缸和金魚缸，約十數隻，缸邊隊地，全種着月月紅，雞冠，鳳仙，老少年。至於夜嬌嬌和落陽花，可說是到處都是。缸的對面，隔着一道竹籬，籬下種菊花數百株，約有五十多種。籬上爬滿了蔦蘿之類，不時也開着紫紅色的小花。籬外置階級型的花架三座，一層一層擺滿了花盆，大部分，都是父親和叔父，出了重價搜尋來的各種名稱不同的素心蘭，其餘，却是貴種的月季花。花架前面，靠着養愚廬的簷外，有丹桂一株，花落時，香屑佈滿一地，母親每年總要把牠拾掇起來，做些桂花糖來藏着，預備姊妹們出嫁時，作為分贈賓客們的禮物。因為杭州的風俗，在鬧新房的時候，新娘倘能拿得出大量的桂花糖來作為賄賂，至少可以減少他們一些惡謊的。

我七歲上學以後，就在這養愚廬中讀書；先後聘請的敎師，有仙潭胡先生，嘉定施季復先生，錢塘炅藻卿先生，和敎我們英文的閩候楊仁聰先生。芸窗十載，我幾乎每天都在這養愚廬中生活着，可惜，人事不長，父親和叔父，終於因為不善謀生，在我十五歲的那年，便把這老屋，連帶着那座園林中的養愚廬，都出賣給他姓了。廿一歲以後，我一直為了衣食，弃走於四方，更不知那故鄉的養愚廬，變化得怎樣了：或者是坍敗得成為狐兎出沒之所？或者翻造成紅瓦鋼窗，作為達官富商的府第了？

密圓居談詩

劉瞻明

僕少好篇詠，受業於同邑吳會父先生之門，先生工詩古文辭，尤善說詩，上下古今，窮其闓奧，退而筆之，積數歲得若干則，益以時賢佳構，及友朋唱酬之作，成「頌彝居詩話」兩卷，藏之篋衍，擬采掇稍豐，付諸剞劂，詎知丁丑之變，爐於劫火，邇來萬念銷沈，一心禪叙，世間文字，覘等糟醻，雅不欲喔呷自涸，第以逸梅先生謬采虛聲，督以貞拙，不得已信手捃摭，都無倫次，採龍既少驪珠，入海難收明月，旨目數賛，徒取識嫌，讀者幸勿以詩話目之。

有清道咸以後，為詩家一變局，以高位主持詩教者，為祁春圃相國，程程春海侍郎，輔以曾滌生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為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而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為若人之言也，春海侍郎詩，私淑昌黎雙井，在有清一代詩人，幾欲方駕錢擇石，惜天不假年，而子貞子尹兩先生從而光大之，子貞自言「吾為詩取達吾意而已，吾所欲言，縱筆追之，而即得焉，天下之至快也，吾所欲言，心知其然，而手不與之相肖焉，此不可以責之手也，莊周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所積者誠厚矣，而非徐而竢之，亦不能以詣其至。」子貞先生平日寢饋於周秦兩漢之書，所為詩不名一體，隨境觸發，所刋「東洲草棠集」，美不勝收，非積之厚而能達其意所欲出，不能爾也。苗先麓序先生詩，稱「雖為貴公子，乃健步善遊，芒屨翁笠，打碑訪古，雨殞雲臥，遇者不知為何許人，通籍後，使車所至，奇山秘璽，探幽躡險，不能自休，每與余縱談及之，目足俱為飛尌。」云云。集中詠雪諸篇，最為世所傳誦，余尤愛其入都朋一日值雪三首，其一云：浮光萬里空復空，行人直入空明中，乾坤混混晝夜壹，况問南北兼西東，凍雲不復飛，野水不復容，惡塵不復鷺，炊煙不復紅，騎犢郎童午猶臥，道旁翁仲不復翁，惟有行人敝裘在，劇冷一逼瀛尤濃，明朝入門老親笑，我兒來自瓊瑤宮。其二云：願天無再雪，再雪山無㑌，願天日莫晴，一晴路如泥，不晴亦不雪，萬景含明滅，不雪妙不晴，一片眞空明，奇哉空明有時滅，不空不明又何說，林頭敗葉差可燒，芋子能熟水能熱。其三云：靜忠萬古先，陰氣苦搏結，無風雨露雷，天地一丸雪，四隙騰微陽，百彙競牙蘗，蒙液與綦褰，任爾作嗔悅，時當陰極見本根，今日眞霙恣飄瞥，世人那得知，玉戲詫奇絕，惟有幽人覿元造，蕭然一臥太素穴，勸君遇梅不復吟，雪花六出天地心。望雪同十毅作云：狂風感夜氣，馳驟聲相及，寒棱懸空中，杵逼古迫急，肅如洞銎闘，矗若波濤立，捷如劍俠過，慄似荒鬼入，鏡啞月魄瘦，脂枯日輪翌，青山空崢嶸，流水忘於邑，孤熊斷欲塑，老蛟暗有泣，木裂易晨樵，井沉艱夜汲，骨森僵似木，腐凍皴有粒，手戟指未知，鬚冰脣不淫，棉韡踏成鐵，氈冠化為笠，擁裘無客來，對火得酒吸，安得六出飛，更蒖三尺集，龍鱗浩溶溶，鶴羽任緝緝，要看玉萬疇，願陟塔七級，咀此冬霙華，甘比春雨汁，豐年幾時占，荒句不可拾，奈此苦寒何，梅花暗香襲。二詩鑱刻造化，密栗以幽，於古人詠雪諸作外，別出手眼，所具甚多，非離章琢句言中無物者，所能望壓學步也。

子尹先生以道光乙酉選拔貴，及春海侍郎之門，侍郎詔之曰，「為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致力於許鄭二家之學，已而從侍郎於湖甫，故其學宏大而梓，淵深而肆，天分既高，用心亦苦，所為詩，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並世惟江弢叔伏敔堂詩，可相四亞，莫子偲序子尹詩，謂「盤盤之氣，熊熊之光，劉灘頤挫，不主故常，以祇植醜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陳石遺年文嘗言子尹縣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摹仿杜韓，則多讀書之故，其論詩以養氣為主，巢經巢詩集中有「論詩示諸生」一首云：我誠不能詩，而頗知詩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贍乃相游，李杜與玉孟，才分各有似，羊質而虎皮，雖巧肖仍僞，從來立言人，絕非隨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幹必先異，又看蜂釀蜜，萬蕊同一味，文質誠彬彬，作詩固餘事，人才古難得，自惜勿中棄，我衰復多病，猷髒不宜世，歸去異山川，何時見君輩，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學者三復斯篇，可窺作詩門徑矣。

子井經學詞章而外，衆工繪事，得大凝神髓，晚年避亂禹門山中，自篤「爪雪山樊圖」，題詩三首，緣以小序云：「禹門山，順治初，昭覺丈雪大師，避難來結道場，地之南勝，始難為匹，樂安江即居元和志之常水，又名夸年水，經山西麓，回為深潭，頹巖臨之，影以古柏蒼蒼然，環東而南去，諸佛盧當巖之絕陘，後山坡陀不甚高，得江小皆嶮峭不易近，自已未來，鄉人苦於消賊，遂相率回山砌壘，眾居其中者幾三千戶，吾中妹黎湘佩縣君，舊家桃花谿上，遊亂依母家，亦作此山中人，其屋三間，當大回之頂，余攜家自郡城還東，將由此赴成都，就浣花之約，妹以我無居，留此小住，几坐脩然，念飛鴻指爪，一印丈師殘雪，隨筆塗染，庶他時談山故者愛而兒我云。同治二年，三月九日，柴翁記。」詩曰：吁嗟生不辰，將老逢百罹，漫謂書上辭，乃今親此事，三年朕辦亂，具禍日加厲，何地置老夫，西指草棠寺，春風吹孤雲，忽隋蒼巖際，乎生楊妹子，自小親愛殊，古來中衰開，兒妹如此無，各已華辦嫁，白頭弃孫離，相看豈無命，時蓮堪嗟吁，回思十載前，豈料爾此廬，匪惟爾此廬，吾豈就爾居，人事難逆計，苦業須消除，枯魚復相沫，後此知何如，此日是何日，此山

是何山，新林靜潭影，好鳥鳴翩關，三杯出斯圖，撫之廖我顏，遍茅二千家，强半皆飢寒，惜余非耆域，曷以扶汝孱，慈悲海上人，遺影留此間，當年菩薩果，不忍聽草菅，叱起三生石，漫言無住還。此圖展轉為鄒懷西所得，一時名流，題詠甚多。（待續）

談庭園之體

徐卓呆

聽說唐文治對作文方法，有格律謹嚴法等四十八種。於是我三句不離本行，想起我們造園，也有四十一種體，不妨把祂記在下面，這是外界都不知道的。

高明純一體　細密清淡體　造化閒流體　文采清奇體　平心和氣體　天然去飾體　丰致天趣體　管攝運綿體　綺麗深遠體　寫意無窮體　會秀儲眞體　幽深玄遠體　寫意雄深體　法度沈著體　涵養幽情體　靜想無礙體　沈雄厚壯體　逸珠不斷體　雄豪空曠體　形容浩然體　寫眞超適體　畜蒼優游體　雄偉清健體　融化渾成體　意中帶景體　神造自如體　雕巧淵永體　清細閑雅體　檢束殿整體　溫柔敦厚體　景中含雲體　高古渾厚體　神清安寂體　風情耿介體　典雅溫淳體　風景切暢體　形制嚴整體　微密閑溫體　平易風雅體　婉曲委順體　委曲詳明體

以上四十一體，我都有圖樣藏着，實在是洋洋乎大觀。近來上海的所謂花園洋房，產生得很多，其實所謂花園，都是花匠們所造，一片草地，周圍種些法國冬青而已。這可以叫千篇一律體。

最近，我親手造的花園也不少；但都談不到什要體，因爲上海地方，庭園的面積既狹小，而好的石頭又不容易買到，所以只好說是因陋就簡體了。本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八仙橋青年會，有盆栽展覽會，屆時，我打算把最近爲其公館造的庭園，做成一個模型，作爲出品，這也不成什要體，不過隨便在最近作品中，選一種罷了。

抱山簃詩話

李曉耘

唐人張祐詠揚州詩：「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中有詩云：「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佩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後人有論之者，謂唐人詩妙在禪智山光四字，若遺山之金水河頭，則索然無味矣。按靖康北狩，金人屯青城受降，宋之後宮宗室，盡俘以北，金哀宗時，元兵南下，亦屯於青城，崔立之變，金主之妃嬪及宗室郡主等，亦盡俘以北，流離道路，尤勝於徽欽時，故當時詩人有萬里風霜空絲樹，百年興廢又青城之句，遺山，金之故老，不勝黍離麥秀之感，此詩語極沈痛，與唐人詩意境迴殊，似不可有所軒輊也，曩侍鶴柴師便坐時，會論及之。

唐人謂詩思在灞橋驪子背上，王漁洋論詩絕句云：「曾聽巴渝里社詞，三聞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蓋自言其詩境也，後果奉使入蜀，繫舟空舲峽下，迺悟數皆前定，民國紀元前，余旅居蕪湖，赭山陶塘，皆鳩茲名勝，陶塘，即南宋時之鏡湖，見無湖縣志，其西北隅爲一土阜，後先伯父仲絜公闢爲樓宅，乙丑秋，余由宣南返皖，重過其地，賦絕句云：「過眼山移戀夕陽，半營亭館半鈕荒，近來詩思憑誰會，一碧秋荷照晚塘。」以簡纕衛，纕衛復書云：「秋荷晚塘，佳句也。」辛已仲冬，余復游鳩茲，偶過陶塘，則淡烟衰柳，非復往時意興矣。因賦一絕句云：「樓觀依然碧水環，笙歌如沸淚痕乾，無情有恨誰能會，凍雀低飛夕照寒。」

余弟蕁季，嘗謂漁洋詩如織錦文字，無一字無出處，微嫌太過，似不如近代詩老，率意揮毫，直規唐宋也。然淸初大家多善五言排律，近代詩集中殊不多見。余曩游宣南圜丘，見祈年殿內舊藏宮燈數事，製作極精雅，頗思作一詩，又以圜丘爲歷代祀天之所，似非五言排律，典瞻裔皇，不足以盡其美，僕寅未能，終恕遺而未敢作也。

蕁季嘗述民江弢叔詩：「鄰童讀得學而熟，鄉夢醒來夜已深，獨坐對思家世事，最疑爲善聖賢心。」自注，用范孟博語。按後漢書范滂傳，滂臨刑諸兒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聞者皆爲流涕，蓋弢叔生咸同之際，家屬殉寇難殆盡，此詩四句語意融爲一貫，後二句更深一層，謂兒時入塾，所讀皆聖賢書，然爲善不必有報，亦即太史公伯夷列傳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之遺意，非熟讀深思者，不能知其隱痛也。

先師陳鶴柴先生，著有尊孤宋詩，鳳臺山館詩，因愛梅宛陵詩，無人知靜景，苦色照人衣，復以靜照名軒，余曩有絕句云：「旋膺浮生亦可哀，歸心年落屯東齋，南州景物餘依戀，雨尚苔痕欲上階。」先生意甚許之。壬午歲杪，先生以微疾遠歸道山，詩人陳寥士寄悅詩五古二首，甚精鍊，中有句云：「苦色靜相照，寒磬試低扣。」即指此也。

辛酉秋，余移家宣南。鶴柴師贈詩云：「迻子移家北入燕，江湖積潦薄寒天，紀程語踵遺山健，贍岱情深曉日懸，勾漏丹砂誰鍊得，中原劫火總茫然，生平坡谷交期在，文字他年儻藉傳。」勾漏一聯，深得規諷之旨。末二語，則稱譽過當，愧弗敢承也。余後果以長安居不易，侘際歸皖。丙寅春過滬，值莊呂塵兄招飲，先生於席間又贈詩云：「五年相見在江阜，向有遺聞述舊朝，魯鴿來巢殊似燕，嘉魚登俎亦名鰷。（自注吳中刀魚，古名鬍魚，即吾鄉之參鰷魚也。）薊門兵甲雲翻覆，吳市餳簫境寂寥，不負清樽對明月，德星重聚是今宵。」呂塵贈詩云：「君家兄弟各能文，呼酒迴燈入夜分，久別頓教償執袂，一歡甯惜醉霑裙，侵尋歲月蟻旋磨，佚蕩詩篇鶴避羣，老去後山吟刻意，罪言愁繼杜司勳。」時鄰座有延妓樂者，歌聲清越，呂塵頗語音律，拊掌稱善。余因次韻答呂塵，僅成四句，歸皖後乃續成之云：「拂衣歸誦北山文，座上風流與子分，避地愁來傾白墮，隔牆歌罷惜紅裙，閒鷗已絆江南櫂，病馬眞慚冀北羣，桑海十年無限悳，剩依朋舊策詩勳。」鶴柴師文孫處仲世兄，昨告余曰：「呂塵亦於今春物化，追思疇昔文讌之好，歷歷在目，再過黃壚，能無腹痛。

輓子言先生

李國柱

箋冀詞壇陳鄭後，眼中此老獨追陪，羈棲晚歲居吳久，幽憤平生度隴迴，鱗閣碑文留夢兆，（先生病中曾夢唐鄂國公尉遲敬德召修凌烟閣碑文）鳳臺山色失崔嵬，服勤就養心終愧，重過師門賸一哀。

MALING
THE
BEST
QUALITY

金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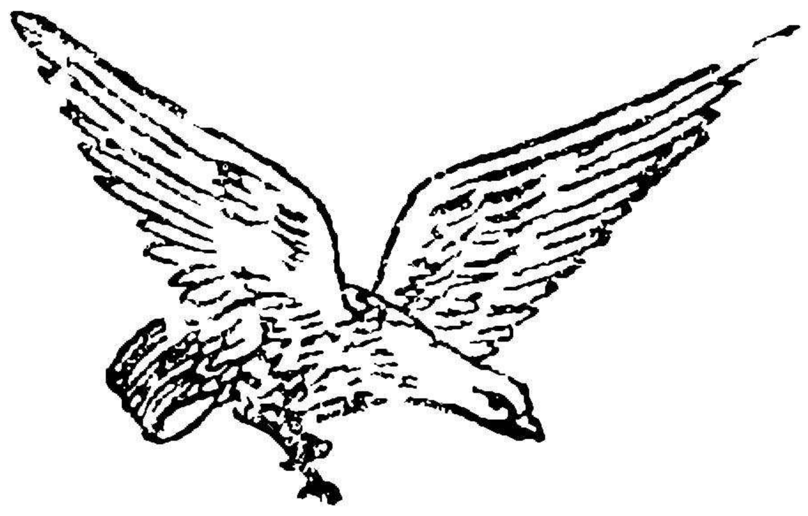
梅林金盾牌淡奶係用科學方法眞空煉製成份悉合國際標準營養豐富用以冲飲咖啡可可紅茶或巧克力等滋養可口如以適量開水冲和即成純粹鮮乳飼哺嬰孩最爲相宜

「各大公司・洋酒食物號・南貨店・糖果店・均售」

梅林淡奶

上海梅林罐頭食品公司（榮譽出品）

大鵬牌



精製

各種蔴紗汗衫

細薄涼爽

久洗不毛

品質高超

到處風行

松菊牌

出品

衛生衫褲

運動球衫

各大公司
百貨商店
均有出售

林森織造廠出品

廠址 文極司脫路一一〇弄三號至十一號

電話 四一五一三號

長篇小說

處女心（五）

顧明道

第五章 湖上作清遊

「寶姊姊，不要哄人，你前天不是拿了一卷王漁洋的詩集，在房中嗡嗡的吟着嗎？我問你為什麼吟詩？你也對我說要學做詩呢。」佩茝笑道：「不錯，我因為不會做詩，所以要吟詩，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吟，此之謂也。」明徵又問道：「瞿女士若有新詩，可請賜觀。」佩茝道：「等到我學會了，寫成以後，再請陳先生斧削吧。陳先生倘有佳作，請賜拜讀。」明徵道：「我在大學裏是專攻政治經濟的，詩詞一道，尚少研究。不過暇時也喜歡胡亂寫上一二首。自從到了湖上以後，眼看着青山綠水，明月好花，耳邊聽着風聲鳥語，引起了我的吟詠之興。遂擬寫五十首湖上詞，以為他日紀念。不過這是逐漸寫的，並不急就，所以祇詠有八首呢。下里巴人之作，簡直不堪寓目的。次日當繕寫一過，再呈妝閣。」佩茝欣喜道：「很好很好，陳先生的大作我是先覩為快的。」二人談了一會詩，又談到學校。明徵便問佩茝是不是要考之江大學。佩茝道：「陳先生怎知我要考之江呢？」明徵不防佩茝有此一問，臉上頓時一紅。靈筠早搶着說道：「這是哥哥告訴陳先生聽的。」佩茝點點頭道：「是的，我在上海明心畢業以後，因為伯父在杭，所以想到之江去讀。卻不知可能夠攷得取呢？第一次招攷已過，現在預備攷第二次。這個暑期中正在預備呢。」明徵道：「瞿女士有這樣很好的程度，一定能攷得取，我可寫包票。」佩茝道：「這也難說的。」靈修道：「包取包取，我爹爹也說你考得取的。」佩茝道：「請等着瞧下文吧。」靈筠道：「寶姊姊考取了之江大學，我要吃喜酒的。」明徵聽了這話，幾乎笑將出來。靈修說道：「妹妹不要胡說，這是考試呀，又不是寶姊姊和人家結婚，你要吃什麼喜酒呢？」佩茝蝤蠐低俯，故意回頭俯視着綠水，遊去伊的羞澀。可是這種少女的含羞美給明徵瞧在眼裏，祇覺非常可愛。一會兒舟至孤山下停住，大家走卜岸來。靈修跟着明徵，靈筠跟着佩茝跳跳躍躍的便到孤山各處去遊玩。先訪林處士墓以及旁邊的鶴塚。明徵便把宋朝林逋處士隱居孤山梅妻鶴子的軼事講給他們兄妹二人聽。靈修道：「我前天聽先生講陶淵明故事，不料這位林處士還要來得進一步，他連家室也不要，甚至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這種人眞是狷介清高之至了！」明徵道：「這是各人的人生觀念不同。林處士是個獨善其身，標高立異之流，所謂伯夷聖之清者也，又和任者不同。古人對於出處進退之間是十分考慮的，不可有絲毫苟且和勉強。」佩茝聽着點點頭道：「所謂廉頑立懦，這種人雖不求其多而也不可少的，否則擾擾人世，盡是貪污鄙陋的人，清高隱逸這些字將不見之於字典中呢。」靈筠卻帶笑說道：「人和草木禽獸是不同類的，梅是植物，鶴是飛禽，怎樣可以把他們當妻和子看待呢？」靈修道：「妹妹，這是假托的，並非眞的把梅花作妻，白鶴為子啊。」明徵又笑笑道：「不錯，這也是精神上的一種寄托。梅妻鶴子，足標清高，象徵着林處士的作風，此林逋之所以為林逋也！」四人講了許多話，方纔離開處士墓，又到空谷傳聲的地方去。靈修靈筠縱聲狂呼了一番，然後回到放鶴亭上。那邊正是遊人飲茗憩息之所，明徵和佩茝遂去欄杆邊找到一個茶座，四個人坐下來休息休息。便有堂倌泡兩壺香茗上來。

最新改良

博士金筆

男用女用 應有盡有

各大文具店均售

分派克式吸水及博士式吸水兩種

中國博士筆廠精製

總經理處 江西路三百廿號三樓 電話一六二六〇

明徵又買了一些南瓜子和橄欖花生糖等東西給靈修兄妹吃。又叫堂倌開了四瓶汽水，大家拿着蘆管喝水。遙望保俶塔正在對面葛嶺上，如美人簪花一般，玉立在紫烟之中，斜陽籠罩，愈增宅的璀燦。裏湖中遊船如織，比外湖熱鬧得多。明徵今天的興致更是特別高而好，比較前次和鄭蝶等同遊又不同了。他和佩茝談論學術，覺得佩茝已有很好的程度，自己也就儘量貢獻他的所有。佩茝因此更感覺到明徵的博雅了。坐了好一回，汽水早已喝畢。因爲尚要到城中購物，所以不多躭擱，要離開這孤山了。明徵正要付鈔，却被佩茝很快的搶着還去了。他不覺又佩服佩茝的敏捷。於是他們走下放鶴亭，又到旁邊馮小青墓上去憑弔了一刻，方纔一同雇了人力車到城中去。到了那裏，明徵和佩茝各人先後去買好了他們要購的東西，仍坐人力車回至湖濱，天色近晚了。明徵肚子裏有些餓了，要請他們三人到菜館裏去用點心。但是佩茝堅辭不欲。伊說道：「我們出外已久，恐怕家裏要盼望的。說我帶了這兩位弟弟妹妹，一定要早些趕回去的好。叔父不在這裏，我的任重很大，家裏一定要等我們回去用晚餐的了。」於是明徵也只得同他們回去了。那原來的小艇仍泊在孤山那邊等候着他們。暮色蒼茫中，舟子立在湖邊柳樹之下，瞧見了他們，便高呼瞿小姐同來了，快下船吧！四人遂下了小艇，舟子努力地駛回去。西子湖罩上一重暮靄，又是一種面目。晚風送來，暑意俱消。靈修靈筠在船上唱起明月之夜的歌曲來，果見一鈎新月出在東山之上，月光照在湖波，遠望去一片銀光，好如西子披着縞衣素裳，變作姑射仙子。明徵心裏，此刻眞覺得非常恬適，可說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樂事。他和佩茝閒講着湖上的風景，却不知在他們的船後相隔五六丈之遙，正有一艘划子船遠遠地跟着他們的小艇，好像獵狗偵探野獸模樣，很注意着這邊划子船裏的人。明徵起初也偶然瞧見的，因爲他和佩茝相對而坐。他能夠望得到後面，而佩茝却不能見的。明徵一心一意的陪伴玉人，所以也不去注意。他以爲這不過是湖上的一種游艇罷了。但是那頭划子一直跟到他們所住的丁家山下。明徵等上了岸，他搶着付去舟資，陪他們一同走回別墅。這時天色已黑了，樹上的蟬聲却還在那裏絮聒不止，而湖上的那頭划子船還在月光下徘徊不去。然而明徵等已走進了別墅，一些也不覺察到那頭怪船呢。

第六章 深宵鬧魅影

自從這一次明徵和佩茝湖上清遊以後，明徵在瞿家別墅中竟多得了一個素心的伴侶。他除每天教靈修兄妹讀書，以及自己翻譯經濟學而外，便和佩茝商榷學術，討論文藝。因爲佩茝欽佩明徵的學問，差不多天天下午要到明徵這邊來和他晤言一室之內。或是一局圍棋，或是射虎猜謎，足夠消遣永晝。晚間他們兩人也在小園中坐着繩牀籐椅，閒談故事。靈修靈筠也常依依在側，要聽他們講山海經。明徵却不敢把搜神說鬼的一般齊東野語講給他們聽。便講些中西名人的軼事，以及非洲獵奇，南極探險，和中國西南的苗猺生活，阿刺伯的游牧故事，美洲森林內的印第安人的野蠻殘殺，以及北冰洋上愛司基摩人捕魚穴居等奇怪風俗，講些出來，也好增長他們地理上的知識。靈修靈筠聽着，津津有味。恐怕他們的老師講得口乾了，便叫僕人去開了西瓜，或是開了汽水來給先生解渴。天上繁星如沙，樹間流螢閃爍，夜深人靜的時候還有夜鶯在樹上奏起清脆的歌曲來。這樣的生活，在湖上普通避暑的人尚難得到，所以此時的明徵又換了一種環境，竟是此間樂不思蜀了。這一天是佩茝應考之江大學的日期，隔夜佩茝已和明徵約定明天考試時即請明徵陪同前去，這是得了瞿景伊夫人的允許而這樣辦的。晨光熹微時，明徵早已起身，盥洗畢，下人已送 早點來。明徵吃畢，將西裝穿好，脚上也換了白皮鞋，等候佩茝到臨。一會兒聽得革履之聲

奶油瓜子 明星 惟我獨尊

芬芳適口 甘脆無比 物美價廉 馳名遐邇

中央奶油瓜子公司出品

電話購貨請撥 六〇〇四二 三六九〇六

各大公司各大南貨茶食糖果店均有出售

亞光手帕染織廠

發行所上海浙江路四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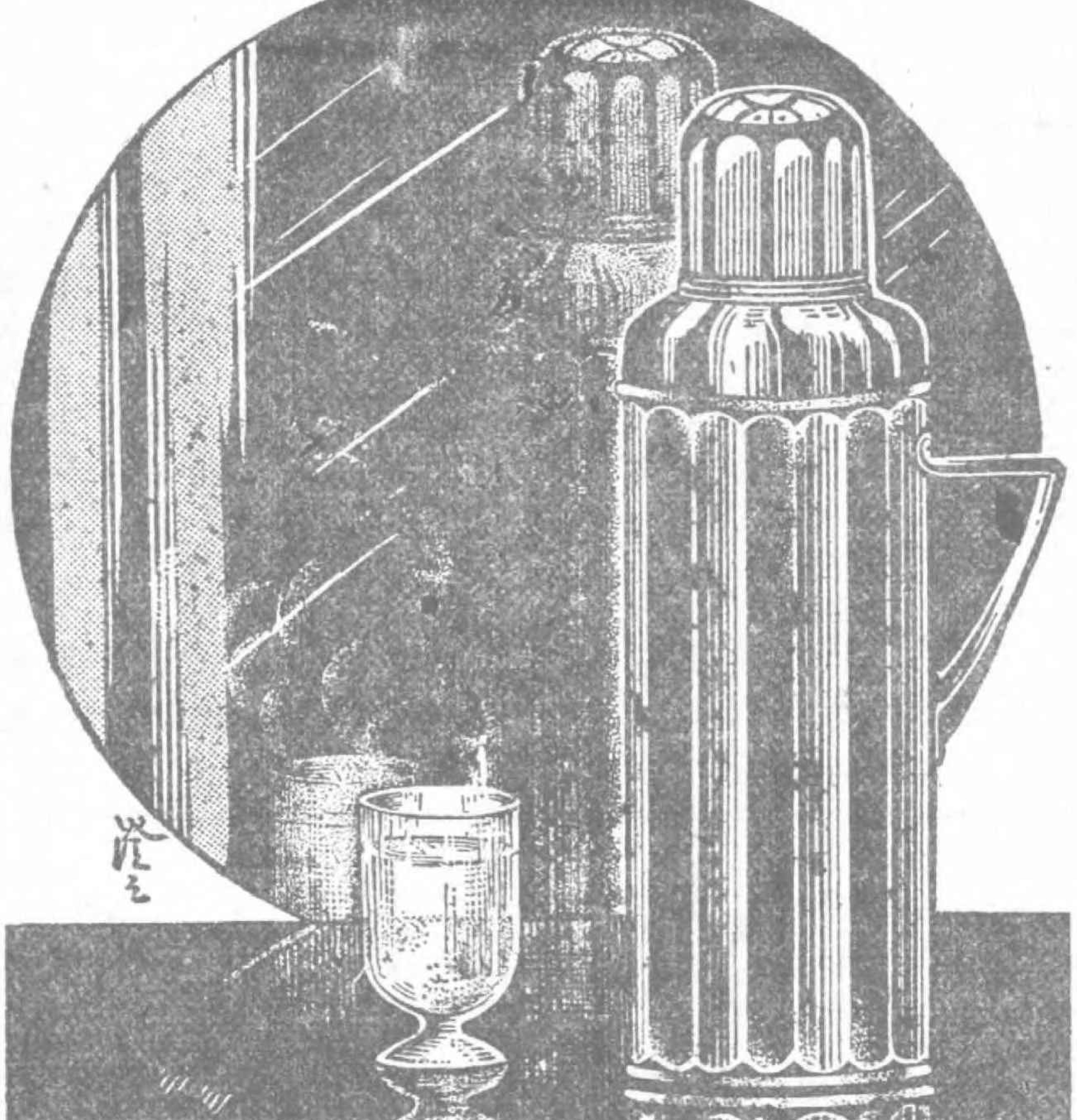
THE BEST CHINA MADE FANCY HANDKERCHIEF. WOVEN EVENLY WITH FINE YARNS, AND IN A VARIETY OF COLORS AND DESIGNS.

TRADE MARK

商標註冊

花色新頴
紗線齊整
風行中外
國貨首領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AGHAI CHINA
TEL. 97801



壳身不爛 出立保單

長壽熱水瓶

富麗絕倫 世無其匹

以某種合金爲壳身

雙魚牌最新偉大出品

旦華廠 獨創

上海永安公司獨家經理

國光印書局

KWO KWONG PRESS

設備機械化

本局創辦以來三十餘年承印各種書籍雜誌排印精美定價低廉機械全備出品優良素承各界同聲贊美如蒙

惠顧不勝歡迎

出品美術化

上海新大沽路三八三弄四十號電話三三三七四三

LANE 383, HOUSE J.40. TAKU ROAD. SHANGHAI.

永安月刊第四十九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發行

定閱：全年八十六元 零售：每冊八元（外埠另加郵費）

廣告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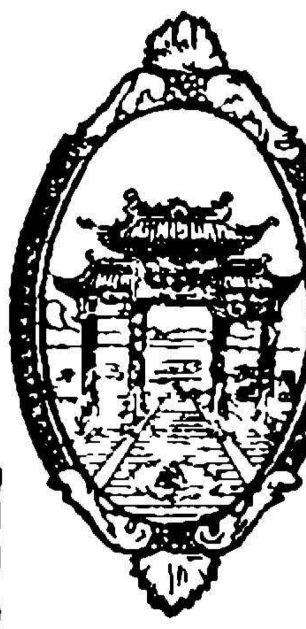
類別	後封面	前封裏	後封裏	普通
全頁	一千二百元	七百五十元	六百元	四百五十元
半頁		四百五十元	三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
四分之一				一百五十元

附註：除上列各項規定者外價目另議 銅版鋅版及畫稿登戶自備如委敝處代辦費用由登戶負擔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龍門牌

久着盛譽 無上極品



蔴紗汗衫 銀絲紗襪

上海富華織造公司

光亞廠

電銀中菜餐具

是最名貴禮品能使受者每飯不忘

是最華貴器皿高貴家庭酒樓必備

光亞電銀餐具是本廠超特出品，由專家設計，式樣精巧，以機器製造，均勻整齊，足稱最高之藝術結晶，爲最合理想之飲食器皿。光亞電銀餐具有超過磁器的清潔美觀，而無磁器之脆弱，有超過錫器的堅固耐用，而無錫器之笨重，華貴筵席，不可或缺，日常家用，尤見精緻。

光亞電銀餐具是最高貴最切實用的餽贈禮品，能使受者每飯不忘，情誼永誌。

經售處

金安公司（靜安寺路一六〇四號）電話三二六六八

元昌五金號（貴州路一五〇號）電話九一三〇五

益昌五金號（廣西路四三七號）電話九二三九一

鮮大王醬油

特殊發售六個月供給證

600.000 斤醬油

解決一萬吃戶六個月醬油問題

即日開始 售完截止

一次付 $360.00

購鮮大王A字醬油六個月供給證·按月送上A字醬油（十斤裝）一罎

一次付 $240.00

購鮮大王B字醬油六個月供給證·按月送上B字醬油（十斤裝）一罎

電話購證：

37313

23406

享受特權
給證不能
不預購供
限價之半
當局核准
售價祇及

標準醬品製造工場榮譽出品

吹蘭香糖

吹氣若蘭

到處有售

上海聯美糖果餅乾公司出品

FLOSSOL

GUARANTEED FAST COLOURS

各大公司綢布莊均有發售

同濟

富樂色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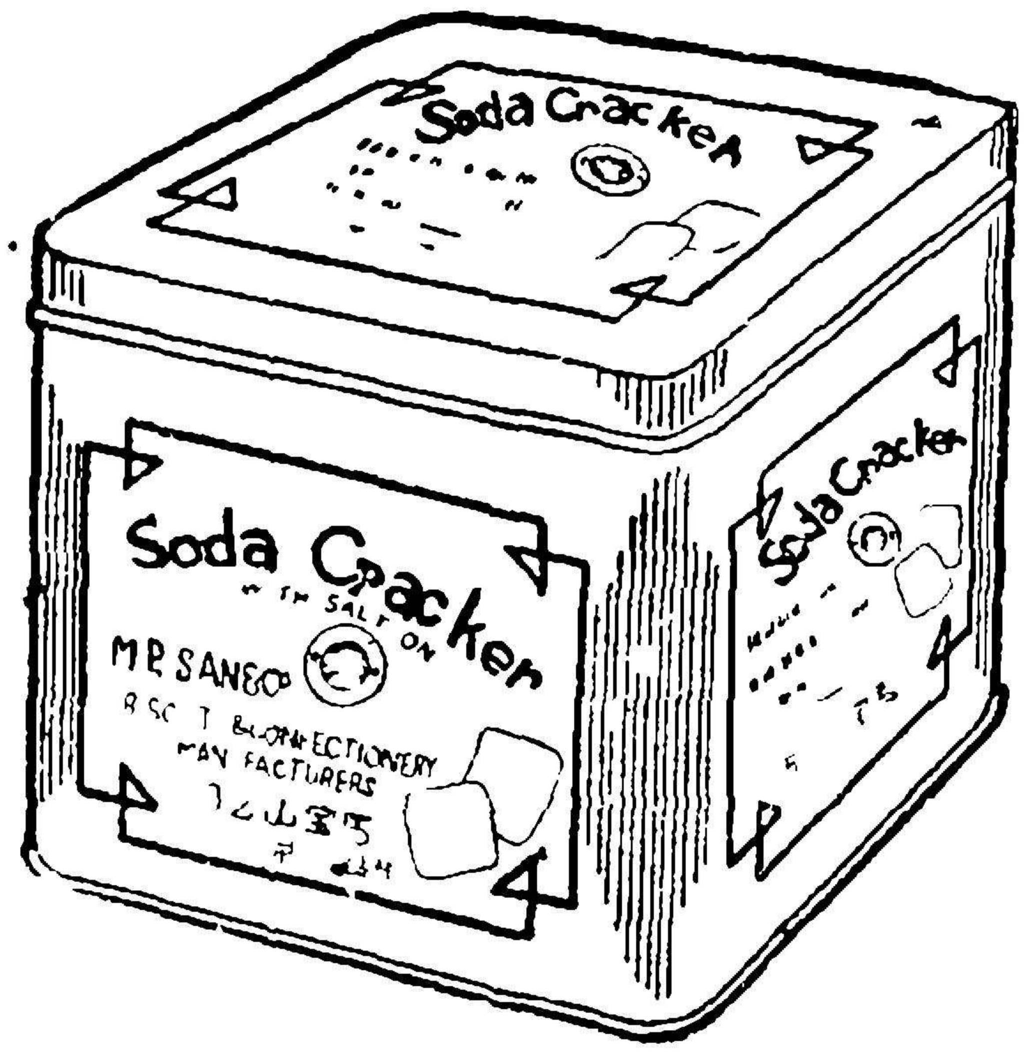
永不退色
包退包換

同濟機織印染有限公司

事務所 九江路四五號 電話一七一五三四五 廠址 梹榔路廿號 電話八四九九九

老牌梳打餅乾

各大公司南貨糖食店均售



六號紅罐椒盬梳打

馬頭商標
各種餅乾

四季適合
老少咸宜

M.P. SAN & CO.
TRADE MARK

科學製造
原料上選

上海 馬寶山 創製

全國各大公司藥房洋酒食物
號南貨罐頭糖菓店均有出售

賢明的母親皆採取
「福嬰全脂奶粉」

純係新鮮牛乳提煉而成
所含脂肪獨多營養最富

福嬰全脂奶粉

上海福嬰奶品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六〇三弄十七號
電話 三九〇三二
廠址 浦東其昌棧朱家宅三十四號

聖業祥五金鋼精廠

夏令
飲冰室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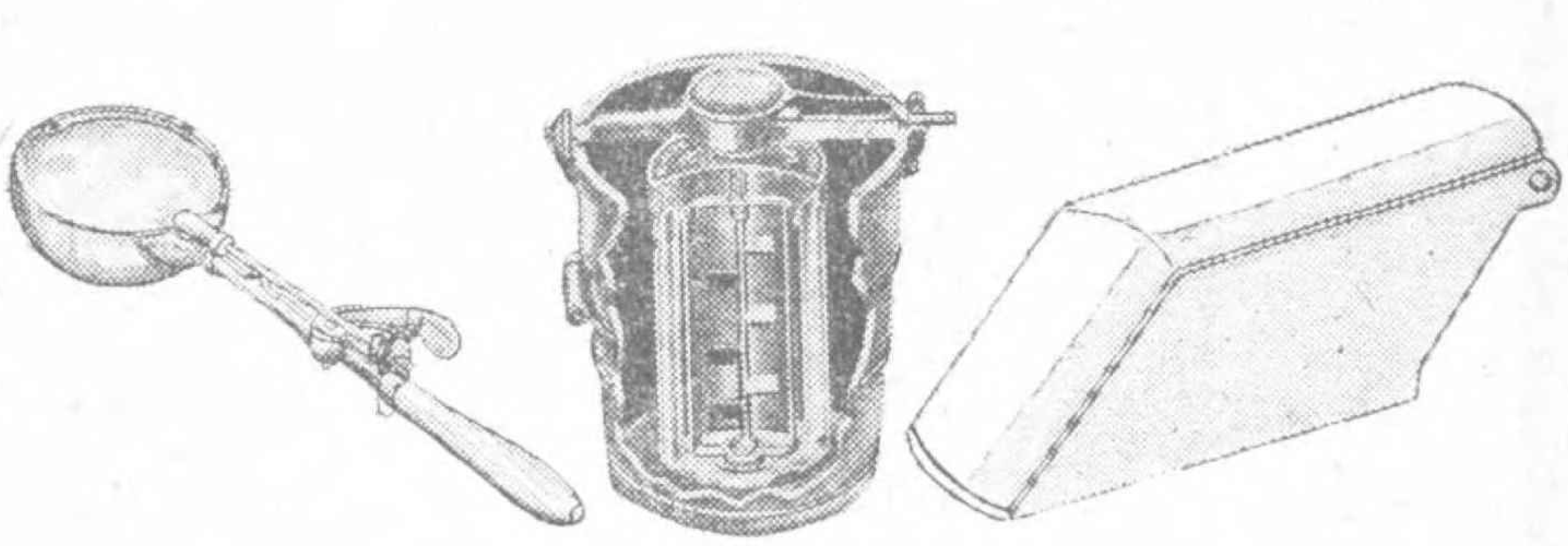
出品種類

飲冰室器具類

鋼精冰刨
機製雪壳
鋼製冰扦
美式刨冰機
白雪牌冰淇淋桶

五金物品類

新穎毛巾架
銅體煤球爐
各式酒精爐
堅固首飾箱
銅活動畚斗



廠址 上海成都路九七一弄十二號　電話 三九七〇八號

開文美術製版公司

由三色版專家鹿文波親自攝製

本公司創設數十年向由製版界名宿鹿文波先生主持歷來出品出類拔萃堪稱製版界之牛耳

承製 三色銅版 雙色銅版 單色銅版
網線版 鋅版

交貨準期迅速・賜顧保可滿意

尤以 拼版及配色 見長

地址 上海新大沽路永慶坊卅七號
電話 三二三六五號

東南傘廠

男女綢布
款式齊備

註冊商標

堅固耐用
價廉物美

新開路四五六弄十四號
電話 三二八八五

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代替五金材料
節省物資消耗

目前五金物資缺少、可以陶瓷器爲代用品。凡工業用陶瓷管。缸。商業用鐵罐代用陶瓷器皿。其他耐酸，耐火及一切日用陶瓷器。本廠均能製造、代客設計。且對於下列物品。常備現貨：耐酸缸。2"至9"管子灣頭。沙漏缸。炭架。瓷圈。缸罐。電料等。無不齊備、歡迎賜顧。

天翔陶瓷廠啓

辦事處：王家沙花園路六號
電話：三七二一六
廠址：大西路四〇三弄

欲得精美印刷品者請電話通知

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當即派員前來接洽·

本公司主要業務

·承印·
中西書籍 畫報雜誌
學校簿籍 機關表冊
銀行公司 一切印件

精印：
五彩圖畫 廣告招貼
·彩色凹凸商標·
·各種複印澷花·

設計：
代客設計各種印件圖案

·精製·
三色 銅版
四色 鋅版

廠址：周家嘴路保定路口 電話 五二一九〇九

營業部：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電話 九九六四五二 〇九三四

第一流作家執筆 胡堅主辦

第一流散文月刊 吳易生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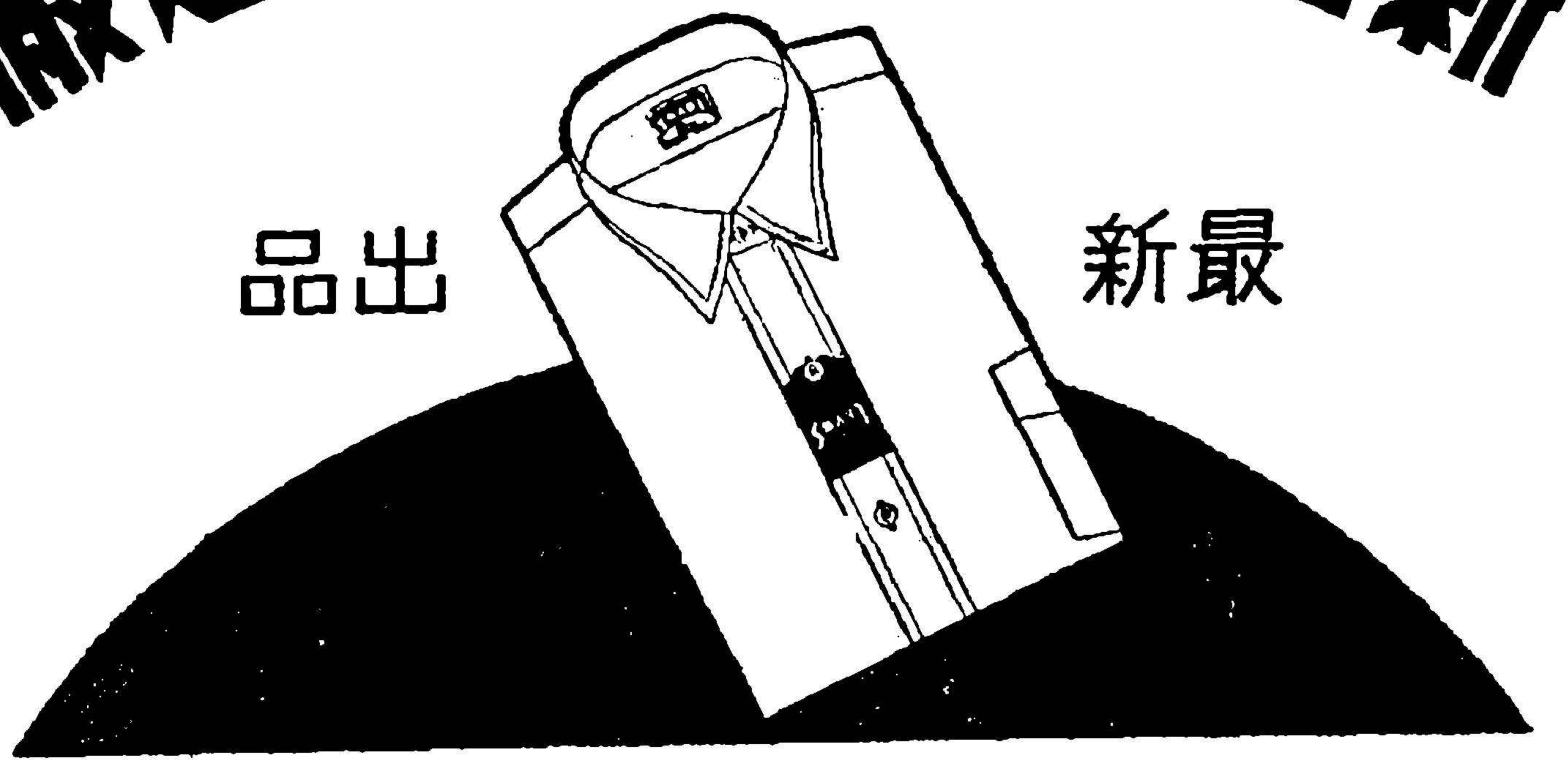
人間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人獸之間……紀果庵
家鄉風味……陳烟帆
蘇北散記……路易士
蚤戲……譚惟翰
五月的煩悶……胡金人
留德雜憶……逐子
胡蘭成：關於花
吳一琴：古帝王生活
吃荳腐研究……陳大悲
上藝一年……吳易生
蘇妓陳元……楊靜盦
人間的誕生……蕭劍青
關於「遠行」……楊樺
詩論百題……應寸照

人間出版社發行·五洲書報社總經銷·各埠有售

新光標準內衣製造廠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敝廠自出品新光標準襯衫 STANDARD SHIRT 以來，歷有年所，承 各界人士愛用宣揚，獲以暢銷遐邇，馳譽中外，造成今日內衣界崇高之地位，至深感荷，近鑒於戰事擴大，航運受阻，舶來襯衫已告絕跡，上流社會咸感不便，爲適應環境需要計，經六個月之悉心研究，不辭採辦構製之困難，成本工程之浩繁，創製特殊高貴出品新光 SMART SHIRT 即「司麥脫」襯衫，全部製作，均由各別專門機械執行，分工合作，並經嚴格監督檢驗，故精細整齊，嘆爲觀止，而質料新穎高尚，式樣美觀大方，堪稱遠勝舶來，更配以中國第一家發明之本廠科學軟硬領，益覺錦上添花盡善盡美，高尙人士無不贊爲技術造極，巧奪天工，發行以來，銷行極一時之盛，良以質料特殊，製造特殊，故舒服美觀，服貼滿意，誠愛美佳士之唯一恩物也

規模最大　　出品最精

製造總廠